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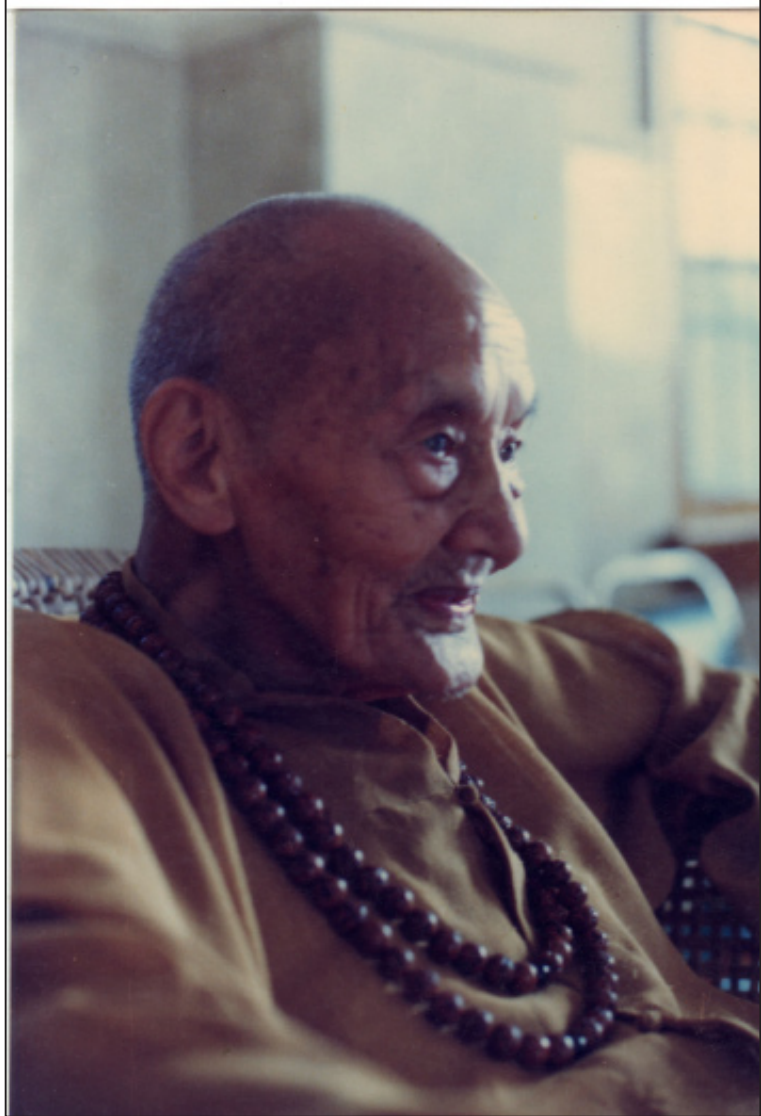


廣公上人事蹟初編

2019增訂本



承天禪寺編印





板橋某居士於茶毘前晚去妙通寺，發現空中有光輝，疑是月亮，取相機攝下，竟是蓮花。



泉州承天古寺



重建前部份建築，中為三聖殿，右客堂，左丈室(即雲水記中所述之丈室)。三聖殿的原址，即現今之大殿，前下為女眾寮房。



廣公紀念堂▲

編輯說明

編者

廣公上人事蹟初編，是

民國八十六年，編者整理舊筆記時，找到一份廣公在六十三年七月法會開示的記錄，同時，廣公的一位弟子所保存的另一份資料也適時出現，將兩份資料互相對照編輯而成「廣公上人開示」，在時間上來說，這份資料應該是最早的，只是當時因緣不具足，未能呈現在眾人眼前，今依據時間先後，收錄在初編的前面，而成「增訂本」。

於民國七十五年五月出版，是在廣公圓寂後不久，蒐集報章雜誌所發表有關廣公的文章，倉促成書，當時共印五千冊，出書後發現錯誤太多，於再版時已予更正。

初版出書後，不到幾個月即迅速為人索光，故於同年九月再版五千冊。初版、再版均以三十二開本出書，三版即改為二十五開本。在內

容方面，初版、再版的文章全部相同，再版除了改正初版文字的錯誤外，並按文章發表的時間先後編排。到第二版，方加入「廣公上人與宣化長老對話錄」，及最後的「神異篇」。在照片方面，加入承天禪寺重建前的三聖殿與廣公紀念堂等照片，又有廣

公生活舊照，及圓寂前兩天的活動照片數幀。民國八十一年二月再加入「念南無阿彌陀佛，就是

『總誦』」一文。

本事蹟初版、再版、三版，每版印五千冊，出書後均迅速為人索光。在第四版時，有人建議將前三版改正的部份，作一說明，當時因常住事務繁忙，不遑改正，故在此特予說明。

廣欽老和尚事略

老和尚於遜清光緒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誕生於福建省惠安縣黃姓家中。因家境清寒，其兄無錢娶妻，師四歲，父母將其賣至晉江縣城南門外李家作養子，父李樹，母林菜。師自幼即體弱多病，惟宿具慧根，隨母奉佛茹素。稍長，養父母相繼去世，所遺田地，近親覬覦之。師深感世事無常，頓萌出家之念，遂將田

地分送近親，投泉州承天寺出家。

承天寺之方丈^上轉^下塵老和尚，命師皈依修苦行之^上瑞^下芳法師。瑞公即命師作外坡職事，如種菜除草等。其後由於特殊因緣，曾往南洋有年，迨返承天寺，年已三十有六，方在^上瑞^下芳法師座下披剃，法名照敬，字廣欽。師出家之後，專志苦修，食人所不食，為人所不為，常坐不臥，一心念佛。

民國二十二年，師謁莆田縣 走。

囊山慈壽禪寺妙義老和尚求戒，時年四十一。具戒歸來，師決志進一步潛修。遂請得^上轉^下塵老和尚之應允，攜帶簡單衣物及十餘斤米，前往泉州城北清源山，覓得半山岩壁石洞為安身之處。師在深山洞中坐禪念佛，米盡糧絕，即以樹薯、野果充飢，山中多猴虎，久之，人獸相處了無畏懼，遂有猿猴獻果、猛虎皈依之事，「伏虎師」之雅號乃不脛而走。

師常入定，曾一定數月，不食不動，甚或鼻息全無，眾人誤謂師已圓寂，屢請方丈準備火化。時律宗高僧弘一大師，卓錫永春普濟寺，聞之，趕至承天寺，即同方丈^上轉^下塵老和尚等數人上山探之，方曉師在定中，甚為讚嘆，乃彈指三下，請師出定。

凡茲歲月，已歷一十三載，民國二十四年（乙酉）師下山返

承天寺，次年秋掛搭於廈門南普陀，住後山石洞禮佛。民國三十六年（丁亥）師年五十有六，於農曆六月十五日由廈門乘英航號輪船渡海來台，十六日午抵基隆，先在極樂寺、靈泉寺、最勝寺等處掛搭，七月初，復往台北芝山岩，中秋後再往新店吊橋南岸半山上之日式空屋，是時亦常往返於台北法華寺，於該寺有夜度日本鬼魂之事。

民國二十七年（戊子）春，

師於新店街後山壁間鑿石洞，命名廣明岩（今之廣明寺），四十年再於右後方上側大石壁雕「阿彌陀佛」大石像，左下鑿石洞（現廣照寺內天君殿）；大佛龕總高二丈六尺，寬一丈九尺，深九尺，佛身高一丈一尺，蓮座寬八尺，深六尺，高二尺，是乃開台灣鑿石佛風氣之先。

四十年（辛卯）十一月，師聞土城三峽交界處成福山上有一天然古洞，即率徒四人，攀藤而

上，果獲一大石洞，高兩丈餘，

四十四年（乙未）三月，板

長數丈，深可兩丈。師是夜獨住洞中，洞口朝東，日月甫升，光霞入洞，故師以「日月洞」三字名之。洞頂有泉，而泉水清澈，飲之甘美可口，神清氣朗。自此師復過隱居之生活，四十一年五月始蓋洞外木屋三間，中奉「地藏菩薩」聖像。師留山三年，並於洞頂另蓋茅棚接引弟子同修。

橋信眾在北縣土城火山購地供師，即今承天寺所在，該地原係一片竹林，人跡罕到。師等由小徑入林，砍竹約三尺見方，並將砍下之竹編為床榻，上敷細草，跌坐其上，謂隨眾曰：「坐此甚好，汝等可返。」五月間，闢地搭蓋瓦屋一間，供奉佛像。次年再回新店廣照寺。

四十二年二月師又上山頂大石前搭一小棚自住。

四十七年（戊戌）年底，師復返火山。次年（己亥）又添茅

棚數間。四十九年（庚子）四月，興建大雄寶殿，為紀念祖庭，命名「承天禪寺」，火山則稱「清源山」。五十一年再建三聖殿。

承天寺，年底建山門，並將茅棚改建鋼筋水泥之方丈室，相繼於五十四年九月建齋堂及廚房，承天寺的初步建設，於是完成。

承天禪寺初期之磚瓦房，係

五十二年（癸卯），是年師七十二歲，曾應善信之請，往花蓮天祥住數月，協建祥德寺，（今天峰塔即師當時茅亭禪坐之位），旋應中部弟子請至台中龍井山上之南寮，創建廣龍寺。五十三年（甲辰），師再返土城

匆促建成。時日既久，地基陷落，牆壁龜裂，故於民國六十五年春，開始重建。首先將三聖殿前之女眾寮房，改建成兩層鋼筋水泥樓房。次年秋，開山整地，拆除舊有之二聖殿、齋堂、廚房、大雄寶殿、男眾寮房及方丈

室等。六十七年春，於大雄寶殿原址上，建二聖殿與兩層寮房，再依山坡地形，建祖師堂；於齋堂原址，復建兩層齋堂及廚房。

下樓禪房，亦陸續建成，後又翻蓋地藏殿等，完成現今之新貌。廣承岩之建築，由傳斌法師主其事。

六十八年啟建新大殿。七十二年大悲樓於新大殿右側山坡下奠基，今大悲樓結構體已近竣工。

七十一年（壬戌）九月，師又派隨侍左右十多年之弟子傳聞法師至高雄縣六龜鄉寶來村，創建「妙通寺」。迄今大雄寶殿、

民國五十八年，師又於土城鄉公所右後方，創建廣承岩。六十七年，該石復建華藏塔，其後大雄寶殿、兩廂禪房、地下室、藏經閣、羅漢殿、講堂及上

落成，行將供師靈骨之「靈山寶塔」亦正興建中。七十二年七月，師移錫該

寺，並於七十四年十月傳授三壇大戒，求戒之四眾弟子，多達數千，並啟建水陸大法會，廣度眾生，盛況空前。

師起居簡樸，平易謙和，縱年近百齡，行不用拄杖，不用人攙，身輕體健，動作敏捷，住則常坐不臥，並時坐於室外，或露天、或廊簷下。食則自七十八歲，改以流質。

七十四年歲末，師以看承天禪寺之大悲樓建築為名，急欲返

北，農曆十二月二十五日由傳悔法師南下，二十六日迎師回承天寺，北部四眾聞訊莫不蜂擁以至，次年正月初一清晨，師召集各分院負重任之弟子及承天寺大眾，一一囑咐，並言圓寂後火化，靈骨分別供於承天寺、廣承岩、妙通寺二處。早齋後即示意欲返妙通寺，眾以師意既堅，不敢強留，即送師南下。

師抵妙通寺後，日以繼夜念佛，有時自己親打木魚並囑弟子

一起念佛。初五，師瞻視清澈，定靜安詳，毫無異樣。午後二時左右，忽告眾曰「無來亦無去，沒有事」之語，並向徒眾領首莞爾，安坐閉目。少頃，眾見師不動，趨前細察，乃知師已於念佛聲中，安然圓寂。

綜師一生，貧苦孤露，堅毅篤樸，宿慧萌芽，潛修百苦，卒致徹悟。渡海來台，冥陽兩度，禽獸馴歸，更以禪悅代替火食，歷半生歲月，其昭示修行之典

範，踐履頭陀苦行之正則，誠堪與古德共讚。惜以眾生福薄，遽爾示寂。惟願不捨悲智，再駕慈航，廣度群迷，導歸淨土，共成無上菩提，不勝馨香禱祝者也。

廣欽老和尚圓寂贊頌委員會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師駐錫承天禪寺，自民國四十四年三月起，至七十三年七月，移錫妙通寺止，前後共計三十餘年。民國七十三年春，妙通寺初建，農曆二月大悲法會

後，師即去妙通寺，去前示意，每月大悲法會時，即會返山，如是每月台北高雄，兩地奔波。至五月份大悲法會，師雖回山，適逢北部有名的「六三」水災，承天路口的積水，深及腰際，車輛不能通過，參加大悲法會的信眾，只有六七個人，從此以後，承天禪寺的大悲法會，老人即不再返山了。

是年農曆七月，承天寺啟建地藏法會時，老人再返清源。可

是沒有等到法會圓滿，在當月中旬，就去妙通寺了。及至十月，老人九十晉三華誕時，又回承天禪寺慶祝，在祝壽佛七中，老人向四眾弟子宣佈了來年傳戒地點，改在妙通寺。（編者補述）

廣公上人開示

日期：民國62年2月6日拜訪

大仙寺開參老和尚之對談法語

開參和尚說：「善生樹下聞

水音，古今勝景現目前，得意忘憂無價寶，本珍非佛亦非心。」

師父曰：「不要錢才有

錢。」

開參和尚：「做人不染

塵。」

師父曰：「衣、食、住放下

才能了生死。」

開參和尚：「念頭一起走生死。」

「他鄉逢故人。」

「多謝法師金口玉語。」

師父曰：「歡喜古行。」

開參和尚：「歡喜樂行——

任他去，任他來。」

開參和尚又說：「身心俱不

出家，身心俱出家，身出家心不

出家，身不出家心出家。」

◆石上談法

開參和尚：「樹皮一樣青，

滅，凡六根所觸皆有生滅，成五濁惡世，無分別則無生滅。」

開花結子二分明。」

心覺師：「分別即賊，對不

「三腳禪師能度師。」

對？」

「明心見性不殺亦太平。」

師父曰：「對不對亦是分

「修利修利，修無利去生

別。」

死。」

心覺師：「以賊攻賊。」

「淡飯腹中飽，萬事隨緣

「指月錄中此載，僧問趙州

了。」

狗子有佛性也無的公案。」

心覺師問：「楞嚴經中此

師父曰：「二個皆不對，因

云……非幻……亦非……。」

起無明故。若無無明，則二人皆

師父曰：「六根分別則有生

對、皆不對。」

心覺師：「早上趙州答無是為破那僧之有執，下午趙州答有是破那僧之無執。」

◆ 一澳籍比丘森義法師問：

「師父從那裡來？」

師父答：「從無所住來。」

法師聽了很高興，說：「這

是見性的話。」

師父問：「你今天來，是你

來還是誰來？」

法師：「是我來。」

師父：「還有一個我來，就

不對。有一個色相來去還是有生有滅，皆是幻化。本性無來無去，不生不滅，無我無你。講話沒有準備，不想，一問馬上能答，就沒有來去，我們講話經過想，就有來去。佛法不可思議，用嘴講的還不是。」

法師：「請師父開示有關修行方面。」

師父：「受戒是受忍辱。耳聽到別人罵你、刺激你，不理那

就是戒。」

法師：「修行很難，尤其這
耐性更難，如忍一星期、二星
期、一月甚至一年、三年都容
易，一生中忍辱是不簡單。」

師父：「出家人的無明像
火，在家人的無明像煙。」

◆某法師：「我的關房很
小，空氣也不好。」

師父：「如果心閉關，這個
身已夠用了，如果身閉關，那事

情（條件）還很多。」

某法師：「般舟三昧是智者
大師所謂四種三昧中的一種長行
三昧，師父所行的是一種長坐三
昧。」

師父：「我不曉得我在做什
麼，你不說，我也不知道，沒說
我在做什麼。」

日期：民國63年

有一女居士問：「我學佛三
年，什麼都不懂，只曉得念南無

阿彌陀佛，有人說佛、魔只差一點，不曉得怎樣才是？」

師父答：「佛、魔都是我們想的，正念就是佛，邪念就是魔。」

居士又問：「我學佛僅短短三年，只知念佛，大部分時間都住在山上，只有一、三個月住家中，我在山上念佛，有一種感應，就是我家發生什麼事我都會知道。」

師父說：「你這樣就是沒正

念，掛念家事，念佛不一、不專，有雜念就沒正念，你剛才說要學佛，學佛就是對世間的念頭要放下。」

◆中國歷史文化講禮義，有大乘、小乘佛法，人如無禮義，學佛較難。中國自古有禮義忠孝，順道而行則社會安定，國泰民安。

現代花花世界，要得人身則不容易，不講禮義忠孝，即使得

個博士，也難以救人。博士學些有色相的、有生有滅的東西，只能危害，不能救人，眼所見，有生必有滅。

古之聖賢有禮義、照規矩，世界太平可救人。

所謂人身難得，佛法難聞，中土難生。

◆心裡包藏什麼都有，要用即有，沒有用就沒有，此謂空即是色，色即是空。

◆我們的無明就像雲一樣，有時將日光圍住，凡事要從無明修，不起無明火，不生煩惱，不忌妒人，如忌妒人會墮在三惡道，來生不知是否能再得人身。

◆食眾生肉即食自己肉，殺人即殺己，說人是非即說自己，說人不好即自己不好。

我們出家之事不可說給在家人聽，每一道場皆有一位羅漢，

你講人家，說不定就講到羅漢。 著。

外面都在造幾丈高的佛像、幾萬尊佛像，你們只管念佛、苦行、粗衣淡飯，自然有人供養，比他們裝佛像還好。

◆自己精進也不知，要順其自然，不能太執著（指執著要用功）。

◆要苦行才能得到智慧、佛報、福報。

◆佛法不離世間法，就是喻要度人，說法說些包含社會上因果關係，要與社會來往。又世間不離佛法，就是說社會上種種須靠佛法，才能揚善除惡。

佛報——人家看我們直生歡喜心、恭敬心。

福報——人間供養，但要惜

福，不能太奢侈，雖然有福報，要有度量，好的給別人，不可執

◆有人問師父：「為何不想

多睡，卻都沒辦法？」

師父答：「就是有種種慾念，好比：嘴愛吃，愛吃就愛睡；鼻愛聞香，聞香就散亂

心；耳愛聽，就有愛情、愛別離苦；眼愛看就動心，一動心就入心。」

◆外道說：「我要修到長生不老。」

師父說：「我這身體沒寄託，但我的靈光有寄託，有個地

方可去，有一天靈光會離開這個假體。但我對身體有準備，靈光也有個去處，即身體歸四大，靈光往西方，而你呢？」

外道說：「我的靈光在宇宙萬物。」

師父說：「靈光寄託在宇宙萬物很危險，還會改頭換面，四生中還有份。眼所見，有生必有滅，宇宙萬物仍會壞。這身體讓你住兩千年，坐在那裡，像石頭仍會壞。」

日期：民國63年1月14日

師父說：「度眾生不是用說的，是要修到無形中能感化人，不是拿個什麼東西來弘法。」

度輪法師：「是的，處無為

法，行不言教。我現在要做什麼事都能夠辦到，譬如我要現在所住的三藩市不地震，就不地震，不是地不會動，而是我能使之不動。以前我在香港，颶風要來，我能使之在二十英里外不來。在東北做沙彌時，就有許多鬼、

神、龍、狐狸精等都來皈依，現在我度的這些美國弟子，就是我打他們、罵他們，他們也不會離我而去。」

師父說：「修行要修到口說出來，就能成，說這樣就這樣。

我沒講我在做什麼，人見了我或聽我講一兩句話，就深深感動，我到台灣後，台灣也比較安定。」

度輪法師說：「這是老和尚的德行感化人，這些事我不向人

說，因為遇到知己，說些知己的話，我到美國是六祖大師叫我去，我的字叫度輪，法名安慈，虛雲老和尚傳法給我，叫宣化。」

師父說：「我在鼓山也見過虛雲老和尚，我是修苦行，一字不識，不會說法，我什麼也沒有。」

度輪法師：「老和尚太客氣，本來就是無所得。修道不在文字上，有了德行自能度眾，六

祖大師也是一字不識。我所得的功夫是楞嚴咒及大悲咒，遇到什麼事急需用到時，不必從頭念到尾，只要從中取一、二句或一字，也能感應，看什麼情形用那一句即可。」

師父說：「我是念佛，遇到什麼事，只要一句阿彌陀佛就行。」

度輪法師：「我喜歡助人，但為了助人遭到很多毀謗，雖然如此，我利人之心仍不退轉，就

是把我的頭砍掉，我也高高興興，人家罵我，只當做是唱歌，打我如碰牆壁，我要降伏天魔，治諸外道。」

度輪法師：「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

師父說：「這還是有形色相——不過無形色相還得從有形色相修起，我沒說有形色相、無形色相。」

師父：「您是大阿羅漢，我們早就相識，是老同參，幾十年不見，現在又見面，雖然如此，我們已經見面好幾次了。」

度輪法師：「借假修真。」

師父：「眼所見皆有生滅，耳所聽也如是。」

度輪法師：「請老和尚多住

度輪法師：「請老和尚多住

度輪法師：「請老和尚多住

世，暗中加持我弘法。」

師父：「這次我本來要離開

這娑婆世界，沒想到卻被信眾留住。」

度輪法師：「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從去。」

師父：「我要來就來，要去

就去，來去自由。」

度輪法師：「您沒去，因為我還沒來，現在我來了，您更不能去，要多住世，使世界和平，我們各住一方，做各人的工作，

請老和尚以精神加持我弘法，降伏天魔，治諸外道。」

師父：「就以現在我們所談的來弘法，不是拿個什麼東西來弘法，要修到無形中感化人，就是壞人一見則起深信，不用口說。」

度輪法師：「如是，如是，我在美國，許多有錢的美國人來，我不開口，他們也起信仰。所謂動也大轉法輪，靜也大轉法輪，動靜不二，動靜一如。」

師父笑笑，度輪法師也笑

日期：民國63年7月3、4日

笑，度輪法師翻手掌給師父看，師父也翻手掌給度輪法師看，兩人發出會心的微笑。

師父於七月初三、四開始講開示，當時未作記錄，就記憶所及，略記於下：

師父說：「我沒有準備要說什麼，您講我就答，不必講太多話。」

居士到寺裡供養財物，是為種福田，要做到無相布施，功德才大，就是不看布施的人、物及受布施人的相，這樣功德才大。

度輪法師：「我沒有說。」

居士到寺裡念經拜懺，要誠

◆藏度法師見師父一天坐到晚，就說：「老和尚坐那麼久。」師父說：「是你久。」

心，要放下，不要人在寺裡拜懺念經，心卻掛想著家裡的兒女，兒女自有他們自己的福報，要虔

誠學佛，不要管他們，若一心為兒女操心，即是愚癡的人。

居士到寺裡把帶來的東西供在佛前，即成三寶物，不再屬於自己的了，假若帶來的小孩子要吃供佛或已供過佛的水果，就不可以自己拿給他吃，因為這已經成了三寶物，不屬於自己的了。要拿給他吃，要得到出家人的同意。

居士到寺裡念經拜懺，參加法會，在生活方面要多將就，不

要嫌吃的不好，因為寺裡不同你在家中，有好東西吃，住在寺裡要能吃苦才行。

居士到寺裡，要幫助寺裡工作，不要閒著無事，講東講西，撥弄是非。

出家人對來寺裡念經拜懺的在家人，不要跟他談俗事，要指導他們怎樣學佛。因為居士到寺裡的目的，就是要向出家人請教佛法，跟出家人學習怎樣燒香、念佛、拜佛。

出家人，出家的目的是為了了生死，了生死就要修行，修行就要能吃苦。不能吃苦，不知修行，生死不了，來生又在六道輪迴中。

胎、卵、濕、化四生中，人為胎生，為萬物之靈，最聰明，所以人修學佛法比較容易。其他動物都甚愚癡，不適宜學習佛法。

出家人要知道，我們這一生做了人，很不容易，也很難得，

我們要把握這得到人身的機會，要努力進修，以求了脫生死，否則，修道未成，沒了生死，下一輩子在胎、卵、濕、化四生中，又不知流到那一生了。

假若來生作卵生的鳥、濕生的魚、化生的蟲，牠們智慧低或沒智慧，要修學佛法就太難了。

日期：民國63年7月8日

師父自述生平事蹟

我五、六歲時和母親到寺裡

拜佛，有位法師說：「給你種善根。」二十五、六歲時我到承天禪寺住。

過了不久父母逝世後，我就到南洋去，而我依然吃素。這段

日子讓我深深感覺到世間沒有什麼希望，人生也沒有什麼意思，父母留下遺產，我如果也像他們一樣耕田，做到老，最後仍是免不了一死，永遠在生死輪迴中，因此我想求了生脫死。

三十六歲從南洋回來後就到

承天寺正式出家，禮瑞芳法師為剃度師，當時的人注重耕田，我沒讀書，不認識字，先從菜園、打板、飯頭等最基本的學起，做人不願做的。

到四十二歲才去受戒，於期間我亦念佛、打坐。受戒完後，回承天寺住三年，訓練功夫，準備到深山修行。

我要住山時只帶了幾件衣服、針線、一、二十斤米、火柴，在清源山找了一個石洞，

這個洞有兩個洞口，我將一個洞呢？」

塞住。洞內很清幽，又有一塊石頭，在石頭上打坐，感到很舒服。

日落時，忽然有一隻老虎以屁股先進洞來，我嚇了一跳，連呼「阿彌陀佛」，老虎也被我嚇

到了，馬上跑出去，隔了一會兒後，牠又再度進來，我就對牠說：

「山軍啊！你能不能把這個洞讓我修行呢？還是你要吃我

呢？」

我看老虎沒有惡意，就為牠皈依，這就叫做「心動心」，我無惡意，牠也無惡意，第二天牠帶來許多小老虎，在洞口遊來遊去、跳來跳去，顯得很高興的樣子。

這個境界非常好，就是吃素修道才有此境界。鳥鳴、猴子叫，沒有世間吵雜，十分清靜。

以前我在承天寺對食、衣、住已經訓練好，所以幾個月後，

我帶的米吃完了，我就開始坐功，只坐一星期，肚子即感覺餓，我便出洞覓食，看見猴子吃樹子，心想猴子可以吃，人也應該可以吃，於是撿些猴子吃剩的來吃，吃後很舒服，便打算撿些回去吃，猴子見到我撿樹子，就儘量搖樹，使樹子掉下來，讓我撿。

樹子吃幾天後沒有了，我即開始坐功，有出入定，約一個月後又餓了，這次出去覓食，找到

一塊山蕃薯，約有一、二十斤重。我找到一根樹枝挖一小塊來吃，然後再用土蓋好，繼續用功，本來修行只是借假修真，吃一點，聊以充飢即可。此塊山薯再生小山薯，足足讓我吃了三、四年。

在洞內衣服很乾淨，很少洗，有時我也補補衣服，但是日積月累，衣服仍會破，等到三件衣服剩一件，並且破爛不堪時，我就安慰這個假體說：「以後再

做好的給你穿。」

後來我想到，長久住山上與獸為友，只不過是度自己而已，佛說自度後也要度眾生，在山上

住一千年也是自度，度眾生必須到山下，於是我就回到承天寺了。

我下山時髮鬚皆長，和山人一模一樣，寺裡的人都不認得我，我說我是某某人於此出家，拜誰為師，他們就拿衣服給我穿，要我喝點米湯，我本來不

想吃，但大家好意，不好意思不吃，吃一點後感到頭腦沒有那麼清楚、那麼靈敏、那麼精、那麼明。

我在山上時，柴夫們都叫我「馴虎師」。

我回承天寺住五、六年，有一位林覺非居士欲拜我為師，我說你去拜別人，我不識字，但林覺非到處看後，仍然要拜我，他既要拜我，我就說好。他要我保佑他一路平安，順利抵達台灣。

他到台灣寫信請我去弘法，我想我不認識字，怎能去弘法？況且我在承天寺買菜，不會算術，所分的單金都倒貼，身邊一些錢也沒有。他想我衣、食、住都很簡單，不必麻煩，就寄錢給我做路費。

我到廈門南普陀後，接到從承天寺轉來他寄的信及壹仟元。恰好南普陀有位從台灣去的普觀法師（基隆大佛院住持），他也要回台灣，他說：「你對台灣不

熟，我有位姊姊在仙洞，我帶你去。」我就和他到基隆仙洞住幾個月，然後林覺非才來帶我去他住的地方。

當時有許多位法師要請我去住，我都婉拒，因我喜歡在山上搭茅蓬自修，度眾生沒有那麼簡單，須有佛緣及佛報，自己修到有功夫，福慧具足時，自然護法菩薩會擁護，不然想要度人，人卻不讓你度。

今天我能度這麼多眾生，都

是護法韋陀菩薩擁護，度人須度量

日期：民國63年7月9日

大，別人問東問西我都耐心地說，沒有起煩惱，人見我歡喜，我自己也不曉得怎麼會度眾、蓋道場，我雖不會講經，但有點苦行內功，可說得出，直示西方途徑。

師父帶眾念：

南無阿彌陀佛

師父每晚講完後，即領眾念佛、

南無觀世音菩薩

拜佛。昨日師父說些出家因緣及

南無地藏王菩薩

在承天寺清源山修道經過，今天則說在台灣之事：

我在承天寺將往南普陀前有
個預兆，即是有鳥（白鷺鷥）在
我面前叫「老和尚」（聲音聽起
來像），我以為牠是在叫我的師
公轉塵老和尚，因為師公當方丈
和尚，沒想到是叫我。

有些人以為和尚不好，其實
要當老和尚可不簡單，不是隨便
什麼人都可稱為老和尚，必須是
有度人、做方丈、建道場度眾，
並且道行與法師不同。

我離開承天寺至南普陀，有

位林覺非居士寫信請我至台灣弘
法度眾。我想既有人請，就隨緣
來台灣看看也好，我乘船，於廈
門辦出口證來台灣，不像其他有
些法師跟部隊來，我來台灣後，
在仙洞住四、五個月，再至台
北，先住在芝山岩幾個月，然後
到龍山寺，因太熱，住幾天便到
新店水濂亭。

在水濂亭約住一、二年，有
位法華寺菜姑來請我去，法華寺
為日本寺，日人走後，許多日本

鬼出現其中。起先我也不知，偕同高銘樹居士去，至夜陰風冷冷，許多身穿和服、梳髮、身上揩個東西的日本鬼出來了，大家都不敢睡，一個個溜走，只剩下我一個人，我向他們開示，並在地下找出許多浸在水缸中的骨頭，我一一把它們撿起來曬乾，裝好後又念佛超度，這樣方平靜下來。現在法華寺每月十七日念經，便是始於此。

法華寺的菜姑龍華樣，只知

吃素，不解空門，也不知恭敬法師。我使此地平靜後，他們不知恭敬法師，像俗人一樣，有幾個人還說這下請我來，可能請不去。我不喜歡住別人的寺，便離開了。

在法雨寺過去山頂大屯山有大慈寺，那裡蓋了幾間日本屋，住了幾個菜姑，都是帶髮，有家庭有子孫。有一位菜姑叫阿瑞姑請我去，我和高銘樹去，看看也是龍華樣，和法華寺差不多，於

是又離開大屯山，回到水濂亭。

水濂亭在新店吊橋過去近新社。如果我有意建道場，就會把水濂亭那個山買下來，但是我想出家人用不著如此，能住就好，能過日子即可。

後來自水濂亭看過去，有個似獅頭的山，此山上有個石頭，我便想打個石洞來住，出家人一直住在俗房（指水濂亭）也不是辦法，所以我便離開水濂亭，和高銘樹到此山打石洞，其他人也

幫忙打石洞，於是我便安住在石洞內，慢慢就有些人來皈依了。

新店有些人不是要擁護佛法，而是組織護法會，利用出家人來收香燭錢，台灣當時的人無正信，不知空門，不懂佛法，像仙公廟一樣。

我在廣明岩度眾，起初我以為護法會是要擁護佛法，後來我看許多信徒皈依很熱鬧，人來了，我就粗衣淡飯煮些給信徒吃。我想我是要度眾，如度眾

好，什麼道場都可蓋，可是他們管。」

不曉得，認為不該給信徒吃，這樣花錢，對寺收入不利。我注重度眾，有多少錢便蓋多少，不重

寺的外觀。我想在大陸都是在家人蓋寺給出家人住，那有在家人來利用出家人。我是度眾，不是要像仙公廟做廟公。

因此我便在廣明岩上面再建個廣照寺，塑造一尊阿彌陀佛，高一丈八。廣明岩有人對我說：「您就住在廣照寺，廣明岩讓我

我說：「你們既要管，廣明岩就讓給你們，我們出家人不是給你們管的。」

因此我就住在廣照寺。我想廣照寺的這尊阿彌陀佛造好後，新店大小平安，此地必定發達，將來還會變成遊覽區。

後來廣照寺也有人要，我便同傳意、鄭水清到日月洞，洞內有一池，為山豬洗澡處，洞內有樹，洞頂會滴水，我覺得此地不

錯。當初日月洞根本無路，長滿野草藤，我便摸著石壁樹藤而

來。
到了日月洞無物可吃，他們說：「師父，你不要住這裡。」

我說：「你們回去。」

傳意師便說要和我住。我以前在大陸已練好功夫，用坐的，有禪定功夫，根本不怕冷，並且那時我還年輕，身體尚好，一個人住也不怕，而傳意師臥著睡，怕冷，便下山拿棉被，回來時天

黑找不到路，就拼命叫我，我用聲回答他，他聽聲尋至，便開始將洞整理好。慢慢有些信徒在新店找不到我，就打聽到這裡，也跟著來，並且也有許多人來住，男女約十幾人。

「日月洞」這個名字是我取的，在日月洞住了二、三年，我想這還不是與大陸一樣住山，度眾不方便，許多老人來也不方便，所以想在較低的地方看塊地，於是便來此建承天寺，此山

當初很便宜，一千元買下，當初

南無地藏王菩薩

許多信徒都是板橋人，他們建議我買下此塊地，並且由他們發起來買。此地本叫「竹仔林」，無路，暗得很，蛇很多，平常人都不敢來，當地的人要砍竹子，也要請五、六人一起來。買下此山地後，我就地取材，請附近的人幫忙將竹子砍下，搭個茅蓬。

師父帶眾念：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觀世音菩薩

來世間每個人皆有生老病死苦，我們要知道生從那裡來，死往那裡去。

兒子、媳婦對你越好，你越離不開，貪戀世間，不知脫離苦海，仍在六道中輪迴。這都是業障重，業障就是煩惱、掛礙，如掛礙家中的男女老少等，各個人掛礙不同，但皆把自己的生死路

日期：民國63年7月10日

忘記，甚至連臨命終時將去那裡也不關心了。

有些小孩子現在就知道拜佛，這都是前世有種善根，所以說眾生隨業轉，各人業障不同，不能轉業，就得輪迴，煩惱無盡了，老人知道回頭念佛，就不會到四生裡去，否則四生仍有份。

有人問師父說：「定業不可轉。」

師父說：「人若知道信佛，回頭念佛修道，定業可轉。」

業感不同，不覺悟，將娑婆以為極樂，如廁所蟲及吃葷的人在市場買雞鴨，以為很快樂，但悟了以後覺得那是罪過，吃素的人看吃葷的人是罪過，他就覺得吃素是極樂。享福的人以為自己在極樂世界，但不知能否永遠如此享受？若福享盡，則苦惱、煩惱就來了。

所以我們既能皈依三寶，應該要念佛，不要貪求子孫，放下一切，不要掛礙他們，很少人一

輩子皆享福，有多少福享就有多少苦，在家中應盡量拜佛、念佛，閒話少說，以求脫離苦海。

人都有煩惱，然一生沒多久，有煩惱仍在生死中，仍在六道四生中輪迴。在四生中也許連人身也難得，人煩惱投於四生中，四生中也有他們自己的煩惱，如雞有雞的煩惱，所以要念佛才能了脫生死。

眾生隨業轉，有的轉牛、豬、雞、蝴蝶等胎卵濕化，我

們要找出生死路，一心念佛出生死，如不念佛則隨業轉，仍在六道輪迴，有人因為看不到，就不相信六道輪迴，其實我們是可以看到，如牛、豬，那是誰去投胎？在花花世界中也可看出六道輪迴，如電視劇在演，正似我們在演。

眾生隨業轉，要隨佛清淨來轉很不簡單，要解脫也實不簡單，各人脾氣、個性不同，「知性好同居」（師父特別強調，我

們要隨人之性、合人之性。我們這個身體像個地獄，靈光投在其中。

在家人很難知道出家人的修行，我們不能叫你們在家人與我們出家人一樣，我們出家人可以指導你們，知道你們的品性，引導你們向道，不是要你們的錢，如果只要錢就有貪戀，應該是無形中感化你們。

解脫二字不簡單，度人須隨順眾生來度，須慈悲，不可依和

出家人一樣的方式來度。對你們好，希望以後像我們一樣修，如有德行，講一句話便能度眾，出家人身上穿的出家衣服不簡單。

再怎麼壞的人也要度，在家人要放下可不簡單，出家人就是能放下。地藏菩薩發大誓願，你們為什麼不要像地藏菩薩一樣？不過這是很難，地藏菩薩發願「地獄不空，誓不成佛」。若心掛念地藏菩薩，與地藏菩薩相應，則地獄能空。

在五欲中、四生中，就是你吃我、我吃你。地藏菩薩要我們吃素以了脫生死。如果我說錯，請地藏菩薩原諒，我向地藏菩薩懺悔。

師父帶眾念：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地藏王菩薩

貪，盡心盡力，要忠心，替人做事能盡忠，則老板會重用你。學佛也是如此，對佛有虔誠信仰，則佛佑之。

能做大生意，能和外國做大生意，這也須有好信用，能為老板所重用，則老板會提拔你、培養你，則你的事業可慢慢擴大，以致與外國人做生意，則前途不可限量。

日期：民國63年7月12日

在社會做事須守信，不可

讀博士不可只顧你個人一身，苦行須吃苦才能出身，有

苦，人才會信任你，如此則能出身，前途不可限量，故凡能苦行苦修，其前途不可限量。

反過來看我們出家人也是如此，佛菩薩皆是用苦行，不是選什麼人才，不一定要讀佛學院才能成就。佛菩薩皆從苦行中苦修，體會出、磨鍊出。

信仰佛教或出家，大都受了打擊、刺激，有了刺激人才會覺悟來修道。每個人出家都有其因緣，但不要以為受刺激出家不

好，反而因受刺激來修道，道心會更堅固。不管出家人或在家人要有志氣，人有了打擊才會提出志氣來修道、做事。

現在出家人吃苦的很少，不知出家人皆須用千辛萬苦去求了生脫死。現在的出家人也不知為何要修道、要如何修。修道人須吃苦，難行能行，難忍能忍，才能成道。現在人不知如此，怕吃苦、怕拘束，便自己去蓋寺，結果不能統理大眾，實在自己尚不

知自度，怎能度人？吃苦來修，忍辱、吃苦。不可為享受來出家。

修道人談佛理而談俗事，這非出家人本份，以家庭俗事拿來出家用，俗氣未斷，怎能談到修道？

有人受戒回來，學些貪念回來，衣食住更享福，不知道勇猛精進。在家人做生意使人相信，須吃苦、守信，而出家人不能使人相信，便是如此，貪衣、食、住，不持戒、不修持，怎能使人相信？能守戒、吃苦耐勞，則信徒更會相信、信仰、恭敬你。

出家須修苦行，修戒定慧，許多人去受了戒，便以為自己做了法師，受戒本是要自己遵守戒律，持戒才有定慧。戒定慧不容易，是依經律論而行。戒定慧，對四生不可傷害他，要慈悲、要

有些人與在家人一樣做生意，在家人也會誦經，出家人去誦經與他們競爭，好像做生意互

相競爭，這現象不好，變成你度我，我度你。

受戒回來要加倍持戒，努力修持。持戒，戒神擁護你，才能出苦海，否則受戒回來去念經，與在家人競爭，怎能度人。有了修持，戒定慧具足，韋馱菩薩擁護你，嘴一說出來，鬼神聽了也能出苦，才能自度、度眾生。

出家人不要歡喜衣、食、住充足，若貪享受則易懈怠。出家更應努力，看能否了生脫死，受

戒是靠戒定慧，看能否修至到哪裡皆很自在，隨處都可度人，到處受人恭敬。

在家人修名利，還在娑婆世界，仍會輪迴，人死了，靈光會再去投胎，而出家是為了「了生脫死」。

出家人以戒為師，以戒為師是修到使人見了似佛，人見了歡喜，起敬仰之心。

出家人要拿出願力，不要愛惜身體，身體是不永久的。參是

要參壞的，不要以為受了打擊，
南無地藏王菩薩

覺得他是壞人，他是我們的善知識，就是把我的頭砍掉，我也要度他。要修到不生不滅，現出我們的本性、佛性。參人之壞來修改自己。

我不識字，沒照講經的方式講，今天想到什麼便說什麼，如說錯，請原諒。大家念佛。

師父帶眾念：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觀世音菩薩

日期：民國63年7月13日

昨天講的隨緣轉，念佛則隨佛轉，造業則隨業轉。今天來談出家人為何做到不能使人相信？在家人為何做到不能使人相信？

大陸出家是無在家俗氣，台灣出家則有種種掛礙，念頭仍在世俗，但他又已出家。台灣出家尼師多，心放不下家庭，家庭觀念仍有。

大陸男眾出家多，從大陸來的法師為何來台灣不能使人相信？因台灣本都是信道教、一貫道，不了解佛法，不知尊敬法師。但大陸法師來台後，慢慢傳播佛法，使大家對佛法有所了解、敬重。

外道是用種種方法買你的心，如買東西送你，或用話迷你的心，而佛教是用感化的，外道以有形式感化，而佛教是用無形式感化，以道德感化人。佛教使

人相信，不是用東西交換，而是以道德感化人，以道德教化。

世俗人求財求利，出家人求能否使眾生少造業、了生脫死，若出家人也求名利，則與在家人相同，就不為在家人所敬重。

許多居士讀大學，很深信佛法，會講會寫，而我們出家人須修苦行、戒定慧，以無形式來感化人，使得大學生對佛教有個衷心信仰，若不苦修苦行，則大學生能講能寫，比你強，怎會敬重

你？

古時出家人托鉢，各人去修行，八萬四千法門各人修各人的功，今天托有則吃，托無也就算

有錢居士幫忙，便成競爭，拿佛菩薩做生意。在家人不相信、輕視出家人，就是因此而來。如蓋寺，煮些好菜讓人吃來拉信徒，靠這個吃飯，他們便不恭敬。

了，專心一致用功，以了生脫死。不像很多出家人，專講如何去搞小廟，不是蓋了許多寺便能了生脫死，許多人蓋了廟不知為什麼，不知是為了自己度日子維持生活，還是度眾？

蓋寺須有德行感化人，本人

如為度日，則草茅搭一間也能過日子，如為度眾，則大家找

會二刀六槌，且能寫、能講、能做事，使人敬服。而現在的人蓋寺，則收些徒弟，叫徒弟去化緣，什麼也不會，又沒有度量感化人，有錢便蓋寺，對待徒弟好像傭人，且不知如何教導，日子

久了，弟子就不聽他的話，便想去讀佛學院。

許多人讀佛學院，說要弘法利生，結果讀出來有幾個去弘法

利生？在家人見了則不敬重，便侵入寺廟組織管理員來管理出家人。

大陸出家人行持到感動皇帝，雲遊四方、吃四方，衣鉢至處任君餐，任人敬重。大陸四大名山，有佛寺便有皇帝敕封，出家人如有道德，韋馱護法會擁護

你。

當執事人不可貪，貪一根草，滴水也難消，還得輪迴生死，稍貪則有業障。

在大陸當執事人皆有小神通，如知客皆有小神通。至各方參學，在苦行中修出來，愛護常住物，一粒米如須彌山。不是用物質來應酬在家人，使人不敬重，如要出家便受父母阻擋，因認為出家與在家差不多。

在家布施須恭敬供養，很歡

喜樂意，而不是向在家人討，使人不樂意，這樣就不為在家人所恭敬。而且在家人因不是出自樂意，則出家人將其布施之物拿出來煮吃，款待在家人，結果使在家人不知修福而造業。

在家人布施之物放在寺裡，不可再管出家人如何處理。在大陸，施主布施是為求福，要禮佛、恭敬法師。

師父帶眾念：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地藏王菩薩

日期：民國63年7月18日

不信佛的人，不到寺廟裡，無法領略到佛法。

有許多不信佛的孤魂野鬼，即在七月份實施普度。因平時沒有超度，實施普度是佛教的一種救濟作法。

現在超度，非是施主出錢才超度，沒有錢也要超度，對孤魂

野鬼實施超度，是佛教的一種慈悲。也是沒功德。

有的人拿錢，有的人沒拿錢，但我們都一律平等超度。有的人拿錢多，不要以為自己拿錢多，拿錢多幫助超度別人的鬼魂，這樣功德才大。我們寺裡對超度孤魂野鬼應一律平等。

有錢的人做許多善事或布施，可是拿出錢是無所謂，沒有錢的人也布施，省吃儉用，節省幾個菜錢來布施，錢雖然少，可是與有錢的人布施很多錢的功德是相同的。

布施意義非常深奧，布施不一定是金錢。若沒有錢，到寺裡幫助工作，也是布施，但布施也要看適當不適當，若布施不適當亦是相同的。

承天寺有這樣的規模，建設的經濟來源，有錢的人出的錢多，功德固然很大，沒錢的人拿出少許錢，或出力化緣，其功德亦是相同的。

在修行方面，不管走到那裡，都受到人的歡迎，是韋馱菩薩護法，到處受人尊敬。

有修行的人，不一定要發心建個大寺廟，有修行的人，跑到深山裡，不管有沒有吃的穿的，都會有韋馱護法來建成大的道場。

出家的人要了解出家是什麼？並要到大叢林裡磨鍊，要做人不願做的事，要不看、不聽像個啞吧一樣。要吃苦，這樣走到

那裡去建道場都會成功，若沒吃過苦，出家沒幾天就想去建道場，那很難成功。

出家人要把俗家一切習慣丟下，否則出家以後還在貪瞋癡內打轉，會走入邪道，就是不要把俗家生活習慣帶到寺廟裡來。

能到大寺廟裡參學，看看那裡的老法師，開示怎樣念佛、看經、參禪，了解以後才有受用，若出家不在這方面用功，而嫌吃的不好、穿的不好，這樣不會得

到成就。

出家的人要知愛惜光陰，趕快修行，若空空過日子是很可惜，若不知用功，好的只得人身，差的就在三惡道中變牛變馬，所以要把握機會努力修行，不要空度光陰。

出家人要常常指導在家人學佛，要教他如何學佛，如何消業障。不要看到有錢的人，給他找個好房子住，去巴結他，給他好的吃，反而不能給施主種福田，

害了他，也害了自己。

出家人要了解自己的任務在那裡，出家人要幫助在家人種福田、消業障，別奉承有錢的施主，否則會加重在家人的業障，別叫在家人說出家人勢利眼，使在家人造口業。

在家人也不要求寺廟要好好招待自己，假若在家人要求寺廟好好招待自己，即不會植福消災，反而會增長罪業。在家人與出家人都要互相了解。

目前有許多出家人，出家沒有多久，想建道場，到處化緣，光找佛教徒還好，他去找不信佛教的或外道，因此鬧出很多是非。

假若你建立道場，是為自己還是為度眾呢？所以，不要出家沒多久，就到處化緣、創建道場，你若這樣建立道場會鬧很多是非。假若為自己，道場會建不起來，即使建成也會鬧出很多是非。

假若為度眾，你還沒有參學，出家人的一切規矩都不知道，沒辦法領眾。出家的人能夠學習古代祖師修苦行，將來會有出頭的一天，在叢林裡與大家吃苦砍柴挑水，即會得到別人的敬仰，要在節儉勤勞吃苦中去磨鍊，才能在道業上有成就。

我們出家人要知道怎樣修福報、修智慧，得到福報的人，要把福報給人享受，自己得到智慧，指導人家如何學佛，才是真

正的智慧。自己不享受福報，才是真正的福報。

南無地藏王菩薩

修行能得福慧雙修的人，必

日期：民國63年7月19日

須有大的度量，比如今天建設承天寺，是為了別人，不是為了自己，比如今天承天寺有幾十個人，甚至幾百個人，道糧都不會

過去與現在的比較：在文字方面，孔子學說傳佈到現在，都是文言，過去都是用文言。現在不同，大家都用白話，過去用文言，是對經書尊敬，現在用白話，對儒家也不太尊重，現在印刷術很發達，越發達對文言的經書，越不會尊重。

師父帶眾念：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

古人讀書，注重明禮達道，

看重孝父母、敬師長，讀了孔孟學說，非常注重父母師長，所以

定每個祖師是靠讀佛經成佛做祖

的。

家庭很和睦，可是現代人讀了很高學位，對於倫理道德不注重，對上不注重孝，對下不注重慈悲了。

師父說的話，可以用文字記下，以便了解古聖先賢的話，所以師父講的話，雖然不是文字，但用文字記下開示，對了解所講的意義，是很有幫助。

在佛教說，不注重文字，但以儒釋道三家來說，儒家提倡忠孝，是有文字，佛教已有很多經典，在修持方面說，可以不讀經典，儒家靠四書五經成聖成賢，佛教的歷代祖師是靠修持，不一

深。

講與記是不同的，師父講的一件事，可是各位聽眾所了解、所記載的是不同的。學識好的人記載得深，智慧高的人了解得

師父講的話意又不完全，經翻譯的人翻的意義也不同。看經書也是一樣，佛當時說法，也沒有記載，是以後阿難尊者等集記的，可是當時佛講話雖沒有文字記載，佛講話仍使很多人感動，以致以後結集經律論，亦要用文字記錄，這樣後人看了用文字記載的經律論，亦同樣受到感動，可見文字的重要。

談到修行，不管古今，都要吃苦，並且經過若干劫，如釋迦

牟尼佛，人要眼即給眼，人要鼻即給鼻，如此犧牲，若干劫才成佛。儒教宣揚忠孝，佛教亦看重四維八德，假若學佛的人都能運用儒教的四維八德，全國的人都能學佛，以佛法來陶冶每個人心性，這樣社會會安寧，國家會富強。

一般社會人把錢看得很重要，假若一個人學識再好，品德再高，只要沒有錢，人家就看不起，所以這種社會不會進步，不

會上進，因大家看重錢。

台灣出家人很多，出家以後，師父應該教育怎樣修行、

怎樣吃苦耐勞，可是現在尼師出家，反而去讀學位，這樣栽培一位尼師，不曉得怎樣修持，反而把社會一般壞習氣帶進佛門，使許多出家人受到壞的影響。

古代最高的人是皇帝，可是皇帝對出家人很尊重，甚至出家人見到皇帝不拜不跪，並有好多出家人受皇帝的敕封，皇帝封出

家人是憑修持，修持獲得的尊敬，並予敕封後，又受到全國人的尊敬。

現在出家人與在家人相處關係來說，出家人拉攏官員、巴結大官，出家人即混入政治場合中，出家人不知道不要與官員拉關係，有修持的人應修持感動官

員。有修持的人是不容易被人看出的，最後修持有成就，就能感動很多人，感動許多不信佛教的人信佛，這樣才是出家人正當作

法，才是度眾生，度眾生不去與官員拉關係的。

出家人是憑善根，引導出家、受戒，可是現在出家人是看出家人享受而來出家，今天出家明天受戒，這是不好的，過去

出家人都是經過很多苦而後再受戒，所以現在出家人受戒不是受三壇大戒，是受名利戒，因為受戒回來都談名利，不談修持。

現在人進戒場即受戒，出戒場後即沒有戒，因他不知懺悔，

自己認為受戒以後即是大法師了，所以沒進戒堂應苦苦學苦修，出戒堂後更應該懺悔或努力精進，假若出戒堂就是大法師，擺架子，處處指導人家，佛教就會進入末路。

以現在傳戒狀況說，不管什麼人，是那個廟那個宮，或年齡老大或老太婆，缺腿瞎眼都來受戒，只要有錢就收。受戒以後回到寺裡，就沒有人管了，所以傳戒應慎重，不可隨便。

沒有受戒的人看到受戒的人來，死往何處去

回來擺出法師架子，指揮東指揮西，所以沒有受戒的人看到受戒回來的人那種威風，就急著去受戒。

一個人脫離不了輪迴，人雖為萬物之靈，不修持與其他動物沒分別，可是人能修行，就能脫離輪迴。

師父帶眾念：

從因果上說，從多生多劫，

南無阿彌陀佛

過去曾做豬狗，到現在才變成

南無觀世音菩薩

人，這是很難得的，因四生中其

南無地藏王菩薩

他動物貪瞋癡重所蒙蔽，很難修

日期：民國63年7月20日

行，只有人有理智能克服慾念，能修持，這是其他動物對修學佛

師父講生死問題——生從何

法比不了人的地方。

人類慾念高，因思想的進化，物質文明進步，人類貪慾增加，吃的要山珍海味，穿的要珍貴布料，如是貪慾越重，即減少學佛的信念，不能脫離苦海，這是很可悲的。

四生中很多動物過的生活是很規律的，如牛吃草、蜘蛛結網，牠們生活很簡單。過去的人類，生活也很簡單。但社會進步，父母多照顧子女，生生世世為了子子孫孫，終日忙忙碌碌，

空空度過一生，沒有修行，仍在六道輪迴中。

現在社會現象，父母為什麼生兒育女，自己不曉得，但既身為父母，即要教育兒女。父母盡量教育子女為聖為賢，可是現在有很多子女不孝父母，甚至為非作歹，受罷教育後即與父母脫離，追求享受，不知孝順，不知報養育之恩，使老年父母孤孤單單。

在禮義方面，現在人交朋友

應誠實、應義氣，不要看重錢財，要以義交，不以財交。

在古時，朋友相交很講義氣，有遠道朋友來，丈夫不在，妻子在家，朋友見之即離去。現在人遠道訪友，丈夫不在，友妻在家，即很高興地坐下與友妻攀談，不知孤男寡女的譏嫌。這是不如古人義氣之處。

人類貪慾越來越重，其他動物活動是有時間性，人類不然，時時刻刻都在貪，因此造成許多

的凶殺、搶劫，使社會不安。所以人類要減少貪，用功修學佛法，使社會安全，個人脫離六道輪迴。

我們出家人，穿出家衣，受了戒，為人天師表，要使人尊敬，那就要不貪，把社會俗家一切習氣放下，苦修苦行，使在家人受到感動，這樣才可以得到人的尊敬，才可度在家人，才可度眾生。

過去祖師告訴我們，要放下

一切，把心中的一切垃圾去掉，離苦海。

不沾一切習氣、一切壞習慣，心裡乾乾淨淨，不沾染一點塵埃，這樣對我們修行才有幫助。

我們大家應該把一切習氣去掉，因為貪瞋癡把真如本性蒙蔽

住，心裡不乾淨，真如本性也永遠不能顯現。

修行人的目的，要求得道，要求得不生不滅的真如本性，其他外道修持的尚有生滅，若我們修成不生不滅真如本性，即可脫

離苦海。

有的外道表現他自己，如跳神、扶乩等，這都是幻化，道教講求去病延生，學佛不同他們一樣，不求長壽，不現神通，實事求是，不作幻化虛偽。

現代與古代不同，古代人雙手萬能，手腦並用，現在社會進步，人類只運用腦筋，很少用手足，所以我們要多運動，多吃苦，一心一意修行。

現代人類自相殘殺，人與人

互相競爭，這是人類自取滅亡，自造罪業，如世界各國都在殺人武器方面精益求精，這加深了人類的罪業。

最後希望大家多念佛，早求解脫。

師父帶眾念：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地藏王菩薩

懺雲法師來訪問師父：

「老和尚的身體看起來很健康，精神都很好，不似八十歲的老人，請問您老人家，您一直都不食人間煙火，怎樣能支持這個身體？」

師父：「過去修苦行時，是沒有辦法，因為一個人在深山裡，把帶去的幾十斤米糧吃光了，再也沒有人來接濟，只好吃些山果、野菜、樹根之類來維持這個身體，不是說我一定要吃這

日期：民國64年12月11日

些東西來修行。現在是度眾生的時候，為了應付許多人，我不能像在深山裡一樣，天天吃野菜樹根，因為我是一個凡夫，也和普通

人一樣要吃東西，而信眾每天

都有人送水果來，所以就吃點水果，維持這個臭皮囊，也飲點牛奶之類的飲料。這個不能說是不吃人間煙火，那是他們說的。」

有人請問師父：「弟子意欲

於今秋八月後，開始修禪習定，

請師父開示方法。」

師父：「修禪定先要問根基，即自身有否學禪之根基？如果不能專此止靜，則習禪者常起煩惱，則不如不習為佳。」

再者，修禪習定首須遠離囂攘之境地，不懷有任何怖畏之心，始能習禪。今見大家坐在佛堂、簷前、樹下打坐，美其名為學禪，誠屬可笑之至，盡皆徒具形式，那能談得上修習？

其次，應離開城市村落，於極靜之野外，靜坐此時，體驗鳥

鳴蟲叫、風吹雨打各種音響是否無擾我心？不受驚動？不生煩惱？見蟲蛇野物而不懼？見而無見，能領會而定靜，即可長久習持。」

「再如念佛打七，無非欲令學者學習定靜，能否剋期領悟？否則一切打七亦無用處。能於念佛中一心不亂，確實能得所謂之念佛三昧，能達念佛三昧，則西方淨土即在心中顯現。念佛於念念無念中，其陰識（神識）或云

阿賴耶識即於頓時直趨虛空，可見西方淨土，實則此西方淨土又何嘗離自性心中？

在靜中或在念佛時，能不住於相，不生愛恨取捨，不念成敗利益，不生善不生惡，一切歸於寧靜空寂中，則可顯身光。」

「修習禪定不可呆坐，呆坐則同木石，如在洞口塞一大石，雖二千年來，亦不過一頑石耳，故學禪修持實無一定之形式，所謂行住坐臥皆可參禪，端在心地

清淨，先要捨棄一切，乃至無一切可捨時，方可修禪，若一有掛礙，即非禪也。

時人多來問修禪如何如何，既有家室，又在名利中掙扎，那能學禪？即如出家人為名為利終日，為食為住終日，其所修禪，又如何可得其中三昧？誠欺人也。」

懺雲法師問：「聽說您老人家念的大悲水，救了許多病人，是真的嗎？」

師父答：「我怎麼知道會救

許多病人，那是許多病人相信大悲法水可以醫病，他們誠心來求，我就念給他們飲用，至於能否有效，那是他們是否誠心去求，是佛菩薩的加被，所謂信則真，誠則靈。其實大家都可以念大悲水來醫病，只是念的人也要真心誠心才行。」

懺雲法師：「有人說老和尚有神通，是真的嗎？」

師父說：「那是他們說的，

我是一個最普通的僧人，自己非常愚笨，既不識字，又不會念經、看經，那裡來什麼神通？只怕被人見笑？」

懺雲法師：「請問老和尚，據說您度了許多信眾，真是了不得，但不知有多少人得度呢？」

師父：「說起來十分慚愧，我非常地抱歉，我既沒有道德又沒有修持，皈依雖多，得度的很少，這是最遺憾的事。換句話說，不是大眾不能度，而是我沒

有修持，沒有足以感化大眾的道德。」

懺雲法師：「老和尚太客氣了，今天誰不知老和尚德高望重，弟子千千万萬，海內外都非常景仰您老人家。」

「這幾位是新出家的徒弟？請問老和尚，他們能有成就嗎？」

師父：「都很好，都有善根，只要放下，都有成就。」

◆對大學生開示

一道教學生：「我學佛多年，對於一般經典，雖略有涉獵，總覺得多數學佛之人開口閉口說『了生死』，而經典中釋迦佛並未指示吾人了生死。」

師父：「我不知你看了那些經書，我也不問你看些什麼經，如果說佛經裡沒有講『了生脫死』的話，那是你看經不求解悟，應該重新去閱經，會發現每一部佛經都是要眾生了生脫

死。」

有人又問：「老和尚是當今禪宗泰斗，道教也有打坐的功夫，我過去雖然在道教中學習了許多有關氣功打坐，對於佛教禪宗所指『明心見性』總無法領悟其中的究竟，請問如何才能明心見性？」

師父：「我不是什麼禪宗泰斗，我只是一个苦行者，我十多歲吃素，出家學佛，在深山中苦修多年，只不過是普通凡夫，學

佛要達明心見性，最重要的是放下一切，你今天既學道，又想學佛修禪，則永遠沒有見性成佛的可能。因為你執著道教來學佛，這是我執太重，所以不能明心見性，尤其是你腳踏兩條船，那更是危險萬分。」

此生又問：「我認為道教的打坐靜功可以強身，有了強壯的身體，才能有更多的時間來學佛，所以才雙管齊下，以求加速其效果。」

師父：「這點你又錯了，學佛的人首先要有忘我和喜捨的精神，所謂了生脫死，就是這個意義，眾生無始以來，輪轉於六道生死中，若執著身我，終難了脫生死、死生之道。你既愛惜自身，為自身之強壯而學佛，連小乘亦難入，何況大乘？大乘以捨身為菩薩之行持，更何況你又在道、釋中尋找、徘徊，實無一可成之處，非正道之為。」

◆傳海師：「修行要怎樣
非居士。」

修？請師父開示。」

美國人說：「師父，您好，

師父：「我不會修行，我只
您老還很好。」

會苦行，只知用苦功，古時祖師
師父說：「人似一棵樹，久
只教我們用苦功。佛不是用學
了就會蛀。」

的，也不是用修的，是要捨身苦
美國人又問：「坐功有分早
行，從苦行中得來。」
晚否？」

日期：民國67年3月16日

師父說：「坐功若有分早晚
就不是坐，用功不分早晚。」

王徵士及何傑生帶一位美國
美國人問：「我在用功時，
人PUNING來參訪，請問師父的事
有一個念頭來，我沒有去看它
蹟及生平。師父說：「請問林覺
或追它，只是不管它，但有注

意。」

師父說：「你還有個注意。」

美國人問：「如何才能不注意？」

師父說：「你還有一個怎樣的念頭。」

美國人說：「喔！還有一個念頭。」

王居士拿慈悲航法師照片及當來下生彌勒佛照片給師父看，並說：「慈悲彌勒佛就在我們心

中。」

師父說：「還有一個慈悲彌勒佛心也是執著。」

美國人問：「請師父教我佛知佛見及身見如何修才能成佛？」

師父說：「還有一個我在教你及你在學，仍然不是。還有一個我在如如不動，還有一個我，仍然不是。你還有一個色身，還有一個學仍不是。沒有我在做什麼，也沒有我在如如不動。」

師父問：「你在喝茶與我講話，現在喝茶這個人是誰？」

美國人答：「口渴的人在喝。」

師父說：「口渴的人是誰？」

王居士問：「這是對一般人講，還是對此美國人說？」

師父說：「不是對誰講，會悟的人就會悟，一理通萬理徹。」

美國人又問：「按金剛經之

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去修可不可以？」

師父說：「你還有一個金剛經之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還有一個我用什麼來修，還有一個我。」

美國人說：「是否應像六祖『無所住而生其心』。」

師父說：「是，但你還有一句仍然不是。」

美國人問：「聽人說，念佛證三昧，打坐能入定？」

師父說：「你是聽人講還是你。」

美國人說：「我是聽人說師父已證念佛三昧，打坐能入定。」

師父答：「你說我，我就有根據，若是別人，我就不知道。

不論大眾多少人一起念佛，自己都有個主，念到一心不亂，心定時，頓一下，大眾念佛聲會頓到地下，雖然我們沒有在地下念，但地下仍是一片佛聲，念到聲音

都整齊時，再頓一下，則聲音飄盪在半空中，好像大家都在虛空中念佛似的。所謂遍虛空都是念佛的聲音，這就是念佛三昧的情形。」

美國人說：「像這種境界能保持多久？一星期？半個月？一個月？還是半年？」

師父答道：「不論什麼時候都保持這個佛聲，無論鳥聲、車聲、雜聲都是佛聲，如果你還有分別鳥聲、車聲等，這就跑出去

了。現在有的人念佛，只是口念，心卻跑出去，這就是雜念佛、散亂念佛。」

美國人說：「您的徒弟這麼

多，有的念阿彌陀佛，有的念大明咒，有的念觀音菩薩。」轉向傳淨師問道：「師父怎麼教您呢？」

傳淨師答：「師父教我們念阿彌陀佛。」

師父說：「你的功夫還不錯，有研究一點禪功，你問我，

我才講這些禪功，不然平常大家來，我都教他們念佛。」美

國人說：「我與師父心印心。」

師父說：「你還有一個心、一個印，還有一個心印心，仍還有我，心在那裡呢？你們三人來，你們問我，我還有跟你們講，你們回去，我也沒有，沒有你在跟我講什麼。」

美國人說：「您是大徹大悟的大善知識。」

師父答：「那是你在講，我沒在做什麼。」

美國人說：「師父您是一個大開悟的好師父。」

師父答：「那是你在講，我不感覺。」

美國人說：「我在美國未到台灣前，以為師父入定是呆呆板板，但見面後，始知您是辯才無礙，活活躍躍的好師父。」

我與廣欽老和尚的因緣

林覺非

承天禪寺飛來塔

丙戌（民國卅五年）端午節後，余由原籍福建永春來泉（泉州府現為晉江縣）訪同學王君，告作渡台之遊，得王君贊許，並謂伊有帆船一艘，專駛泉台，惜船於日前出海，汝暫住我處，俟船回來搭往可也，余於是留住候

船。

余素嗜山水，喜遊訪名勝古蹟，次晨即遊承天寺，該寺位於泉州城中，略偏東門，為泉城三大叢林（承天、開元、崇福）歷史最古之梵剎。

由南大街走承天寺，即抵寺前山門，壁上有「月台倒影」四大字，內有數大石龜，經四天王殿，由青石甬道，過放生池橋，可直達大雄寶殿外之平台，在甬道旁，有兩石塔對峙，高寬（高

丈許、寬僅數尺）模形均同。所異者，一塔潔淨如洗，可謂一塵不染，聞蒼蠅停息塔上，均尾朝天，絕不頭部向上。另一塔則滿堆鳥糞，髒穢不堪。

據傳：寺中前有一僧，專事苦工，素鮮言笑，一日忽傳京城詔至（朝代未詳）謂帝夢太后囑請福建泉州承天寺得道高僧，晉京為伊超度事。

寺中當即遴選一班僧儀修德俱優者應詔前往，臨行時該苦工

僧突上前請求同往，諸僧曰：「汝不諳佛事，何得同去？」苦工僧曰：「我雖不諳佛事，然可助汝等肩挑行李。」諸僧因感其平時勤謹操勞，不計苦累，遂許同行。

抵京至午門外，帝宣眾僧入朝，諸僧皆入，獨苦工僧竚立不動，帝問何故不入？曰：「地下有佛，弗敢妄跨而過也！」帝強欲之入，苦工僧則俯身以頭頂地，兩足朝天，翻筋斗而進。

帝奇之，命掘地，得金剛經一部。至是帝知太后欲請得道高僧者，即此人也。遂虔誠親為厚待，帝請示超薦時應備諸事，曰：「除諸僧按照超薦儀式舉行外，可另搭一台，上供香案，中插太后魂幡。」

在法事中，苦工僧突率帝登台，舉幡三搖，而誦偈曰：「我本不來，是汝偏愛，一念不生，超生天界。」帝立見太后現於雲端，向僧拜謝，冉冉上昇。

法事畢，諸僧辭歸，帝獨留苦工僧，並親自侍遊於御花園及京都諸名勝。一日行經一石塔旁，僧忽止步凝視石塔。

帝問：「師愛此塔乎？朕當命工拆下運送師處。」僧曰：「陛下如肯相送，衲自取回。」

言罷以袖一拂，塔竟收藏袖中，遂即向帝合十辭謝而去，帝命人追送，已無蹤影。回抵承天寺，諸僧尚在途中。

諸僧抵寺後，其中有人識謂

苦工僧曰：「汝既超度太后，帝當厚賜於汝，可否分沾大眾？」

苦工僧曰：「有之，第恐大家拿不動耳。」即從袖中倒出此塔，豎於甬道旁，故名「飛來塔」。後人雇工重建同樣一塔與對。不久該苦工僧即離去。

又一傳：福建漳州南山寺，有一龍褲祖師者，其行蹟與上述同，唯偕帝遊時，祖師輒注視帝之龍袍，帝問：「師愛此袍否？」師即拈褲笑曰：「褲破

矣！」帝隨脫龍袍，命工改製師褲奉送，師穿褲辭歸，故得名「龍褲祖師」。是否龍褲祖師即係承天寺之苦工僧，未得詳查，弗敢妄斷。

初見廣師宿緣深

大雄寶殿正面有二門，中門上懸一豎匾，兩邊雕龍，中有「勅賜承天禪寺」等金字。左邊大門內，即師趺坐處也，右邊大門內，有一老僧專司大殿香燭。

余見師垂目趺坐，忽憶古小說中，常有禪師之稱，惟迄未見過坐禪真相，今見師坐，內心頓生無限歡喜與崇敬，有甚於突獲至寶之感。然不敢妄加驚動，只得在旁靜候。

嗣有一小沙彌從內呼師名，告以奉庫頭師命分錢與師，略談數語即去。余乘機向師鞠躬一禮（時尚不懂合十）向前請示。

師問：「汝何方人？來此何事？」余將原籍居處及暫住友處

候舟渡台事詳告，師聞及此止問而云：「汝鮮來此，寺中地方甚廣，可到各殿參觀。」

余當即進入大殿，略為一轉，回視師又靜坐矣！然余對師之心向，如受不可言喻之吸力所吸引，全部遊興均集中於師身上，似有半步不肯與離者。

旋又一僧與師談話，余得再次近師，時師似有厭煩，即謂：「汝既是永春來者，寺中有一老僧，是汝鄰縣（德化）秀才，汝

是讀書人，我帶汝進去見他，也可聆他談談佛法，增長智慧。」言罷立即下座，帶余入內。

至客堂，為余簡介於老秀才僧（老秀才俗姓賴，家甚富有，兒孫滿堂，出家已二十餘年，其弟亦一飽學之士，與余有數面之交），稍敘寒暄，師已回大殿。

時老秀才已近古稀之齡，談笑間，滿口只剩一、二長牙，曾出寺中所印之金剛經、彌陀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等法寶相贈，

並概為宣說。余心不在焉，唯唯聆受略與坐談，即與辭離，並將物也）。

經請回。出至大殿，又至師側，伺機糾纏，然師惟勉為應付而已，至日午，余始離寺。

次晨又至承天寺，師仍坐大殿左門，見余至，笑顏相迎，情況迥異昨日。師大開話匣，告余

午後再遊開元寺（泉城最大

曰：

寶剎），重瞻東西塔（在開元寺左右分列兩旁，東西對峙，塔高據泉州府誌載為二十一丈餘，以青石砌成，分八面五層，每層每面正中均雕有不同佛像一尊，塔尖相傳為七寶銅所製，落日斜照，尚金光燦爛，誠一偉大建築物也）。

「汝欲去台，可也！亦須汝去，惟汝去後，要與我來信。台灣佛教受日本神教影響，已是僧俗不分，我與台灣有緣，將渡台建道場度眾生，以我此身，為修佛範，以挽佛教狂瀾，重歸正

軌，此乃吾願，汝須謹記。汝抵台後，尚有一段苦嘗，恐汝不堪忍受。」

余答：「台灣如我當去，萬苦莫辭，自願樂受。」

師嘆曰：「汝宿業深重，非經苦磨，無由消除，汝既願受，儘可前往，古云：『有苦自有甜』，望汝遇極苦時，莫退初衷。」

余答：「絕無退悔！」即決意拜師，師亦喜諾，謂確有師徒

之緣。然其時余唯知一心恭謹，以師禮待師而已，全然不知求皈依之法。

偕師共遊碧霄岩

從此，除回友處寢食外，餘均隨侍師側，夜必亥後始歸。經旬日，師忽談及在山苦修事，余好奇念生，問師修處途徑，師云：「汝欲去乎？明早吾與汝同往。」

翌晨，天將拂曉，余即至

寺，師已先下座，候於殿外平台矣！頭戴草笠，背一地水火風之布袋，手拄一杖即出寺。

出泉州北門，經小街，兩旁店舖老少均喊：「廣欽師！您又上山耶！」

師曰：「吾帶客遊耳，不住山也！」街上眾人皆云：「此位伏虎和尚，離開此地，實為可惜。」

行數十步，師欲跣足上山，余亦隨之脫鞋，由師寄放一理髮

店內，師再至一小舖，買麵與青菜，為余準備午餐，置於布袋內，不讓余帶。

如是出北門，拾級登上清源山（泉州府後山），先至彌陀岩，再轉碧霄岩，岩在半山右，岩右有一正豎石壁，高可丈許，外掛一大石，中空成一小洞，洞內寬約五尺，高六、七尺，兩邊各成天然小門，均可通行，惟左門稍寬（約三尺），最高處，余進入時適可直行。右門寬

僅尺許，高則不滿四尺，出入要俯身始過。洞中有尺許見方之破

大窗，室內空無一物，亦僅一破舊方板椅耳，師嘆告余曰：

舊板椅，四週略可通人，此即師面壁十二年（民國二十三年癸酉四十二歲至三十四年己酉五十四歲）之處所也。洞外餘地不大，有師手植果樹及花數棵。

「吾將下山時，有一齋姑，要求進住於此，待吾下山，她卻不肯住下去，任令荒廢，出家人不堪茹苦，可惜！可憐！」

碧霄岩聞為前人所建，早成廢墟，師在洞中入定數月，遠近馳聞，後一歸僑上山謁師，始捐資重建。岩只一進，佔地不滿十坪，石牆瓦頂，左右兩門，中一

再順右邊石級登數十步，至瑞藏岩，師告：「此岩原為吾法師父宏仁老人念佛之所，老人升西，岩亦空矣！」再往上登至一小廟（係雜神廟），住有廟祝一人，師即取出麵菜，請其代余作

餐。師則自袋中取出水果為餐。

餐後略事休息，即從山右尋路歸，經一仙洞，內供仙像一尊，已久缺香煙。再下有齋堂兩所，相距不遠，堂中齋姑皆以布巾包頭，在園地耕作，堂內僅一、二老齋姑留守作炊。該齋堂係承天寺之派下，老齋姑與師熟，乃入內喝茶，時日已西斜，諸齋姑適於園中收工回來準備晚課，師亦辭謝下山。

至平地，順遊泉州府之城隍

廟，廟後一院，為泉城士紳葉青眼老先生所創辦之養老院，前弘一大師來泉時，即駐錫於此（後弘一大師圓寂於泉，其骨灰現供於承天寺功德堂，骨灰盒約七、八立方寸，裹以黃綾，外書弘一法師靈骨）。時天色已晚，匆匆轉道北門，取穿寄鞋，即回承天寺。

颱風助結師徒緣

余因久候友船未回，急於去

台，自向船行（即船公司）購票，六月十七日，船行通知晚間九點上船。

余向師辭行，臨別時，師曰：「如未去時，可再來談。」余聞師語，知話中有話，自思此次恐難成行，然船行既已通知，亦只好上船，一試究竟。

午夜十一時，船由南門外新橋碼頭解纜，慢慢由泉州灣出港，是夜月如明鏡，碧天無雲。船中除七、八船工外，乘客共

三十六人，均入艙睡，惟余一人獨坐於桅杆下之艀板上，藉月光開閱經本（由承天寺請出）。

翌晨，天將拂曉，船甫出港口，船頭兩年輕船工，於船邊抽出竹竿，往港中一插，告船後把舵老者：「一丈二」再一插曰：「八尺矣！」時船底忽有

響聲，如遇觸物，船身右傾，已潮退擱淺矣。船員急跳下持棍抵住傾船。天明後，乘客紛紛跳下沙灘，小孩竟得於沙灘上挖捕

螺蚌。十時許，潮見漲，老舵工命作飯飽餐，準備十二時掛帆出海。

正午，大帆業已掛上，老舵工翹首細察天氣，忽喊：「台灣有颱風，今天不能出海矣！」即命收帆，重駛入港。回至一鎮

（惠安秀塗）暫息，至三時許，老舵工又謂：「風候恐能延至數日，為應乘客之便，船須駛回泉州。」晚七時許，船仍駛回原處。

余下船後，即直奔承天寺告師，師已站立於殿外平台上，見余至，哈哈笑謂余曰：「我知汝將再回，你我師徒緣尚未結，何可行也！」師即擇次日（六月十九日）於大殿後之觀音殿為余皈依。

十九日晨，余虔備香燭果品，供陳觀世音菩薩像前，師教禮佛已，即為余說三皈依，完成皈依儀禮（皈依者，余為第三人）。事畢，余問：「弟子去台

心切，不知何時成行？」

二十一日晨船抵港口，舵工

師曰：「風可息矣！二十

靠岸至其家（海濱）再裝貨品，

晚當得上船，二十一日出海，
二十二日即可抵台。」

正午十二時懸帆出海，是日風平
浪靜，烈日高張，舟行海上，一

二十日午後，果得船行通知
當晚上船。七時許，余向師辭
行，師再三叮囑：「汝須來信聯
絡！」余答：「謹遵師命。」臨
行師連囑「順風」數句，余拜謝

起一伏，朝台順航。至夜余仍坐
桅下閱經，月色朗照，水天相
連，偶感宇宙之寬大，此舟之渺
小，而傷旅途之茫茫，人生之幻
幻。

出寺，滿心歡喜，知此次定可赴
台矣！深夜十一時開船，月光皎
潔，余則獨坐舥板上閱經。

二十二日初曉，台灣已隱約
可見。午前十時，已抵中部公司
寮（海線龍港站）矣。老舵工曠

曰：「我家數代公司舵，航行泉台，如獲順風二十四小時可到，最速者，亦需二十三小時，於我一生航海中只得數次而已。獨此次航行二十二小時，誠然出人意料之外，亦聞所未聞也！」余感佛力之無邊，師恩之加被，對師之崇敬益篤。

上岸後，即搭北上火車，直抵台北，住家叔寓，即修書稟師，不數日獲師回諭，師仍在承天。余旋即參加台省國民學校國

語教師考試，錄取後，經兩週講習，被派嘉義民族國校服務，余又作稟，師覆將往廈門南普陀寺。

冬間，連奉兩函均未獲覆。卅六年（丁亥）春，余轉職台北鐵路黨部，再去函稟師，亦未奉覆。四月間，忽奉師諭，決欲來台，尚缺旅費，余即急匯船資。

師於是年農曆五月十五日下午安抵基隆登陸。師到台後廣度無邊眾生事，在此無庸多贅。念

師恩未報，寢食難安，敢將承師
攜度之一段因緣，謹紀為念。

我與廣欽菩薩的

一段因緣

周宣德

盡形壽九十五年，念佛度眾
從未斷，而今捨報，往生極樂淨
土，咸盼慈航倒駕，再續前緣！
舉世讚頌的高僧廣欽老和尚，不
食人間煙火，夜不倒單，一心念
佛，數十年如一日，由此而得神
通妙用，度化了無數眾生。他與
我因緣很深，所知他的事蹟也不

少，現因講話時間限制，只能選出三個實例和他在修為上的六項提綱，來證明他是乘願再來的菩薩！

一、超度亡靈，保寺安寧

民國二十九年，我住台北萬華昆明街台糖宿舍，時常到附近的法華寺禮佛，與寺裡的齋姑認識。她說她原來是該寺信眾代表，自日人住持回國以後，就將該寺給她負責接管。她邀我每星

期天去參加法會並為信眾講經，共進午齋。

她說那寺內晚間無人敢住宿，因為深夜有鬼自動打開房門、窗戶，並且開關電燈……，種種擾亂動作，使人身心悚然，夜不成眠。每天在傍晚七時日落後，大家必須離寺另住別處。我聽到這些話，總覺得鬼怪為禍應設法對治，心中不免悒悒。

有一天午後，我忽然遇到一位身材不高的老和尚路過西寧南

路，慢步向南走，距離法華寺不遠，就趨前向他合十為禮，請問尊號，他回答說：「廣欽。」又問他住在何處，他說：「沒有一定。」

我看他步伐輕飄，目光炯炯，似有道行，就勸他一同進入法華寺休息。他到寺內首先禮佛，然後走到佛龕左側向西的地板上，跏趺而坐。當時齋姑亟欲為他準備晚餐，他說：「我不吃飯，只吃水果。」於是我就跑出

寺外買了一些香蕉，放在他座前一張小桌上，任他自取進用。

到了天近黃昏時，我暗示齋姑們大家離寺，留他過夜，且看他如何應付鬼道來擾。

第二天早晨我們去法華寺，廣公老和尚用手指殿前右側一客房說：「那兒有兩個日本鬼，你們去翻開榻榻米，取出屍骨，讓我給他們超度。」果然如他所說，齋姑們找到了兩具骷髏，老和尚叫齋姑把它放進寺前焚化冥

紙錢的爐裡燃燒掉，他口中一面念佛號，又像是念往生咒，之後便回大殿裡說：「已經超度過了。」但當晚齋姑們仍不敢住進寺內。

第三天早晨老和尚仍坐原處，又說右側後面寮房還有一個鬼，囑令如前掀開榻榻米，又發現了一體骸，送入化紙爐，老和尚念佛持咒後說道：「他也走了！」

第四天早晨，我又去法華

寺，齋姑告訴我：「師父叫我們今晚可以來寺內方丈寮安住。」從此齋姑就放心地邀同數位信徒大膽地住進寺內，果然無事，一切清淨了。於是我告訴齋姑說：「你們應當拜請他為本寺住持，留他常住，確保安寧。」

我在每天下班後幾乎每晚都到法華寺，請教他修行的經過，知道他在泉州山洞駐錫之初，以至來台經過等種種奇蹟，想已有很多人知道，將有寫作，這裡就

不再贅言了。他這生雖沒有讀很多經典，只是經由苦行念佛而開悟，當因多生修持，才能具足這種神通！

二、晝夜念佛，一心不亂

我在親近他的初期，總覺得他沒有多研佛典怎能有此神通？屢次請教他修行的方法。他總是回答說：

「你只要淨念佛號，久後達到一心不亂，自然會有感應。」

但是我沒聽到他口出聲音，總覺莫測高深。

所以我就在一個週末假期的晚上，特地到寺拜見他老人家，他正在佛殿中間日本式的一個矮圓桌上，盤腿而坐。我就在他旁邊不遠的椅子上坐下來，在黑夜中撥開電燈，專心侍候他，每隔一小時或四、五十分鐘，就輕步走向他的座側，細聲向他問道：

「你在做什麼？」

他答：「念佛！」

又問他：「念那尊佛？」

他答：「阿彌陀佛！」

如此七、八次都是如是問，

如是答。我一夜沒睡，直熬到第

二天早上，我再問他：「您老總

說是念佛，可是沒有口動出聲，

究竟怎樣念法？」

他說：「念佛重在『心

念』、『專精』且晝夜不間斷、

不雜亂；但是你們能口念、耳

聽、心想就是下手功夫，慢慢自

然就會做到不分晝夜，一心念佛

不亂。由於念佛得定而發慧，必有成就。」

三、預示信眾，各安其業

我的一位皈依師父智光老和

尚，遇到一位東吳大學李杏邨教

授到華嚴蓮社，向他提出佛學與

心理學的問題，師父不與多說，

只寫了一張名片介紹他來我家談

話。在我和他討論後，知道他頗

有善根，就介紹他去請教廣公老

和尚。他一見面，就被廣公的道

行攝化，而自動地皈依三寶。

他本來已經與美國夏威夷大學商訂好了合同，將聘為教授，而且該校美籍系主任不久將來台接見他，而面送聘書。所以就向老和尚問：「我去美國會成功嗎？」

他答：「這時不行。」

又數日後，一位中興大學農學院湯之屏教授，也經智公老和尚介紹來和我討論佛法。據他說，家計困難，煩惱很多，急求

解決經濟問題，佛教有何辦法？

我也介紹他去見廣公和尚。

湯兄見到和尚問道：「我有很多煩惱，怎樣解決？」

老和尚說：「你可出國多賺點錢，生活就安定了。」

此後李、湯二位教授，相約來到我家，李兄先說他已有出國的把握，師父說「不行」，而湯兄說我並沒有出國計畫，他卻說「可以」，都認為和尚的話很難令人相信。

我回答說：「廣公有預知他人未來事情的神通。我建議湯兄不妨去試試尋找出國的機緣，而李兄且看系主任來台接見後的結果。」

時隔不到一個多月的光景，李兄在系主任的接見後，系主任僅說要回檀島與校長商量後才能寄發聘書，從此沒有消息。而湯兄則回校查閱加拿大農業雜誌，巧見招聘農技人才的廣告，湯兄隨即去函申請，果然溫哥華農場

的聘書連同他們全家的機票一併寄台，而去就業，從此他們家庭生活大為改善。

四、修為六大提綱

這些只是預知他人未來的事而已，此外，還有許多的事蹟，在此不能盡述。但依我由觀察而歸納他的修為，可簡列為六項提綱：

- 一、心想意念阿彌陀佛。
- 一一、開口說話必利於人。

三、舉止行動無不在定慧中。

四、持戒嚴謹遠超凡夫。

五、視名利為空無。

六、度眾咸令解縛。

從以上這些事實可以證知他

是乘願再來的菩薩呵！

我接到台北慧炬同仁長途電

話說：「廣公菩薩宣稱今年二月八日將緣盡離此世間，經大眾再三懇留，才慈允延遲五天，於二月十三日午後，果然在妙通寺

大雄寶殿中，由大眾圍繞齊聲念佛聲中而坐化了，世壽高達九十有五。眾議並將於三月六日荼毘。」我聽到這一消息，不禁為眾生福薄痛失導師而惋惜、悲泣！

恰巧這兒，正逢到二月

二十三日美國洛城蒙市法印寺舉行週日念佛會，住持印海大法師囑咐我主講，我就便在這兒向諸位簡單地報告，也祝願廣公菩薩暫住常寂光土，親近阿彌陀佛，

然後再來這個濁染世間，淨化眾生身心，同登安養，共成佛道。

廣公上人與 宣化長老對話錄

編者按：民國六十三年農曆

正月十四日，宣化長老來承天禪寺拜訪廣公上人。對話錄中的老和尚係指廣公上人，大法師係指宣化長老。）

老和尚問：坐是什麼意思？

大法師答：無意思！

老和尚問：無意思，是不是

像一塊石頭？

大法師答：有意思也是石 薩。

頭，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故無意思，無智亦無得！

老和尚說：執著才是菩薩。

老和尚說：不顧惜身體！

大法師說：一切皆是幻化，所行無事。

大法師說：因為無人、我、眾生、壽者等相，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所以我見如來，如來無所來，亦無所去，故不可去。

老和尚問：但是說者是誰？

老和尚說：吃飽，心不願！

大法師說：說者是說者那個人，吃飯是吃飯那個人！

老和尚說：吃不飽，因沒

吃；吃一定要吃飽！

的，但是我們還有肉體。

老和尚問：貪者是那個人？

大法師說：不執著即是菩

大法師說：貪者是貪那個
人，貪者也是佛！

說：你們不用口問，只用眼睛看
看就知道！

老和尚說：說者有理！

大法師說：不用眼看亦可知

大法師說：如無理者，我在
美國，美國人不會服從我！

道，我在美國尚未來此的時候，
早就知道，你是老修行家！

（問答到此時候，度輪大法
師就對其美籍弟子們指導）

老和尚說：不是！不是！我
時常感覺這件假殼子仍是不自

大法師對門徒道：你們有什
在。

麼問題可請教老和尚吧！

大法師說：自在不自在總是

門徒點頭答：我們想不出什
不管他！

麼問題可請教！

老和尚說：不管他也會痛

老和尚即時向美國門徒們

苦！

大法師說：應無所住而生其
心！你要顧身體！

老和尚說：要顧也顧不來
啊！

大法師說：不顧也得顧！

老和尚說：無所住！

大法師說：顧也是無所住！

廣欽老和尚訪問記

——民國64年7月1日海潮音

章克範

名山禪窟禮謁高僧

又一次禮謁了素所崇仰的清
淨僧——台北縣土城鄉清源山上
承天禪寺中的廣欽老和尚。

這位現年八四高齡的老僧，
曾以禪定功夫，不食煙火，只吃
水果，故有「果子和尚」之雅

號。如今，為了接引遠來的香客、遊客、洋客和滿懷狐疑意存問難的閒客，方便開示之餘，也會偶而啜上幾口薄薄的麥片湯。

他的精神好極，眸子清明，聽覺聰穎，步履安詳，氣韻生動，比往昔任何一次所見都好。他說已經三年未下山，但也不準備講經。

安坐在地藏殿中不求聞達的廣欽長老，他的盛名，卻默默地正在韓國、美國、歐洲迅速傳

佈，也在國內年輕的學子群中傳佈，因為他告訴他們：「佛法並未衰微，人心確在衰微。」

向來不問俗事只談修持的高僧，這次卻意外地以非常親切的笑容來歡迎我們，並破例地與我們大談僧事，使我們受寵若驚，猛然想起，這不是他一生行持的寫照嗎？對！這真是他吐屬平凡寓意深切的箴言！

山花含笑鳥語迎人

三月九日清早，天色灰濛濛的，雖無雨意，也不見得會放晴，是個乍暖還寒的星期日，本想在家沏杯好茶，讀些佛經，忽然記起昨晚曾與任教三軍大學的

丁肇強居士有約，要去土城承天禪寺瞻禮廣欽老和尚，遂匆匆用過早點，向車站絕塵而去。

到了公路西站，黑壓壓一片人潮，去登山的、郊遊的、賞花的、釣魚的，擠得水洩不通，好不容易在人叢中找到他，竟是西裝

畢挺，披掛齊全，如赴盛宴模樣，原來他是初度晉謁，堅持一定恭敬誠信，不但事先沐浴，換著新裝，也不雜飲食，拒進早點，使我慚愧不如。

登上公車，居然那麼湊巧，不但天氣回暖，太陽也張著笑靨，從厚厚的雲層裡鑽出來了。

車到土城，徒步登山，山道幽靜，鳥語迎人，花吐清香，樹發新綠，使人俗慮頓消。

到了半山亭，每隔數十公

尺，路旁就有一塊信眾捐建的石碑，碑上刻著佛、菩薩的聖號，朝山的男女，已絡繹於途，各懷虔誠，徐步向前，使我想起三、四十年前參禮古剎的境況，頗有幾分相似，所不同的只是此山開闢未久，少了幾棵合圍的古松，松濤清響無從領受罷了！

進入禪寺，山花含笑，林木蒼翠，高僧住處，畢竟又有一番風光。先在大雄寶殿禮過佛，驀直向地藏殿行去，安坐在門口的

老和尚，老遠就向我們招呼，慈祥親切，如迎遠歸遊子，其發自內心的愉悅，為歷來所僅見。

古佛風範不可忘記

他把我們讓進殿左的沙發椅上坐定，愉快地為我們說開示，從山居的近況說到弘法利生的規範，整整為我們說了一個小時。

他說：「近年來經常有韓國、美國以及歐洲的學人或僧侶上山來參究佛法，他們既懷著誠

心，也懷著疑心，經過簡單的說明，莫不皆大歡喜，輕鬆愉快地回去。還有國內年輕的大、中學生們、老師們，信佛的虔誠，見解的深刻，也令人歡喜，這都是值得欣慰的事。他們無論用語言或文字，直接或間接去宣揚佛法，對社會都會發生良好的影響。」

敘過家常，話鋒一轉，他就對現在的僧團有了感觸。他說：「社會環境在變，僧團的環境也

在變。從前我們在叢林裡的作法和現在的出家人的作法就大有差別。從前的出家人比較重視佛法，成天在行、住、坐、臥中辦道，現在為環境所迫而出家的人多，因此，為自己的利益而奔忙的人也多，真正為佛法弘布而盡心的人就少了。」

接著，他就說明理由。他說：「佛法是出世間法，與世法畢竟有別，過去佛的風範猶在，我們不可忘記。遺憾的是現在的

出家眾不自覺地將政治也帶到佛法中來，以觀光、出售佛的雕像、塑像、畫像來弘揚佛法，這樣向工商業社會看齊的做法，就戒律來說是有抵觸的，就是『不如法』。」

戒律主要戒自己

於是，他以叢林規矩來作證，加強他的論點。他說：「叢林規矩，不論你是學禪、學淨，還是學天台、學法相，都講老實

修行。現在大家多為生活忙，修行只是應應景而已。難道會看經、會穿袈裟就成了僧寶？也有人拿起筆來能夠寫寫，也歸不到佛法這一邊去，說起來也是遺憾！」

他又感喟地指出：「從前的叢林，以救濟災荒與施捨窮困來與社會結緣，消滅苦難；今天台灣各道場的做法恰恰相反，大家儘在比賽誰個的齋飯做得好，以拉攏社會上有錢和有地位的人，

這樣成天在聲色貨利裡打轉，與佛法的距離就遠了！」

談到僧眾與居士之間的關係，老和尚謙稱僧團做得太少，沒有產生領導作用。他舉了兩個

例：第一個說法師們沒有切實地去和居士們說明佛教的佛、菩薩與道教的神祇有什麼不同，到了今天，無論在城市或鄉村，土地公、城隍爺、文昌帝君、關公、媽祖、趙公明、呂純陽等，與佛菩薩供在一起的寺廟還多的是，

實在不應該。

其次說到戒律，出家人也未深究。他說：「戒律主要在自己，不是光教人做，自己不做。」

佛法未衰興衰由心

講到這裡，他才鄭重地將國內外許多人問過他的這個重大問題的 answer 說出來：「佛法並未衰微，人心確在衰微！」

他接著說明：「因為人心

衰，所以社會風氣亂，道德水準墮落，佛法自然不興了。無世間法就無佛法，要佛法興盛，就應該在人心上做工夫。」

於是，他莊重地念出三句人皆知性的老話：「人身難得！佛法難聞！中國難生！」但是這三句話從他口中說出來，就有千鈞之力，震得我們在座人的耳膜都嗡嗡作響！

接著，他為這三句話打個淺近的譬喻來作解釋。他說：「現

在的讀書人，作興到國外去留學，特別是到美國和歐洲去。這些西方國家，就是不重視倫理道德，只講求科學技術，儘管技術學好了，還是皮毛，做人的道理沒有學，縱然一個個都得了博士學位回來，於國家、於社會，嚴格說起來，並無多大用處！」

夢在六道不出娑婆

老和尚甚至將世界的禍亂與紛擾，也歸咎到西方人的無知上

去。

他說：「他們（指西方人）

以物質文明點綴了花花世界，卻又以不能明禮尚義而使世界發生動亂，引生災難！」因此，他說：

「西方人不容易了解『人身難得』這句話的道理，自然對『眾生（水陸四生胎卵濕化，九類蠢動，一切含靈）皆有佛性』更無從體會了。我們的身體會壞，佛性卻不會壞；眾生雖有佛

性，卻天天在做夢，連吃三餐還是在做夢。夢在六道輪迴，不出娑婆。要出娑婆，就須有緣得聞佛法，並照著它的道理去做。」

他說：「社會並不是照佛法組織起來的，但是娑婆世界嚮往佛法。因此，獻身佛法的出家人，不可自己被社會染污，應該以自己的行願去淨化社會。出家人是為捨名利而出家，現在竟也有人在為名利而明爭暗鬥，真得失出家人的本分！不從苦入道，

不忍辱精進，竟跟社會上的人一樣去搞派系，試問：這樣怎麼成了人天師表?!」

為佛法而捨命的道理，因此入道很難！」

由苦入道行願相繼

一陣感嘆的話說過，他又把話題轉到過去佛、菩薩的修持上來。他說：「過去的佛、菩薩都是苦修的，有的修幾生，有的修幾多劫，生活淡泊，不妄造作，所以能開悟，了生死。現在的人多不想吃苦，也不相信佛、菩薩

他說：「過去的佛、菩薩，各各願力不同，如阿彌陀佛有四十八願，藥師佛有十二大願……，修行人應該效法佛、菩薩，每人至少發一個願，永持勿失，直到成佛而後已。但這是弘法度眾的願，圓證佛果的願，不是要你把廟子蓋得大一點，住得舒服一點，如果這樣發願，真是太可憐了！」

他慈悲地指出：「現在的世間上，的確有這樣的出家人，他們只圖把自己的廟子建得大，自己的信徒聚得多，好在人前稱能！他不許信徒敬信別家寺廟的佛，只信他廟內的佛，只許信他一人，也不許信徒尊敬其他的出家人。像這般貢高我慢妄自尊大的人，還不是在名利圈圈中打滾，同平常的在家人一樣，在苦惱中過日子?!」

上山的信眾與遊客越來越

多，有的憩在殿內，有的站在殿外，老和尚看他們一雙雙帶有祈求的眼光，知道還有許多問題待理，纔以堅定的語氣作結論：「佛法未衰，而是人衰！」接著，以鼓舞和嘉許的神情告訴大家：

「在家居士近年來在護法上的成就頗能盡力，但是，還要精進，不可滿足。只要真心學佛，不問在家出家，都可成佛。」

叢林修持不在言說

廣欽老和尚的談話，如江河傾瀉，開口以後，就插不上嘴，只有道一師的口譯，不斷傳述。真奇怪，往常聽開示，多半靠譯人，這回忽然耳根靈光起來，幾乎可聽到七成左右，句句發自肺腑，切中時弊，令人感激莫名。

但是他到底未曾談到宗門的修法，而這正是年輕的學佛人想知道的，於是我以恭敬懇切之

心，請他說一說「時下修禪，是禪、淨、雙修最為逗機？」

他說：「禪非關色相，非關話頭（參話頭是參佛），不在講說，不在弄神，只求入定，能定就有禪。近百年來，學禪人多從念佛打基礎，這確是一條路，但並不是只有這一條路，因此我不勸大家也走這一條路。」

禮謝出來，到齋堂用過午膳，就與丁兄折往後山的日月洞去，這是當年廣欽老和尚的住

處，現在傳良法師在那兒安單，修持平實，接眾謙和，是一個難得的龍象。

回程路上，想起寺內清淡的齋供，大眾安和的行止，高僧悠然的慈顏，山野寧靜的幽風，誰說我們國內沒有禪呢?!

無處不自在的

水果法師

四月九日下午一時，一行人又從台北出發，約經個把鐘頭，車行到土城鄉，轉爬彎曲的山路，汽車一檔的吼聲，聲嘶力竭得令人聽了真想下來步行。一個大彎後眼前一亮，承天寺已遙遙在望，大家開始指指點點，談論著自己來過此地的歷史。

到了寺前，只見一大片新墾

的黃泥地，原來是承天寺正重建中，在山邊上臨時搭的鐵皮屋裡，供奉著二尊佛，二條長凳，幾張藤椅，佈置簡單而清爽。

屋裡大藤椅上，一位老法師雙手合抱，意態安詳地坐在那裡，看到我們進來，面露微笑，點了點頭，令人頗覺親切，他就是人人稱道的水果師——廣欽老法師。

大家到佛前禮座後，他要大家自己找椅子坐下。藍老師首先

說道：「我們是佛光山中國佛敎研究院研究部的學生，今天特來參訪，請師父給我們開示。」

「我覺得一個新出家的人，應修一段苦行，也就是要粗衣淡飯、勤勞作務，不管是揀柴火、挑水、種菜、煮飯等，你都要做，多做苦工，智慧就易開。一個初入門的人，要把心安住，最好的辦法是一心念阿彌陀佛。」

老法師指著他的弟子並且說：「我平時教他們也是一心念

南無阿彌陀佛。」

依嚴法師問道：「請問法師，修苦行是指做什麼事情，才算修苦行呢？」

老法師答道：「一切都不計較，日常生活中不起分別心，就是修苦行。」大家覺得老法師答得很特別。

慧根師接著問：「請問老法師，對研究教理有何看法？」

答：「沒有什麼看法，我覺得很自然，你們以研究教理弘

法，我以修行弘法，一樣嘛！」

從智法師問：「請問老法師，你過去修行、閉關，遇到不順利的時候，你如何對付？」

答：「要有信心——在自心深處要有一依止。」

又問：「閉關時，在吃的方面，是否要愈吃愈少呢？」

答：「不是的，要順其自然，也就是要正常。要無所掛礙，要無我才是閉關，如有『我』、『吃多少』的觀念，那

就不是修行，而是執著了。」

又問：「我閉關時，有時是

不想吃，所以不吃。」

以，執意不吃，身體會虛弱下來。」

答：「故意不吃，火氣會上

升，不能修行，不想吃的念頭起

想剛剛講過的話，忽然慧智師開腔。

來了，那還是執著，不想吃，是有一個你不想吃。」

問：「聽說老法師是吃水果度日……」

又問：「有時不吃，反而覺

話未說完法師就答說：「現

得很輕鬆安適？」

在沒有吃水果，在民國卅六年

答：「那只能輕鬆幾天，是

（時法師五十五歲），我從大陸

暫時的現象。因為我們還未到一

來到台灣，在山中修行，就從

心不亂、一念不起的境界，所

五十五歲開始到八十四歲，這中

間都是吃水果，現在是方便，吃素食。」

又問：「請問法師為何會動念頭要吃水果呢？」

答：「因為在山上沒有東西吃，當然只有吃水果。」大家聽了哄堂大笑，他的答話，完全出乎意料，「我不是故意要去吃水果，有時沒有水果，喝水也是過了一天。」

從智法師問：「聽說老法師當初是在山上迷路途，找不到東

西吃，才吃水果的？」

答：「對的，山上沒東西吃，又沒有天人來供養，只好找野果子來充飢。」

慧淨師問：「光吃水果，身體能否支持得住？」

答：「支持不住也要撐，有水果吃就不錯了，那裡還想得到支持得住或支持不住。」老法師做了一個表情引得大家又是哄然大笑。

藍老師問：「您是否還每天

坐禪？」

答：「我方便，現在每一項都有喔！包括吃飽睡覺，睡好了在竹椅上坐坐，想睡就睡、想吃就吃，無處不自在！」法師讓人覺得風趣、親切！

慧嵩師問：「打坐要從何學起？」

答：「從觀自在學起。」又是一個特別的答覆。

又問：「您是否走禪宗路子？」

答：「不是，我偏淨土，念南無阿彌陀佛。」

慧明師問：「請問老法師，念佛有何竅門？」

答：「無有一竅，但看己心。有的人不會念佛，要壽命長，求壽命長有何用？只是多一些時間去造業。會念佛的人，心與佛同，多一年壽命，就多一年的無量壽佛。」

慧根師問：「弘揚佛法，在現在這個時代，應以何種方式較

為中肯？」

答：「唉！剛剛講過了，你們是以讀書弘法，我是以念佛弘法，都須要。」

從智法師問：「聽說這裡要重建大殿？」

答：「信徒們發心要建，就給他們建，我沒有掛礙，我不會高興，也不會嫌煩。」沈默了一會兒。

有人問：「開始打坐時，妄念很多，如何對治？」

答：「妄念多，就是業障。」

去妄念，念佛較易。另外俗緣要少，也很重要。」

藍老師問：「有一種人信外道，但做人很好，請問他將來會到那一界？」

答：「這是你們的分別心，我的看法是看每一個人都一樣，每一種宗教都有它某種程度的好處，都對社會有某種程度的利益。這不是你好、我不好的問題，而是層次上的問題。」

接著老法師反問：「度眾生如何度？」這突來的一問，大家在心中來不及想好答案。他乃自

代答：

「這個『度眾生』真不容易，我們把慈悲心發出去，他要肯接受，才會受我們度，他不接受，就無法度，所以一切要自自然然的，要他看到我們歡喜。度眾生要隨緣而化、慈悲為懷，度眾生是順其自然的，所以這個『緣』就很重要了。」

慧智師問：「請問老法師對了生死的看法？」

答：「了生死？喔！那談何容易！不過，了生死有比較容易的辦法，就是念佛啊，但不要以為念佛容易！一念疏忽，就會想睡的（昏沈）。」

有人問：「如念佛念到想睡時，怎麼辦？」

答：「想睡就睡呀！」

蔡月秀問：「有的人念佛要了生死，但有的菩薩要乘願再

來，您對這二種人的看法有何不同？」

答：「我的想法是，各人的願力不同。我請問：你們讀書是否有一樣的願呢？」老法師很靈巧地回答了這個問題。

藍老師問：「修行到某種程度以後，對於往生西方是否能夠自己知道？」

答：「只有到臨死時才知。人人都可成佛，只是業感不同，故有早晚不同，人身難得，要努

力修行。地獄、畜生，都是自己要去，成佛作祖也是自己作的。要成佛，一定要經過人這一大劫，要把握機會，好好修行。」

依廣師問：「念佛號是否也是執著？」

答：「執持名號不是執著，因執持佛號，可得正念。如有一點散心或名利之心，那就是執著。」

又問：「一直要念佛，一直

要念，是不是執著？」

答：「這也不是執著，是精進。」

慧明師問：「有人說，念佛會著魔，請問這是為什麼？」

答：「這是你有此念頭，才會著魔，你心不專，才會著魔。」

常殷法師問：「念佛如有散亂心，怎麼辦？」

答：「唯一的辦法就是繼續念，把全付精神投擲到六個字裡

去，就對了。」

藍老師問：「您對帶業往生是如何看法？」

答：「帶業不能往生，經典中之『帶業往生』不是一般人想的那樣，你有願心要往生極樂世界，臨終時，如業力大於念力那還是不能往生，但會因你的願力而轉為人身，再繼續念，如此轉了幾轉，一直念到你的念力大於業力，就能往生。」

依恆法師問：「如轉生時，

生在一個基督教的家裡，那不是就不念佛了？」

答：「不會的，時候到了，

他的願力會促使他念佛。有願力的種子，即可促使他念佛。」

蔡月秀同學問：「有人很有修行，但臨終時，還要遭病或意外，您對這個問題有何看法，是否為定業難轉？」

答：「可以說是『定業難轉』，也可以看作是『乘願還業』。」

「有人會說，他那麼有修行，難道不能以修行之力克服業力嗎？」

「我可以說，就是有修行，才會遇此苦難挫折，這正是他修行的功德，使事情在這一次就解決了。」

老法師強調要一心念佛。

宏意法師問：「在阿彌陀經上，有『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之句，為何您說只專心持佛號即可呢？」

答：「只要『具足信心』，那福德因緣就一切具足了，現在的問題是你的信心，到底是什麼樣的信心了。是相信的信心？是每日三、五萬聲佛號的信心？是將全付生命投注下去的信心？是一心不亂、一念不起的信心？……你自己具備了那種信心？你自己應該知道，是否福德因緣具足了？」

點不太一樣。從他風趣的談吐、無礙的辯才上，可以見到一位高僧的風範，不但增長了我們的見識，更激勵了我們的信心。

離開了承天寺，大家都有一個感覺，老法師和一般傳說的有

廣欽老和尚的

「念佛三昧」

雲林

經、及若干小乘英譯佛典都曾涉獵，並有在錫蘭斯里蘭卡某處習定一年多的經驗，是一個受現代高等教育的西方佛教青年。

九年前，朱博士有個美國好萊塢的朋友金博士（Doctor King），到台灣來請教南老師有關佛法方面的問題。

這位金博士年紀輕輕，卅來歲，基督教家庭出身，學的是音樂，對佛法特別有興趣，鈴木大拙等各家的禪學著作、大般若

他在台期間也隨眾聽南老師講課，由朱博士當場傳譯，由於語言的隔閡，對於所講內容的吸收頗感吃力。

後來他要求朱博士有空帶他去參訪台灣地區的有道之士，朱博士當時很忙，抽不了身，便找上了我，要我帶著這位到處尋師

訪道的老外，到外面去走走玩玩。我說我也不曉得那個是有道之士，幫不上忙啊！後來經不了再三的請託，推辭不掉，只好勉強應命。

我說，那看誰呢？朱博士說隨便，再問金博士的意見，他說他喜歡修禪的和尚，在家出家二者都想見識見識。這下我可傻了眼，誰又知道誰會禪呢？

我問他：「你在西方基督教家庭長大，怎麼也喜歡搞這一套

啊？」

他笑笑說：「我不知道，大概前生我喜歡玩這個吧！」

我說：「你們美國人也講前生？」

他理直氣壯地答道：「怎麼不講啊！」大家就這樣聊了聊，彼此有了認識。

隔天，本來我想帶他去拜謁印順老法師，但以在嘉義太遠而作罷，最後乃決定先去找在武昌街擺書攤的詩人周夢蝶，再上土

街擺書攤的詩人周夢蝶，再上土

城承天寺參訪廣欽老和尚。

出一份。

結果金博士與詩人見面後，可說對機也可說不對機，彼此並沒有什麼話講，三人站在人潮川流不息的明星咖啡店前廊下，默然以對，不到半小時，便告辭走了。

金博士與我轉搭公路局車往土城，下車後，改僱計程車上

上了山，到了大殿，看見老和尚坐在殿中一處的蓮花墊上，我有一個老習慣，看了和尚喜歡拜，走到老和尚座前，恭恭敬敬地拜了下去，想不到這個年輕的老外也緊跟著我趴地一聲拜了下去，老和尚只是坐在那兒，不作一聲。

山，原先講好他出計程車費，我說我也坐了，我出一半吧！他說，那剛才公路局的車費他也要

後來老和尚移到窗邊的舊藤椅上去坐，我們跟了過去，他周圍的幾個尼師也圍攏過來，準備

要當翻譯，我說我的閩南語還馬馬虎虎懂得一點，我來翻譯好了，省得多費一道翻譯手續。

題？」

我首先跟老和尚簡單介紹了金博士的背景情況，說他這一回專程到台灣來參學佛法，我特別帶他來，師父您老人家給他開示。

看看。」

老和尚又問：「你有什麼問題？」

「沒有什麼問題，我只是來看看。」

老和尚再問：「佛法中你喜歡什麼呢？」

「禪宗。」金博士答。

老和尚聽完話便問金博士：

「淨土也很好嘛！淨土也是禪。」

「你幾歲？」

停了一會兒，大家沒講話，

我以最快的速度作傳譯，

旁邊的尼師端來幾杯茶，我跟金博士各接過一杯飲用。

「卅五歲。」金博士答。

這時老和尚抓到了題目，又問：「你手中拿著什麼東西？」

「茶。」

老和尚接著要金博士不要猶豫，馬上回答他能喝茶的是什麼？

金博士如法答：「渴啊！」

我回稟老和尚說：「口乾啦！」

「不對！不對！」老和尚當頭不客氣地猛下一棒，弄得金博士很不好意思，回不了話。大家

想想能喝的怎麼會是「渴」呢？

老和尚看金博士不講話，便安慰他說：「普通到我這兒來，我都讓人念阿彌陀佛，什麼也不談。這次你來以前，我莫知你來，你走了，我也莫知你到那裡去，現在你喝茶，我便問你喝茶。能喝茶的並不是渴，渴只是一種現象。」

說完，老和尚又將同樣的話重覆了一遍，並說：「我聽雲居士說，你在錫蘭下過功夫，我現

在只是跟你開開玩笑而已。」

得。」

停了一下，金博士開了口，

金博士一聽，精神來了，說

問說：他曾看佛學書籍中提到有個「念佛三昧」，到底有沒有這回事？老和尚是否得過這種境界？

他喜歡聽。我趕快從旁翻譯道：「他請師父開示啦！」

老和尚這下又說：「你來以前，我莫知你來，你走了，我也莫知你到那裡去，現在你問我問題，我憑我的記憶回答你。我在五十幾年前，有一次情況我認為是念佛三昧，你以為怎樣我不曉

老和尚說：「五十幾年前，

我在福州鼓山時，有一次隨眾在大殿行香念佛，大家隨著木魚聲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我手結定印，邊走邊念，突然我那麼一頓。……」

老和尚的話我逐句翻來，到了「那麼一頓」這裡，我頭大

了，勉強譯成「Once suddenly a stop」。老和尚馬上對著我說：

「你不要翻錯啊！不是『停止』哦。」這時金博士看了老和尚「那麼一頓」的身勢與手勢，表示他懂得老和尚的意思，而我也覺得我的翻譯有誤，慚愧莫名。

老和尚接著表示，當時「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的佛號，先在大殿地面盤繞，然後再冉冉地迴旋上升起來，老和尚講到此處，邊作緩緩

盤旋手勢，同時念佛，聲音深沉而渾厚。他說當時沒有什麼寺廟建築和其他人事物的感覺，只有源源不斷的念佛聲，由下至上一直繞轉，盡虛空、遍法界盡是彌陀聖號。

我問老和尚：「此時師父行不行香？」

老和尚說，那時他也不曉得行不行香，也不曉得定在那裡，光是「南無阿彌陀佛」而已，最後維那引磬一敲，功課圓滿，大

眾各歸寮房，他還是一樣「南無阿彌陀佛」下去，二六時中，行住坐臥，上殿過堂，完全融於南無阿彌陀佛佛號聲中，鳥語花香，如此有二個月之久。

老和尚笑著說：「那真的很爽快！不過這只是我記憶中的體會，是不是念佛三昧，我給你作個參考，我覺得是個念佛三昧，你認為是不是那是你的事情了。」

老和尚這麼不見外地坦誠相

見，以個人實際的修持經驗為來者解惑，金博士聽了似乎大感受用，法喜充滿，高興得不得了。

這時圍侍在旁邊的尼師們怕老和尚累了，一直要他休息，我想這回上山已有收穫，沒有白跑，便起身告退，沒想到我沒拜，這位獲嘗法味的老外又趴地對老和尚恭恭敬敬地拜了下去。

我們出了殿外，由於時間還早，便在周圍的欄杆邊徘徊了一下，欣賞承天寺的翠綠山景。

我告訴金博士說，對面有個日月洞，聽說老和尚早前剛來台灣時，曾在洞裡閉關，他可以從大殿這邊一躍飛到那邊，不知是

看到幾個尼師站在大殿門口，很關切地望著這邊，想是怕老和尚走遠了，又有老和尚的吩咐，即便過來。

真是假。我們兩人正這麼閒扯時，不經意一回頭，老和尚竟跟在後面走了過來。

我一時興來，便提起老和尚有關他飛越兩山間的傳聞。

我趕快叫說：「師父，您怎麼跑出來了！」

老和尚答說：「莫啦！莫啦！不要亂講。」

老和尚一臉笑得好開心說：

我又轉頭告訴金博士：「你

「玩玩，玩玩嘛！」

那時老和尚已很少出門，我

今天的緣很好，老和尚平時很少出來。」又跟老和尚說：「我看師父是中意他。」

老和尚笑著說：「莫啦！莫啦！跟你們玩玩，玩玩。」

大家如此站在一起，不再講話，我告訴金博士，這時正好一起念佛，便自個念了起來，金博士沒念，老和尚在旁邊看看我，又看看他，大約有二分鐘的樣子，我看也差不多了，便再跟老和尚告辭，老和尚又送了我們幾步路，被我勸止回去。

下山時，我們的計程車沿著曲折的山路蜿蜒而行，柔和的陽

光在林間山邊閃耀，我感覺整個身心非常暢快，金博士轉過頭來問我原本的中國文化是否也講三昧呢？我沒有什麼學問，隨便以破爛的英語拾了論語中「君子無終食（日）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及「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的記載給他參考，他一聽大為興奮，說：「這應該就是一種三昧吧！」我笑笑說：「這是個大問題，我可就不知道了。」

廣欽老和尚雲水記

宗昂

一、初見廣老，再見挖寶

民國六十五年，第一次見到廣欽老和尚，當時老人家沒別的開示，只教我們好好念佛。同去的政大東方文化社同學，都覺得

非常失望，傳說中老和尚是一位傳奇人物，可是見面竟覺平淡無

奇。大家以為大老遠跑來，但這麼一句話打發，未免大失所望。

同學中有一位素以博學多聞自居者說：「一字不識的老和尚，能開示什麼嘛！」無知的我們，在心裡上也認為——沒錯，就像有眼的向沒眼的問路，當然問不出個所以然來！於是，乘興而來，敗興而歸。

翌年，參加懺雲法師在台北念佛團打佛七，懺公非常敬重老和尚，於佛七圓滿後，浩浩蕩蕩

七、八十人，上土城承天寺拜訪老和尚。

當時，承天寺建築簡陋，只有幾棟寮房，沒有現在這麼輝煌壯麗。在老和尚的丈室，裡裡外外擠滿了老老少少，有專程來請益的，有好奇湊熱鬧的，有登山路過的。

老和尚一語不發地坐在禪椅上，俟懺雲法師進來，引領大眾行過大禮後，大家就地坐定。懺師與老和尚請安後，整個丈室就

靜默下來。

老和尚顯得精神愉悅，似乎非常高興。見大家默默無語，老和尚面對大眾說：「你們打佛七挖寶，既然挖到寶，應該奉獻出來；來，道一句。」

聽老和尚這麼一說，大家你看我，我看看你，就像是說，挖到寶的不是我，你們有那位挖到的？趕快拿出來，否則真沒面子！經過一陣眼目傳神後，平日談天說地、講經說法頭頭是道的

我們，誰也拈不出一偈半偈來。

歲孩子也說得。」

當大家面面相覷，默然無語，壓得有點坐立難安時，忽然一聲「南無阿彌陀佛」從一位比丘尼口中迸出來。大家猛然回

接著，又恢復寧靜死寂的狀況，只見老和尚目光炯炯，似乎在探尋，到底誰把寶藏起來不肯示人，到底是誰？

頭，將注意力投射到這位中年比丘尼身上，看看是何方神聖作此獅吼！瞬即將注意力又回到老和尚身上，想由老和尚這裡覓個消息！

「來！道一句，道一句。」老和尚似是身經百戰的老將，兵臨城下，在那兒叫陣。大家在老和尚凜冽眼光與堅決有力的鞭策聲下，噤若寒蟬，連呼吸都覺緊

只見老和尚搖搖頭，指著前面一位小孩子說：「這句，連三

張。這才令我覺察到——這不是書生論戰，而是真刀實槍上陣，

沒有真功夫真本事是上不了戰場的。

有位坐在前面的比丘，大概是被老和尚盯得渾身不自在，他搖動一下身子，揣摩一下，然後壓寶似地擠出一偈：「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老和尚表情淡然，轉過來面對這位比丘說：「我們關起門來說話，你不要以為這件衣服（指著自己身上所穿的出家衣服）可

以隨便穿的，要真正穿得起這件衣服可不是容易的！」

接著又是一陣寂靜，老和尚見大家拿不出像樣的貨色示人，一緩咄咄逼人的眼光，和顏悅色地說：

「古人打佛七，要在剋期取證，若是到時候拿不出東西來，那不變成『打佛吃』了麼？（即打著念佛的招牌吃飯）」停一口氣，老和尚又說：

「打佛七，想挖寶，這是

貪。來我這裡，又想挖點什麼走，這也是貪。」

老和尚話未說完，底下有兩個人在那兒交頭接耳，意思是說：「我們挖不到寶，老和尚要我們把寶奉獻出來，老和尚自己有寶，還要我們的，這不也是雙重的貪心嗎？」

此話剛說完，老和尚似知若不知的，接著說：「若是聽懂我所說的，擺在眼前的，他就拿得到；若是聽不懂的、不識貨的，

就是雙手捧到跟前，他也得不到。」

老和尚此話未完，忽然有一位年輕人問道：「老和尚，您有念珠嗎？」

老和尚回說：「沒有！」

他見老和尚身上真的沒念珠，這齣戲演不下去了，側見懺公手上拿著一串小念珠，正在那兒念著，於是箭頭指向懺雲法師問道：「這位法師，您有念珠嗎？」

「有！」懺公堅決有力地回

默無語。

答。

年輕人老大不客氣地說：

「請您把念珠給我！」

兩位法師出廣長舌，一個由空入有，一個由有轉空，配合無間，真令人讚歎！

懺公回說：「我在念的不能

二、衆生有病，法師亦病

給你，我要給你的，你不能丟掉。」

大概是民國六十七年，聽說

「念珠拿來！」年輕人手伸得直直地說道。

老和尚法體違和，有意撒手西歸，寺裡大眾非常難過，特地請

話猶在耳邊，老和尚忽然指著年輕人說：「你現在念的就是！」年輕人頓息驕傲之氣，默

名醫上山為老和尚把脈，老和尚不願勞師動眾，經過寺眾一再懇求，勉強答應讓醫生診斷。

醫生畢恭畢敬地把脈後，臉上表情奇特，把了一次又一次，只見其仔細在那兒，似乎在細聽，又似在沈思；最後他說，老和尚脈搏與常人迥然不同，可是卻查不出什麼病。

老和尚笑著，指著在地下胡跪的徒眾，向醫生說：「他們都有病，順便給他們看看！」大家表情訝異地看老和尚，然後排遣那份凝重的憂心笑了出來。這似乎應了淨名經中，維摩

居士所言：「眾生有病，我亦有病！」據寺裡法師說：「老和尚曾經說過，他老人家往生，當示現病相，娑婆世界太苦，怎堪蹉跎！」老和尚慈悲，連走時也要為眾生上一課。

風聞老和尚生病，上山請安、慰問的人絡繹不絕；懺雲法師及四眾弟子，也急忙上山「請佛住世」。

當我們見到老和尚時，只見他老一會兒咳嗽，一會兒吐，又

不見吐出什麼東西來，有時又咳得一句話要分作好幾次講，而且身體隨著咳嗽，前後搖擺得很厲害。

看到他老人家如此，大家心

裡都有一些不忍。懺公及大眾一齊懇切地請老和尚慈悲，應以苦難眾生為念，多住世幾年；老和尚說他作不了主，他這個身軀如破舊的瓦房，即便勉強維持，颱風一來也是經不起考驗的，不如早點走，換個鋼筋水泥之身再

來，才可大弘法化。

大家極力勸說，老和尚這一去一來，前後至少要二十年，這二十年人天沒有眼目，眾生失去依怙，還請老人家多留幾年。

老和尚說他丹田無力，說話有氣無聲，無法應眾生所需，勉強留住也沒意思。

大眾又說：「老和尚住世，只要靜靜地坐著，無形中即可增長大家信心。」就這樣你一句、我一句，最後午齋時間到了，老

和尚依然說他作不了主。

懺雲法師持午，於是決定在承天寺為老和尚舉辦「消災延壽藥師佛七」，為老人家暖壽，遂匆匆趕往齋堂。

大家懷著沉重不安的心情，正在齋堂用餐，沒多久，一位比丘尼很興奮地跑了進來，在懺公面前，迫不急待地說：

「懺公慈悲，老和尚答應不走了；還得請懺公來打佛七，不過老和尚說最好打阿彌陀七。」

大家聽到這些話，都高興開

朗起來，管它藥師七、彌陀七，只要老和尚想留，打什麼佛七都可以，頓時胃口大開，一掃方才鬱鬱不安的心緒，有的等不及，上樓看老和尚，只見他老人家悠遊自在地在室外散步，這是懺公在承天寺打佛七的因緣，也是本人親近老和尚，探知老和尚生平的因緣。

三、清貧如洗，坎珂行旅

廣欽老和尚生於清光緒十八年（西元一八九二年）陰曆十月二十六日。原是福建漳州惠安人，本姓吳，家裡赤貧如洗。

三、四歲時，家裡為老大娶妻沒銀兩，將師賣到晉江泉州李氏人家。李家務農，在山坡上種些水果維生，日子勉強過得去。養父母由於膝下猶虛，待他如同己生。

師幼時體弱多病，養父母憂心如焚，為保平安，依當時習

俗，在養母娘家附近觀音亭許願，將師送與觀音菩薩當契子。此舉，為師與佛菩薩種下深緣厚願；而師亦本宿慧根，養母茹素，於七歲時，亦自願素食，不曾動搖。

一九〇〇年，師九歲，不幸，養母別世；過二年，養父也跟著走了。短短的時間，由於無常的摧折，師頓失依怙，舉目無親，幼弱無力，孤零零的一個人，不知如何歸趣？

俟養父母喪事辦妥，遠門親戚遂為師安排到南洋謀生。先在店裡為人掃地、煮飯，做雜役傭工維持生活。年紀稍長，身體漸強，力氣較足，轉而與人結隊上山墾林伐木，雖然辛苦，賺錢較多，也較自由。

一日，大家照往昔時間散工，正準備搭乘「輕便推車」下山；師不知怎的，一直覺得這班車不安全，他直覺地警惕同事不要搭乘，大家急於回家，只當他

是胡言亂語。沒料到，這部推車果然出事，翻落山谷，人皆以為奇。

師雖在山上做苦力，依然我食我素；此事過後，同事都半開玩笑地勸他：「你既然如此堅定地吃素，又能料事如神，何不回泉州老家修道去！」

他們雖是戲言，可是，師卻如夢初醒，想起養父母正當壯年，說死就死，以後自己遲早要走上這條路，何必繞著圈子走路

呢？於是束裝返鄉，決志出離。

四、弱冠出家，一心苦行

西元一九一一年，師二十

歲，於泉州晉江城內承天禪寺剃度出家。

承天禪寺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帝王殿宇，傳說該寺建於明英宗正統年間（西元一四三六一—一四四九年），距今約五百多年，占地十八萬坪。

當時，有位勤王野心勃勃，

見該址風水優越，地基廣大，妄圖依止風水成就帝王九五之業。可是殿中缺水，必須於一夜之間鑿井百口，否則帝業難成。

勤王於是選擇良辰吉日，鳩工鑿井；一口一口拼命直鑿，只見水如泉湧，王心中暗喜，沒料到井成九十九口，群雞驚啼，晨曦抖露。勤王急得冷汗直流，只因一井未成，帝王之業瞬成泡影。驚歎之餘，自知福德不足，遂將帝殿奉為禪林，命名為承天

禪寺。

我們若有機緣到泉州承天禪寺參訪，可見直寫的寺名，上方加有「勅賜」二字，字旁刻有龍紋襯托，中間寫底「承天禪寺」

格外醒目。我們無法從寺匾門額證實傳言真偽，但是，由此事可知該寺確實源遠流長，傳說頗富神秘色彩，而寺裡亦多古蹟。

該寺石鋪的古道旁，矗立兩塔，其一為傳說神奇的「飛來塔」，另一則與之高低相若形體

劃一對峙而立。雖然表面看似相同，可是飛來塔常年清淨，一塵不染，另一則鳥糞滿柱，飛塵粉飾，不忍卒睹。進香者每每佇思良久，思不出所以然來。

凡此古蹟共有八處，另有「月台倒影」、「石龜食米」、「獅子吐煙」、「石梅花香」、「一塵不染」、「龍王井」、「鸚哥吐霧」等奇觀活景，為世人所樂道，而這些傳聞，越傳越遠，越傳越神奇，至今，只堪懷

古幽思，已無從查證。

而不為傳說佳話所變者，唯是寺內宏偉之建築，寺內有禪堂、念佛堂、法堂、祖堂、客堂，寬敞軒偉，計有六大幢房，大殿可容千人，寺裡常住六百多人，儼然一叢林古剎。

師未上承天寺出家之前，自以為福淺德薄，出家之後未成道之前，若廣受十方供養，恐償還無期，道業難成。因此，當師決志出家後，亦隨即在家裡學著減

衣縮食少眠，為進入空門鋪路。及至能夠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不依床鋪止息，方肯祝髮為僧。

出家後專志苦修，食人所不食，為人所不為。承天禪寺以「佛喜轉瑞，廣傳道法」八字傳承法脈，當時承天禪寺住持為「轉」字輩的轉塵上人，而師則拜在苦行僧瑞舫法師座下，由此亦可知師心志所在。

瑞舫法師苦行過苛，不幸英年早逝；師雖拜在瑞公座下，而

實際教化廣師的任務，完全落在轉塵上人肩上。轉公知師根基深，將來必為法門龍象，因此，鞭策甚緊，時時耳提面命。

某日，大家出坡工作；近午，收工返寺時，正聞午齋雲板價響；由於叢林人多，供眾不易，平日省吃儉用，湯湯水水，沒有滋養，加上出坡賣力，眾人都餓得發暈，顧不得把工具收拾好，紛紛擠往齋堂。

師本亦想趕往齋堂，可是為

轉塵上人叫住，命其將所有工具歸位；當時，師也餓得四肢發軟，兩眼無力，一邊收拾，心裡邊一直不是滋味，心想：幹這麼粗的活，吃這麼差的飯菜，又受此奚落，何苦來哉！瞋心一起，不管它三七二十一，和尚不幹了，信步朝山門外走去。

沒有多遠，又自忖道：我不是決志苦修，專為了生死而出離嗎？今獨為一點苦差事鬧意氣，豈不有違初願嗎？經自己下一轉

語，忽覺志氣昂然，一時倦怠、饑餓、不滿，全部拋卻九霄雲外。遂至轉塵上人跟前覆命，轉公允其隨眾入齋堂，並叮嚀一句：「吃人不吃，做人不做，以後你就知！」自此以後，師更刻苦自勵，不敢興退卻之念。

師由於自小不曾受過教育，大字認不得幾個，既不能講經，又不善敲打唱念，經常為人所不恥，自己也覺苦惱。心想：雖然少吃少睡少穿，可是仍然無法上

報常住下化眾生。於是，決意植福報恩，每天為大眾盛飯，等大家吃飽，然後將掉落於桌上地下的飯粒收拾起來，也不重新洗過、蒸過，就吃將起來。

若有遠來大德高僧，則為倒茶水、送洗臉水、遞毛巾、拖鞋、放洗澡水，或搬磚運瓦、砍柴、煮飯、灑掃、洗刷……，舉凡一切粗活賤役，極力承擔，從無怨言。

五、常坐不臥，念佛得證

師執賤役修福十餘載，後被委派為香燈，每天早起晚睡，負責清理大殿，以香、花、燈、燭供佛，並打板醒眾共修等工作。

某次，師睡過頭，慢了五分鐘敲板，心想：六百人同修，每人錯過五分，一共怠慢了三千分，此因果如何承擔得起？遂於大殿門口跪著，一一與大眾師懺悔。

師責任心重，罪己甚嚴，自此以後，每天於佛前打坐，不敢怠慢。由於警戒心重，一夜驚醒五六次，就在驚警戒慎之中，醒醒睡睡之間，師自然而然打下「不倒單」的基礎。

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師已進入中年，卻仍未曾受具足戒；師自弱冠出家至今已二十二年矣！其所以遲遲不肯受比丘戒，承擔如來家業者，實恐上欺佛祖，下瞞眾生，外負師友

親恩，內負己靈。及至，於鼓山寺精進佛七中，得證念佛三昧，方許頂戴如來，前往興化龍山寺受具足戒，得自在雲遊身。

一般人只知道是參臨濟禪開悟，不知師實是於念佛先得力而後參禪。師於鼓山寺佛七中所見，只能從一外國參訪者與師的對話中，得知一一。

師謙謹樸素地答覆這位遠地參訪的異國同道說：「當時，在念念念佛聲中，忽然之間，身心

皆寂，如入他鄉異國，睜眼所見，鳥語、花香、風吹草動，一切語默動靜，無非在念佛、念法、念僧。此種景況綿延三個月未曾中斷。」

佛說阿彌陀經有云：「復次，舍利弗，彼國常有種種奇妙雜色之鳥，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是諸眾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其音演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其土

眾生，聞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

證，句句實言，於念佛大法能深信乎！

又言：「舍利弗，彼佛國土，微風吹動，諸寶行樹，及寶羅網，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種樂，同時俱作，聞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

由是經典所宣，與師所見對照，佛陀慈悲，師父慈悲，雖然是輕描淡寫，可是於我輩凡夫確是如雷貫耳，轟隆價響，誰也無法裝聾作啞，佛陀所言，師父所

師經此證驗後，決志潛修，為得自在之身，遂於轉塵上人應允與叮嚀下，前往興化受戒。師受戒歸來後，即積極準備入山苦修，轉塵上人知其功夫紮實，龍象初具，遂允其上山獨修。

上山時，師只攜帶四套簡單換洗衣物，五百錢米（約十多斤米），即滿懷希望邁向承天寺後山——清源山，準備作一番活

埋。

六、清源潛修，誤入虎穴

清源山，在府城北面，是一座茅草叢生的野山，罕無人煙，山如積木，一山附在一山上，呈

梯田狀，漸往山後爬昇，一山比一山高。

後山高多樹，有鄉民賴砍柴為生，漸成村落，山有小路，可通往府城，村民常由後山朝清源山方向入泉州城賣柴火。

相傳，大陸古城皆以子午線為準，府城座落方位，都以正北朝正南，以示正心，提示府尹辦事亦當如府城居位，一絲不偏，公正不阿，泉州城即是依此道理建立的古城。

師破曉出門，想於清源山尋一隱蔽清幽山洞安身，及至清源山，只見一山山相疊，前山莽草遍野，漫無人煙；後山叢林密布，隱見屋宇炊爨。師曾風聞草莽之山多虎，有木之山多人，蓋

有木之山，必有飛禽所在，糞便滿地，虎怕沾身皮爛，故常避居莽山。

師想：「我居山修行，當避人煙如虎避糞；虎為紋身藏草莽，我為悟道鎖深山。」於是，顧不得人虎相遇怎麼招呼，一意只為修行覓個立命安身所在。

以師當時腳力，從破曉出發，竟至過午方至山腳下；因山壁陡峭，山路難行，只好卸下羅漢鞋，四肢攀附山壁，一步步匍

匍而上；向上爬行未遠，忽見一狀似平台小山，貼緊在另一山上，似甚隱密；及至，見一小山洞，洞寬五六尺，有兩個出口，一邊高一尺許，一邊只容半蹲始可進出，洞中有一平台，餘則蕩然。

師初上山，身心具疲，乃放下行囊，於石台上安坐。由於遠離城市喧嘩，一時身心輕安得未曾有。師於洞中稍事安頓，兩三天清靜無擾，自得其樂。

一天，師與往常一樣在洞中坐禪，忽聞一股強烈腥羶，隨風飄入，心裡正覺奇怪，隱約之中，似有一龐然大物入洞來，隨即睜眼瞧瞧，沒想到竟是一隻猛

虎，心中大驚，脫口叫出「阿彌陀佛」。

這隻猛虎，萬萬也沒料到，此乃森林之王蟄居之所，居然有此「師」吼，心裡沒有準備，猛然之間經此獅吼，竟也落荒奔逃。

猛虎於驚魂甫定後，重整旗鼓，挺胸邁步，一步步逼向洞中，並不時悶吼，怒目投向法師。

七、猛虎皈依，人猿送食

師見猛虎奔出後，稍一收心，自想：「若是我過去欠牠一命，此世還牠一命，自是因果相酬。」又想：「若不是，豈不因果果應報報永無了期嗎？」

法師心意未定，猛虎已入洞來。

師言：「阿彌陀佛，老虎莫

洞外走去，伏在洞口站起衛兵當起護法來了。

瞋！冤冤相報，終無了期；你是在地的，我是出外人，你這個地方讓與我修行，以後我成就，必當度你。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猛虎見師念念有詞，不知是

師見此狀，心想：必是龍天護法庇佑，諸佛菩薩加被，否則難逃虎口。自此，信心大增，志意更為堅定，遂默默許願，此生若不悟道，願終身埋首洞內，永不出頭。

懂還是不懂，停在那兒沒有進一步的行動；法師只顧一心念佛，靜待奇蹟出現。沒料到猛虎竟然領肯稱臣，點了點頭，溫順地向

師自降伏猛虎後，與虎朝夕相處，了無畏懼，虎亦順若家畜，乖巧而略通人語，後竟率虎妻虎子回來，於師前戲耍，大獻

虎舞；又向師頻頻點頭，似有所求，師遂為其授三皈，開示法要。

師雖處人間仙境，了無牽

掛，可是，地處荒山，又多草莽，無野菜充飢，師所攜道糧滴粒不存，而師定境日深，耽樂禪悅不喜遠走。每逢飢腸轆轆，師總低下頭來，看看肚皮，拍它兩下，然後勸慰它說：「咱們商量一下，請你稍微忍耐一陣子，我們再坐一會兒，你不必著急，

等我修好，再給你吃好的、穿好的！」就這樣，師又悠遊自在進入定中，忘卻物我，不知今夕是何年何月？

「呱嚕！呱嚕！」師雖心樂禪悅，可是卻苦於身軀不聽使喚，越叫越大聲，尤其是夜深人靜時，聲如雷鳴，再怎麼勸，它也不依你了。就像小孩子吵著要吃糖，一次哄他，兩次哄他，或許還能安撫得來，但是，太多次法不靈了，不是大吵大鬧，就是

大哭大叫，不給點吃的，絕對是得不到安寧的。

師於百般無奈下，先試著泡茶，把整個五臟廟灌得滿滿地，可是出定一看，全身由頭到腳皮膚都呈黃褐色。改喝白開水，則全身變得浮腫。一氣之下，橫心不吃不動，只管深入定中，看它如何！漸漸地，只剩一層皮包骨，接著，連呼吸都覺得困難，最後，終於一動都不能動。

至此，師始覺大事不妙。於

是，運用精神力量推動身體，經過一陣觀想，先是手掌稍有知覺，漸而能動；接著腳趾也漸漸由知覺而後能移動，身體各部門隨著恢復知覺。

然而，全身依舊無力，起初勉強可以在地上爬行，依靠洞壁移步，然後繞著坐椅緩步經行，休息一陣子，然後拖著疲憊之身出外覓食。師常常因為極力參究，久未進食，等到無法再拖下去，卻為覓食走著出去，爬著回

來。

一日，正餓得發慌，見遠處有一群猴子戲耍，只見牠們吃著一粒粒樹子，津津有味，不覺垂涎三尺，肚子更餓得受不了。

師一邊看看猴子，收回眼光，又看看自己，不覺莞爾，師想：當下的我，這付德性，與樹上的猴子，又有什麼差別呢？牠能吃，為什麼我不能吃呢？隨手由地下撿拾樹子吃將起來。

猴群見有人加入牠們的行

列，頗覺訝異，彼此交頭接耳，鼓噪起來。過一陣子，見師手上已無樹子，竟紛紛由樹上丟下新鮮樹子送與師食。師食樹子後，竟自覺目光炯炯，精神煥發。

自此，這群猴護法竟也深諳人情世故，經常摘取樹子、水果送到洞口供養法師。（屈映光老居士，為祝老和尚七十大壽，曾有一人猿送食猛虎皈依，現屆古稀仍是忘形，敬祝佛壽無量」正是寫的此段。）

雖然，吃飯問題稍獲安頓，可是人總是人，這種艱苦的日子，真是難熬。一日，師正覺心中鬱悶，忽見群鳥在空中飛翔，樹上啼鳴，似甚安然。師想：人為萬物之靈，何以不能自然生活？於是，拋棄胸中鬱鬱，決定效法飛禽，順應大自然，自在隨緣度日。

八、樹薯充飢，自然度日

後，師於地下挖出一大塊

「樹薯」，重五六斤，如獲至寶，珍惜非常；每次，師只切下一塊細嚼，剩下的又埋藏土中，把肚子騙飽了，馬上鑽入定中，下次出定，再挖它一塊，就這樣挖挖吃吃，五六斤樹薯，居然維持好幾年的飲食無缺。

據師自說：挖下一塊，剩下的部份再埋進土裡，缺口部份，過一段日子又長出小小的樹薯，因此，雖然只有五六斤重的樹薯，竟也生生不息，幫法師很大

的忙。由於久住山中，野食漸成自然，遂斷人間煙火食，成了一個十足的自然人。

某日，師正在洞中參禪，忽聞後山傳來驚叫聲，師急忙出外

探個究竟，只見三五柴伕，站在後山指著山下猛虎嚷嚷；師招呼他們：不必害怕，下來沒關係。

可是誰也不敢下來，也不再喧嘩，大家以驚訝的眼光看著法師。師才恍然，忽又莞爾：我不怕，怎教他們也不怕呢？遂轉過

來對老虎說：「你們看看，你們前世造孽，瞋心太重，生得這付凶面孔，人見人怕。去！去！」經法師這麼一說，幾隻老虎識意地跑開了。

柴伕們為趕市集，個個急急忙忙下山，也將他們所見所聞，隨著柴火傳遍了整個泉州城，「伏虎師」號，不脛自走。

自此，柴伕們經過，總會留意師父行蹤，偶或遙見，也會打個招呼。可是，有一陣子，柴伕

們因久不見師影，議論紛紛。

某位柴伋好奇，遂攀岩附枝上山，前往洞中探視，只見師閉目靜坐，狀甚安然，不敢打擾，悄悄地離開了。

過些時日，又不見師父行蹤，再拐進去瞧瞧，師依然故我，這樣幾次後，心中不免懷疑；於是跑去承天禪寺，稟告轉塵上人，轉公告以「入定」，柴伋似知不知，也就不以為奇。

可是日子一久，這群柴伋也

就甚覺納悶，雖說他們是鄉野無

識，可是，誰能相信，人可以不吃不動，坐這麼久？於是入山洞中，試與師呼叫，師無言以對，摸摸鼻孔，也沒呼吸進出，他們料定師是必死無疑。又有人往承天禪寺通報，以人死入土為安，應早料理，不可任棄荒郊。

經久通報，時逾百二十日，轉公亦自覺不對，可是又不敢遽爾斷定。於是，一方面請人上山準備柴火，為師火化。另一方

面，速與弘一大師捎信去，請他老來鑑定生死。

當時，弘一大師正在福建永春弘法，獲函，即託人來訊阻止，千萬不可魯莽從事，候其來視再作決定。

九、柴伙一炬，弘公三彈

弘一大師前來承天禪寺後，遂與轉塵上人領數人上山；弘公在洞中左觀右審，表情肅然而讚歎道：「此種定境，古來大德亦

屬少有。」遂在師前，輕輕彈指三下，眾人隨著轉公一齊步出洞外，朝後山碧霄岩漫步而去。

碧霄岩乃廣老之法師——宏仁老和尚住處。宏公與師相約於山中苦修，一在山下洞中參禪，一在山上岩中念佛。

大家來到碧霄岩，茶未泡開，師已出定，上山來與弘一大師、轉塵上人、宏仁諸師頂禮請安。

弘一大師謙謹，不肯以長輩

自居，亦與師相互回禮。

師言：「大師至此，不知有何訓誡？」

弘公言：「不敢！不敢！打擾清修，罪過！罪過！」相互寒暄幾句，弘公見事情已有個了結，遂與師言：

「這裡沒事，您還是請回去吧！」

差一點付之一炬的生命，舉世震驚的大定，就這麼簡單幾句就帶過了。弘公恐又干擾廣師修

行，遂循後山小路，繞了一圈出山去。古來大德行持，竟都如是簡樸、謙謹，而又周到。

師自從此番大定後，一路快馬加鞭，極力參究，及至證悟，前後穴居共歷十三個寒暑。一般人不要說在那麼艱辛的荒山上獨處十三年，就是在家裡萬物具備下，一個人獨自地面對自己，孤寂地呆守一個日夜，也都是非常惱人的事，何況在舉目無人的山洞中，坐上十三個春秋呢？

單就這份耐得住寂寞的能力，已非我們凡夫俗子所能想像，更甬論自內證驗那難忍能忍、難行能行的心路歷程了。

當然，法師自得其樂、法喜自在的證驗世界，也非吾人所能揣知，吾人亦無法與其同享，這是屬於法師苦修的代價。大自然的法則，本來就是平等的，在這裡失去的，必然從別處撿拾回來，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在修行上，沒有任何便宜可佔，也沒有

任何取巧詐偽處，都是步步踏實，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

師悟後，常自思惟：若不下山度眾，就如洞穴為石頭所塞，無法進出，洞裡再有怎麼了不得的東西，也無法與世人共享，最多不過自給自足，作個自了漢罷了。如此，不但辜負佛恩，亦有違初願。於是，毅然決然，搬開心中這塊大石，信步邁向苦海眾生，為作慈航明燈。此時正是民國二十四年，抗戰勝利那年，而

師已五十五歲矣！

師回承天寺後，自然引起一

陣騷動。大眾中，有以好奇眼光，面對眼前衣衫襤褸的「山頂洞人」，有以懷疑的眼光，看看才不出眾、貌不脫俗的他，如何能有出類拔萃的證悟呢？

然而，大部份的同修，都以憐憫、敬佩的眼光，付予較多的關注，看他三衣拼成一衣，還遮得東來猶露西，三餐擠成一餐，尤其有一頓沒一頓的，心中有無

限的感慨：修苦行還真不容易呢！

不管寺裡大眾以什麼眼光看待，以什麼言語相向，師仍一本忠厚謙謹的態度，和顏悅色地待人，看不出上山前、下山後究有什麼差別。師依然我行我素，白天與大眾分憂解勞，晚上大殿一坐，悠然自得，從外面永遠看不出十三年的洗刷，到底展露出什麼晶瑩的面目來！

十、白眼相向，如沐春風

師回承天禪寺不久，擺在大殿的香火錢丟了。

當監院師與香燈師傳出這個消息，舉寺嘩然。師沒回寺以前，從來沒掉過香火錢，師回來沒多久，舉寺賴以維生的香火錢居然不翼而飛，而且讓大眾直接聯想到的就是——廣師每天夜裡都在大殿裡坐禪，若說有人動手腳，第一個知道的應該就是他，

既然他沒有反應，那麼偷香火錢的人，最有可能的人選是誰呢？在大家心目中也就不言而喻了！

自此，整個寺裡上下，大家雖然都不明說，可是只要一進大殿，或碰到法師，沒有不以白眼相向的。古人說：「萬夫所指，不病而死。」

師在眾人默擯之下，一句表白說明的話也沒出口，一點不滿怨懟的心也不起。就這樣度過了一個多禮拜，大家仍然怒目相

待，師依然如沐春風。

這時候，監院師與香燈師才出來講話，揭開這段公案的謎底。原來香火錢並沒有掉，這只是監、香二師想藉此事考驗廣師，究竟在山上十二年，歷練出什麼樣的人格來！沒想到廣師居然在眾怒之下如沐春風。

經監院香燈這一表白，大眾師都自覺慚愧，這一個多禮拜，天天怒目所向的竟是一個人格完美、超然物外的道人。大家除了

生起一份愧疚不安之心外，倍生一份敬佩讚歎之意，而師卻依然故我，不為毀譽得失動容。

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端午節後，福建永春林氏至承天禪寺一遊，與師有緣，師告之曰：

「你到台灣教書，務要與我來信，台灣佛教受日本神教影響，已是僧俗不分。我與台灣有緣，將渡台興建道場，度化眾生。」

林氏當即應允，且與師相處旬日，洽談甚歡，並皈依座下，發心終身護持。

六月十七日，林氏向師辭

行，準備來台。臨別時，師言：

「如不能成行，可再來談談。」

林氏亦不知所以，別師上船後，

只覺師話中有話。

沒料到，船出海後，忽逢颱風，不能遠航。林氏下船後，即先奔告廣師。師已在殿外平台等候，見林氏至，哈哈大笑謂林氏

言：「我知道你會再回來。」

次日，林氏急於赴台，遂與

師言：「弟子去台心切，不知何

時成行？」

師言：「二十日晚上船，

二十一日出海，二十二日可抵

台。」

二十日午，果得船行通知該

晚上船。林氏又向師拜別，師再

三叮嚀，必須來信聯絡。臨行，

師並祝一路順風。後，果如師

言，一帆風順抵台。

十一、日月照洞，湧泉獻瑞

寺）。

三十九年，再開創廣照寺。

林覺非居士抵台後，即常與師聯絡；民國二十六年夏，師遂在林氏安排下，與台僧普旺法師（基隆人，後改名普觀，為基市佛教講堂住持，現已圓寂），由廈門乘英輪渡台。

四十年雕鑿「阿彌陀佛」大像，是年冬，佛身已告竣工，正將開臉，不知何因，師忽離寺，工亦告停，四十一年由粵籍李文啟老居士募資完工。

初，住新店空軍公墓下之日式空屋。

師離寺後，遂於土城成福山上，覓一天然大石洞，恢復往日

三十七年，於新店街後石壁上開鑿廣明巖（即現之廣明

隱居的生活。師所居住之山洞，高兩丈有餘，深約兩丈，寬有數丈。因洞口朝東，日月初昇，

光即入洞，師為之命名「日月洞」。

洞原無水，師住洞之日，泉忽自洞內石隙湧出，順著山草流下，師急築小池蓄之，泉清涼可口，飲之頓消暑苦。

師喜獲靈泉，遂於四十一年春，於洞前蓋木屋二間，左連廚房，中供地藏菩薩。是年，又於洞之上方搭一茅棚，有傳覺、傳波兩位弟子同住，並指派傳意法師為日月洞監院。

四十二年，師又上山頂，在大石前再搭一小茅棚自住。間有大蟒於深夜至師處，毫無懼意，師為其授三皈。有一日，山下有一鄰長諸子，偶遇大蟒，率眾持棍欲撲殺之，師於山上聽喧嘩聲，急出告諸大眾：「蟒已皈依三寶，切莫殺害。」眾聞師言，遂各散去。

師自移錫日月洞內，鮮有人知，二度大定後，方為世驚。

四十四年春，板橋女信眾在

土城半山購地供師，該山俗稱火山，原為一片竹林。師由小徑入

「清源山」，遙念師出家面壁之本源。

林內，砍竹約三尺長，再以鐵絲

五十一年再建二聖殿。

網綁成一竹筏，離地數尺，繫於生竹上，師即於上跏趺，有如史前先民生活。後即闢地搭蓋瓦房一間，供奉佛像，餘則草建茅棚。

四十五年，師回新店，至

山，承天寺監院藉稱三請於師，師不歸，遂將寺中常住積蓄按等級分發，各自散去。

四十七年底，再上土城火山。

五十二年底師回承天禪寺，

四十九年建大殿，自此始命名為「承天禪寺」，改山名為

重整舊觀，並建山門及方丈室。師自來台迄定居承天寺，前

後歷十七年，深居簡出，不欲人知，而此中所受煎熬迫害，亦不曾為外人道。末世道息，師亦自忍讓不以為異。

常有人與師建言：「這些無法無天的壞人，應該繩之以法，接受法律的制裁。」

師回說：「好人要度，壞人也要度。我們應該慚愧，自己德能不足，無法感化他們，不應以瞋恨對瞋恨。」

十二、禪淨雙修，示佛典範

師係禪淨雙修之苦行頭陀，以其一身示佛典範；除雨天外，夜露坐，數十年如一日，破曉時，只見滿山林木草叢上，皆露珠晶瑩亮麗，唯獨師坐處，約數尺直徑周圍全乾。

由於師慈悲方便，加上定慧禪功莫測，每日來山訪問者日眾。有虔誠皈依，求師開示法要者，有好奇湊熱鬧者，有自視非

凡來比試禪定功夫者，各式各樣的人物皆有，而師以一不識字老人，對答應付自如，佛法之不可思議，誠不謬也。今隨舉數例奉獻讀者：

(一)某日有某教授，自認禪定功高，一大早撞進老和尚禪堂，一語不道，自個兒坐將下來，老和尚亦默默無言以對；過了一段不短的時間，這位教授開口了：

「老和尚！您看我這是第幾

禪？」

老和尚言：「我看不出來。」

對曰：「聽說您禪定功夫很高，我已到了第四禪，您怎麼看不出來？」

老和尚答說：「我三餐吃飽沒事幹。」

然後隨手拿一團衛生紙，嘴巴動幾下子，轉過頭來問：「衛生紙在跟我講話，你聽到沒有？」

教授猶如丈二金剛摸不著頭，默默而退。

(二二) 某師來訪，與老和尚言：「我在外國時，每次遇到地震、颱風，經過我作法以後，地震、颱風都消失了。」

老和尚對言：「我什麼都沒有。」

二次來訪，某師又說：「老和尚，我現在什麼都沒有了。」

老和尚答說：「我每天吃飯、睡覺、還散步。」

禪定功夫是自然的，沒有個我在作什麼，不執有也不滯空。

人言我「有」什麼功夫，老和尚即對以「無」；人執「無」，則又以「有」對。

某師要走，向老和尚說：「請老和尚到國外來普照！」

老和尚諾曰：「你到我就到！」

某師以為老和尚要大顯神通，整裝回僑居地，不見老和尚到來，心裡覺得納悶。再次拜訪

老和尚時，即詢以：「老和尚不是說我到您就到嗎？許久怎不見您老人家到來？」

老和尚笑曰：「你來我這裡，我怎麼對待你，怎麼言說，

你不是很清楚嗎？你回去把到這裡我所說的說給他們聽，不是我到我就到嗎？」恍然大悟，默默無語。

(三三) 某日，某清修法師來訪，語老和尚言：「我修某某三昧數十年，今來台覓地修行，請

老和尚開示！」

老和尚對曰：「您修某三昧數十年，應該由您與我開示，我沒修過什麼三昧，無法與您言說。」

某法師又言：「我想閉關，大約要幾十坪地，外面弄個小花園，您老看如何？」

老和尚對曰：「我們閉關，到底是心要閉關，還是身要閉關？若是心要閉關，我們這個四大假合之身已經夠大了，若是身

要享受，五大也不夠。閉關是關六根，修心不是入地獄。」

老和尚與人對談，從不假思索，直言以對，沒有人情可攀，沒有面子可護，完全是直心道場。

十三、拜山請益，蔚爲風氣

由於慕名來者日多，老和尚經常有一段日子禁語，可是雖在禁語中，還是止不住朝山的人群。

每逢星期六或例假日，都有人沿著石階，三步一拜，朝上山去。他們或三五人，或數十人，或數百人不等，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並有身體殘缺者，然皆以十二萬分的虔誠，誦念著彌陀聖號，或地藏菩薩尊號，不論酷日、寒風、秋雨，驀直地拜下去，匍匐在地上三個多小時；上山與老和尚叩個響頭，打個招呼，或讓老和尚摸摸頭，簡單話個家常，大家都會如獲至寶，沾

沾自喜。

亦有專研佛法的出家、在家

修行？」

有問：「初出家的人應怎麼

信眾，將自己數年解不開打不破的疑慮，揀拾清楚，一齊上山與老和尚當面清點。如某師問：

「閉關時，在吃的方面，是

不論是挑水、搬磚、種菜、洗廁、劈柴、燒水……等，都要

否要愈吃愈少呢？」

答：「不是的，順其自然，

做，多做苦工，智慧就容易開顯。而初入門的人，要把心安

也就是要正常。要無所掛礙，要無我才是閉關，如有我，有吃多少的觀念，那就不是修行，而是執著。」

嗎？」

答：「一切都不計較，日常

生活中不起分別心，就是修苦行。」

又問：「閉關時，有時不想吃，所以不吃，可以嗎？」

答：「故意不吃，火氣會上升，不能修行，不想吃的念頭起來了，那還是執著，不想吃，是有一個你不想吃在。」

又問：「有時不吃，反而覺得輕安。」

答：「那只能輕鬆幾天，是暫時的現象。因為我們還沒到一

心不亂、一念不起的境界，所以，執意不吃，身體會虛弱下來。」

除了拜山、請益的人絡繹不絕於途，寺裡每逢老和尚生日、七月信徒大會、打佛七、每月陰曆初的第一個禮拜天「大悲懺」法會，也都經常擠滿了人潮，寺裡大眾，不分老少，大家為度眾忙得不亦樂乎。

某位常住自覺我執太重，一直突不破。有一天，跑到老和尚

面前，跪著懇求師父慈悲，想個辦法幫他破解。老和尚滿口答應，常住亦喜不自勝，雀躍不已。

某日，正逢法會，大眾忙得不辨東西，忽聞老和尚在大眾面前喝斥那位常住，大家亦不明所以，只覺得有些不同凡響，老和尚從來不曾喝斥常住，有事也都私下和顏相勸。

過些時，只見這位常住整裝捆包，跪在老和尚跟前，淚汪汪

準備辭行，老和尚笑著說：「你不是要我幫你破我執嗎？怎麼才下一針砭就想走了！」他如夢初醒，破涕為笑，叩首而退。

間亦有人在老和尚面前告惡狀，說是：「某某法師將寺裡的銀兩，拿到南部購地建廟，老和尚，您要留意小心！」

老和尚對曰：「喔！只在南部蓋一間，這實在太無能了，怎麼不多蓋幾間，最好到外國也能建幾間。」

謠言止於智者，老和尚對於座下的執事，有絕對的信賴，有人自歎寺裡留不住人，實應向老和尚看齊才是。

十四、人無老少，普勸念佛

老和尚八十歲左右，牙已全無，茲後即漸飲流質，夜亦進屋禪坐，十幾年來不曾下山。今年九十二，垂垂老矣，然猶硬朗如昔，精神煥發，目光炯然有神，教人不敢正視。每有人詢及師幾

十年修行證什麼境界？得什麼三昧？師只是搖頭，說是什麼功夫也無，年紀已老沒有三昧，只是老實念佛！

師常勸人念佛，每有輕慢者，師常懇切慈悲勸勉：

「念佛也不是簡單的，必得通身放下，內外各種紛擾，都要摒棄，一心清淨稱佛名號，然後才能相應。要能將一句六字洪名，念得清清楚楚，聽得明明白白，不要有一絲疑念，其他雜念

自然消除，決定會證到一心不亂。如果你們信我的話，老實念佛，行住坐臥，不離這個，甚至在夢中都能把持得住，把一句佛號謹記在心，不為六根塵境侵擾，到了這種地步，自然心不貪戀，意不顛倒，等到功夫純熟，西方極樂世界自然現前。千萬不可掉以輕心！」

又說：「你們看，螟蛉無子，每次揀選小蟲，放入黃土塊中，天天對小蟲嗡嗡價響，你們

知道，牠在說個什麼？牠在與小蟲說：你要像我！你要像我！就這樣把別人的小蟲，化成自己的子嗣，一出塊壘亦成螟蛉。我們念佛修行，當學螟蛉，專心一意，超凡入聖。每天摒絕根塵侵襲，天天念佛，念的是我要像佛！我要像佛！日後功夫成熟，當來必定成佛！」

「念佛如有散亂心，怎麼辦？」

答：「唯一的辦法就是繼續

念，把全付精神投到六字洪名就對了！」

為度眾生，極力支撐，明眼人士豈可錯過！

問：「老法師，你看帶業可以往生嗎？」

答：「帶業不能往生，古德所言『帶業往生』，不是一般人想的那樣，你有願心往生極樂世界，臨終時，若業力大於念力，那還是不能往生，但若念佛力大於業力，就能往生。」

總說一句，人無老少，師總是勸人念佛。師已入古稀之年，

廣欽老和尚如是說

守如

今年九十二歲高齡，修持了七十八年的廣欽老和尚，慈祥地盤坐在土城改建快要竣工的承天禪寺裡地藏殿的藤椅上，告訴我們，他不會禪。

四月一日上午，天下著大雨，十方月刊的同仁們，決心上承天寺去拜謁老和尚，請教他有關創建禪修道場的意見。大護法

許國正先生九點正就駕著他的車子來送我們上山，耳朵很尖的同學們立刻叫了一輛計程車隨行。

知客師傅顛法師馬上摺下正在熱鬧地舉行法會要辦的事務，把我們請到地藏殿，和老和尚作了近四十分鐘談話，我們從數年前老和尚給大家的開示：「不是佛法衰，而是人衰」談起。

他說：「人為何衰？因為不肯持戒，不在行住坐臥中用功。」忽然，他反問我們：「人

從那裡來？」看看我們沒有接腔，他只好自己回答：「胎卵濕化。」顯然，他怕我們著一副好相去聞法。

去承天寺訪謁老和尚的，更多的是香客和遊客，禪和子是很少的。因此，當你請教他學禪經過，最常見的老招式，是說他學佛從淨土入門，只會念六字洪名，也以此教人。事實上這也是他老人家的慈悲，今天的佛門，以淨土最為當機，不說淨土又說

什麼呢？

我們並不以此自餒，繼續提出有關禪修的問題。「老和尚禪淨雙修？」

他說：「我念阿彌陀佛。」

「一般說來，禪淨雙修，是否容易相應？」

「在我沒有分別。如果強調禪，還有我相，一開口就有個我。」

「假如有人要學禪，您老人家如何教法？」

「禪不是教的，各有根器。」

「德行好的人，是否容易體會到禪？」

「這個我不知道。承天寺是自自然然的，這裡住這麼多人，我沒有感覺在度他們。」

「要他們自力自度？」

「這不是用講的，一個鐘打下去，大家都聽得見的。」

精彩的開示，吸引了一大堆人，近的蹲著，遠的站著，都那

麼恭敬，肅靜無譁。老和尚是在為大家說法了，要大家「歇心安住」，老實用功。可是，我們的問題還沒開始呢！

「假如有一批年輕比丘，精進發心，希望接受一種理想的僧團教育，將來能光大佛教，老和尚有何指示？」

「有一些大法師可以辦僧教育，培植人才，我年紀大了，要做也是來生的事了。」

「有的其實只要您老人家點

化一句兩句就夠了。」

「像我坐在這裡，嘴巴講我要度眾生，如何度呢？」（有很多年輕人去看老和尚，問起他們的願望，什麼叫弘法？什麼叫利生？答非所問。）

「我們要身心變化得快，最好像您老一樣，經常打坐？」

「你現在跟我講，我才知道我在打坐。」

「僧團的修持，在山林、在都市有什麼不同？」

「起先宜在山林修，過了一段時間以後，不只在都市中，街頭都可修。」

「假如辦一個佛教教育機構，或一個禪堂，在山林好呢？還是在都市好？」

「不要說我們要做什麼，還有色相，還有執著。」

「您老人家在這裡方便說法，還不是辦教育？」

「這個承天寺也不是我的，如果是，我就成了守廟的廟公

了。」

老和尚就是不肯談教育。我們想，是他不喜歡玩弄名相，這裡現成的僧教育不就是最好的話題?!

「這裡有幾單出家眾？」

「四、五十單。」

「您老人家如何教他們用功？」

「隨他們自己用功，要修苦行，每晚有一支香共修念佛拜佛。」

「如何度日？」

「粗茶淡飯、自耕自食。」

「這是百丈清規的規矩。」

「規矩一立下，大家都要這麼做。」

「百丈清規在這裡有無補充？」

「沒有。」

「年頭不一樣了，怎麼可能都一樣呢？」

「從前出家和現在出家是不一樣了。」（意謂：綱維應是一

樣的)

「除了規矩以外，有沒有教

藏大願的？」

「您老是拜地藏菩薩，行地

他們看些經典？」

「我不知道，我懵懵懂懂。」

「有，要看經才知路頭，我

懂。」

教他們看心經。」

「有沒有教這裡的大眾都念

「還有呢？」

誦地藏經，行地藏菩薩願？」

「心經的包容很大，要自己

「各人有各人的願力。」

去體會，自己去行，到了自然明

「老和尚此生弘揚佛法，主

白。」

要的大願是什麼？」

「心經中那句話最為要

「我一天到晚坐在這裡，也

緊？」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觀自在菩薩。」

「這是大禪師的作略……」

「多大？最大也不過我的椅子那麼大。」

「同來的法師想修建禪修道場，老和尚是不能慈悲賜告一、二？」

「我自己也沒有力量。」

「有人來求，也是有緣，希望儘量滿願。」

「有，人家來求我，我都方便。」

這一趟老和尚的談話，據那裡的常隨眾說起，是近年來罕見

的。難得他有那麼好的興致，翠竹黃花，機鋒便給，還逼出了一部「心經」。不但提示了理想的禪修道場如何修建，也使大眾共預勝會，同餐法味，誰說他老人家不會禪?!

廣欽老和尚

掀起受戒熱潮

—聯合月刊第五十四期— 黃建興

該寺廟的設備不足容納大批受戒的戒子，於是改由承天禪寺的分院，即高雄縣六龜鄉寶來村的妙通寺舉辦。

台灣因限於環境因素，每年出家人口比例不是很高，援例每年只由一座寺廟舉辦傳戒，先向中國佛教會申請，再轉呈內政部同意，由各寺廟輪流舉辦。

民國七十四年底輪到台北縣

土城承天禪寺舉辦傳戒大典，而

這次妙通寺傳戒，報名的人

共約二千七百人，其中包括出眾約五百人。傳戒期間，山上擠得滿滿的，許多戒子不得已必須睡在臨時搭建的帳幕裡，每天還有一、三十輛遊覽車載滿了信眾上山參拜。

台灣光復以後，從民國

四十一年起，在關仔嶺大仙寺恢復傳戒，迄今卅四年，這次是傳戒人數最多的一次。主要原因是，這次是由德高望重的一代高僧廣欽老和尚首次傳戒，信眾們為了親近廣欽老和尚，想得到廣老傳戒，才造成這次傳戒的盛況。

九五高齡炯炯有神

廣欽老和尚現年九十五歲，是福建漳州惠安人，齒牙已全

無，頭頂隆起，而頭頂兩側卻凹成溝狀，彷彿有人掐下，眼睛呈紺青色，炯炯有神，令人不敢逼視。

廣老耳聰目明，腳步輕快，傳戒期間每日在藤椅上接受信眾頂禮膜拜，不時揮手叫人起來去「呷飯」，他自己則喝流質的東西，如牛奶、果汁等物。

上下樓梯時，廣老最不希望別人扶持，他往往會像賭氣的孩子，站在台階上睜大了眼睛瞪

人，看你敢扶不敢？等你縮手回去了，他才又飄然下階。

前往頂禮廣老的信眾當中，有的是去懺悔，見了廣老就自然淚如雨下；有的是去求加持，將念珠捧到廣老面前，讓廣老念咒加持，增加念佛的信心。

也有的信眾是去求廣老治病，或是請求開示。要治病的人帶著開水去求廣老念大悲咒，而眾所周知，大悲水在廣老的寺中無一日或缺，唯信徒仍是要求再

念一遍才算數。請求開示的信眾則往往是一些自己就可回答的問題，只是要廣老肯定而已。

信眾們在傳戒期間每天有二三十部遊覽車載了來。廣老坐在藤椅上，整天應接不暇地應付各種不同的信眾，從未稍露不耐之色，無論何時，他都是莊嚴慈悲地與大家相處，給信眾深深的感動，老遠地來，為的就是要見廣老一面。

唯一遺憾的是，廣老講話沒

有什麼聲音，但仍可辨別他的語言。每當他開示，都是言簡意賅，絕不囉嗦，而且寓意深刻。這位據傳五十五歲就已證道的老和尚，在世弘化已四十年，歲月如梭，有誰從廣老那裡得到什麼？廣老又給了大家什麼？套一句佛家語，那就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廣老有一天總是要走的，而且這一天的日子已愈來愈近了。有人擔心廣老駐世不長，但不知

有多少人擔心自己的修行不用心？

入定四月險遭火化

有關廣老苦行和靈異的傳說很多，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廣老在四十二歲時，一個人在福建清源山的石洞中苦修十三年，每天參禪打坐，曾有猛虎侵擾，但被廣老德行折服，在福建人稱「伏虎和尚」而不名。

廣老在石洞中僅靠一塊五六

斤的樹薯養生，當他打坐入定以後，什麼事也不管，出定以後才切一塊樹薯吃，他自認是「騙騙肚子」。吃飽以後再將樹薯埋到地下，又去打坐入定，等他再次出定時，樹薯又長出一塊，如此週而復始，這一塊樹薯永遠吃不完。

有一次因入定太久，約四個月之久，被上山砍柴的樵夫誤以為他往生去了！樵夫到廣老的寺廟裡通報，住持和尚就帶了弟

子，並請人準備柴火，準備將他火化。但這種事魯莽不得，住持師為慎重計，寫信請當代高僧弘一大師來鑑定生死。當時弘一大師在福建永春弘法，知道消息以後，馬上表示不可以輕舉妄動。

弘一大師到了以後，在廣老的附近觀察一番，讚嘆道：「此種定境，古來大德亦屬少有。」然後在廣老的面前輕輕地彈指三下，過了不久，廣老就出定而與大眾見面。

弘一大師見廣老出定就馬上告罪，並引眾下山，解除了一場災劫，使廣老得以不在當時付之一炬。

廣老在山上苦行十二個寒

暑，覺得只是做個自了漢還不行，應下山弘化，廣渡群迷，就在五十五歲下山。兩年後，因自認為與台灣的佛教徒有緣，就從福建渡海到台灣，從基隆港上岸，起先住在新店空軍公墓附近的日式空屋，然後在新店後街的

山壁上開鑿廣明巖，即現今的廣明寺；繼而在附近開鑿一座阿彌陀佛石像，創設廣照寺，目前在佛像旁的石壁上仍留有「釋廣欽倡建」的字樣。

民國四十一年，廣老離開新店，恢復隱居的生活，在土城成福山上找了一座天然石洞，即現在的日月洞，在洞中打坐。由於洞在山頂，本來沒有水，廣老在洞中打坐以後，洞中即滴下水來，清涼可口，解決了飲水的問

題，至今該處水源四季不絕，現由廣老徒孫道一法師常住。

民國四十四年有板橋女信眾在土城購山供養廣老，即目前承天禪寺，當時稱為火山。廣老以竹子編成竹筏，每天在筏上跏趺坐，夜晚也露天打坐，清晨時，附近雨露晶瑩，據說獨廣老跏趺坐方圓之地乾燥清爽。

佛滅之後以戒爲師

傳戒是傳出家眾的三壇大戒

和在家眾的五戒與菩薩戒。所謂三壇大戒，是指初壇的沙彌戒和沙彌尼戒、二壇的比丘戒、以及三壇的菩薩戒，每位出家人都必須受這三個階段的戒法，由戒師父一一地在戒期中傳授，因此稱為「三壇大戒」。沙彌和比丘是指出家的男眾，沙彌尼和比丘尼是指出家的女眾。出家人受了沙彌戒才可再受比丘戒，沙彌尼亦同，而菩薩則無男女相，同為菩薩戒。

在家的男眾和女眾受五戒和戒，可說是相當地不容易。

菩薩戒，則是各依志願進行，受五戒者應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喝酒，但可吃三淨肉，即不見殺、不為己殺、不自殺；而受菩薩戒後則必須完全素食，除了守五戒以外，更要多守二十八條戒。

出家眾受戒要二十二天才算圓滿，在家眾原本要七天，後因人多而改為五天，並且分成兩個梯次，並且要發心，將來又要守

戒，可說是相當地不容易。

傳戒到底有什麼特殊含義呢？原來當年在釋迦牟尼佛要圓寂時，弟子徬徨無依，請示說：「佛陀圓寂以後，應以誰為師呢？」釋迦佛說：「應以戒為師。」因此，傳戒也就等於是傳佛陀的規矩和教訓，只有先守著這些規矩和教訓，才能學佛。

佛經上記載了一則故事，說以前有一個外道想破壞佛法，而提出種種壞點子，釋迦牟尼佛都

怡然自在地表示佛法不會受破壞，最後這位外道說：「我要冒充你的弟子，穿同樣的衣服，但不行你的道。」釋迦牟尼佛聽了以後不禁流淚說：「如果真是這樣，我也就沒有辦法了！」

佛法就是要依靠戒律來護法，如果出家人不守戒，就如同那位外道一樣，以「獅子身上蟲，自食獅子身上肉」。過去有人提議出家人應減少戒律的規範，甚至像日本和尚一樣可以娶

太太，這樣，出家人一定會增加很多，但是沒有被接受。

台灣的佛教只有在傳戒時完全打破門戶之見，來自各地的佛子，皈依師父不同，出家依止的門派也不同，而主辦傳戒的寺廟卻必須照單全收，甚至在過去已經受戒的人，想要再受一次戒，也不得拒絕，這就是所謂的「增益戒」，讓自己有溫習戒法的機會。如果能將戒期中的團結精神發揚開來，台灣的佛教將會有一

番新面目。

傳戒時最受矚目的是燃戒疤，不管是在家眾或是出家眾，通常都要燃戒疤才感覺圓滿。出家眾是燃在頭上，在家眾燃在左手臂上，以特製的燃香為之。

大乘梵網經菩薩戒本記載：

「若不燒身臂指供養諸佛，非出家菩薩。」燃戒疤也者，就是從此經出。目前在傳戒時仍是將燃戒疤看做一件大事，但戒子如果以戒疤眩惑於人，不戒在心，則

有失燃戒疤的真意。因為許多替戒子燃戒疤的師父們，本身就沒有燃戒疤，而他們的修持卻不容懷疑。所謂的燒身臂指供養諸佛，是全心全意歸依諸佛之意，若單從字面上去解釋，恐有些人不會同意。

（現在沒有聽說或看到，替戒子燃戒疤的師父們，本身就沒有燃戒疤。——編者識）

燈傳無盡——

——追懷廣欽老和尚

慈恩週刊社論75年4月6日

一代高僧廣欽老和尚，已於今年二月十二日（農曆正月初五），在高雄縣六龜鄉妙通寺安詳往生，留下一些舍利分供於他手創的三處寺院。

雖然，我們再也看不到他的尊容步履，但老和尚慈悲智慧的

行誼，將永留海內外千千萬萬人們的心中，他傳揚佛陀的妙法，指引眾生的迷惘，傳燈續明，燈傳無盡。

老和尚一生並無高超的文章度世，亦無動人的辭藻弘法；他不著名利相，也不染雜俗事，一生極力用功清修，不斷參禪念佛，所以他的「身口意三業清淨」，自然心地一片光明，蘊涵了無上智慧，流露出無限慈悲。早年有山猿送果、猛虎皈依，

他的道行，自是不可思議！——是定。」

人，而能度化千千萬萬人，他的住世，誠然是社會之福。

民國五十七年，當今總統還在國防部長任內，曾參訪承天寺。老和尚曾與總統閒談說：

「一切的力量都是從『定』中產生出來的，但只有在『靜』中間才能『定』。」又說：

「一個人在安定的地方，能夠定下來，還不算『定』，要在煩惱的時候，能夠定下來才算

蔣總統認為這也是我們講心理學、政治教育最要緊的兩句話，特舉此事來訓勉國軍幹部。

今日國際局勢譎變莫測，國家處境陷於陔陘，老和尚的話，亦值得我全體公教人員和每一國民共同惕勵。願國人從共同的意識中產生定力，有無限的智慧和開創社會的生機、國家的新局！

我國一代哲學宗師方東美教授，一生精研哲理，學貫中西，

而最推崇的是佛學的華嚴世界，他認為大乘佛學就是哲學中的最高理論。

在他臨終之前，自覺進入佛門須有必要手續，便由醫生及門人護送至土城承天寺皈依廣欽老

和尚，被命名為「傳聖」，成為正式的佛教徒。國父孫中山先生說：「佛學是哲學之母」，方東美教授確實知而能行！

老和尚一生成化何止千萬人，下自凡愚，上至博士專家，

這種感召的力量，就是他平時修福、修德、修慧所累積的德望！無怪社會人士贊為「國之環寶」。他的寂滅，總統特題「大慈大悲」輓額，頌揚他一生對吾土吾民的貢獻！

今日眾人在敬悼追懷廣欽老和尚的宿德風範之時，亦應效法其捨己為人的化育精神，並謹記他「老實念佛」的教誨，從念佛中體悟高深的哲理，發揮佛教大智、大仁、大勇的力量，承先啟

後，為眾人度化、為社會進步繁榮、為國家富強統一，進而為促進世界的永久和平而盡一己之力！

懷念善知識——

——嘆廣老之涅槃

釋開證

——中華民國75年3月1日慈恩會訊——

回想起甲子年高雄市佛教分會，在星雲法師的普賢寺舉行團拜，我在席上說了幾句話：

「佛教須要幾種人：第一要有真正會修持而又能以身作則，現身教化度眾生的大德；第二要

有會講經說法，弘法利生的高

僧；第二要會為教做事的人——

如果又不能作修持，又不曾講經說法，但是肯獻身奉佛、犧牲為教出錢出力的人也是功德無量。

最怕的是吃了飯什麼事都不做，只會講些是是非非的人，這樣真是對不起佛陀，對不起眾生，更辜負了自己。」

我常對初學的同道們說：

「不要說人家不恭敬我們，應該多反問『自己』，那一點值得人

家來恭敬的呢？」

慈航大師的精神是我們最喜

歡學習的，這位菩薩對彌勒院的學子們開示了一句話：「要知道自己是一個僧，不是一個寶。」

意思說，還不值得到被尊稱為僧寶的資格，我奉讀了之後，自覺非常慚愧，因此我平常只是有心想如何去恭敬人家，不敢希望人家恭敬我。

我又常對出家的弟子說：

「出家人的特色不一定在學問的

高低，學問固然重要，事實上出家人的身份，最重要的還是在於有沒有做出家人的品德、宗教家的風範、慈悲喜捨的愛心。」

我本人做人有一個原則：凡是於我有恩的，我應該向他報恩，值得恭敬的我一定恭敬他，值得尊重的我一定尊重他，從來也不敢輕視他人。

我一向希望佛教興隆，不要落於他教之後，所以像星雲、聖印、淨心諸位大法師等，我一向

尊重他們，因為他們不斷地為教努力奉獻，尤其是星雲法師為佛教開拓新機，創新的風範把佛教靈活地思想帶動，走向新時代的生活觀念，都使我不敢不讚美。

一件令我感到興奮的事是，近幾年來，真正發心為教犧牲奉獻的菩薩已經多起來了，出家的智識青年僧也多了起來，已使僧團漸漸茁壯，有了新生命、新的希望，這是佛教值得慶幸的。

白聖大師是我唯一親近參學

聞法的長老，是諸法師中對我最

的智慧與新的生命。

有深恩的法師，是我應該懷念報恩的一位師長，因此，我常向他老人家說出我內心最恭敬最深切的真實話，當然啦！這只有白公上人知道，門外漢所不了解的。

為了胡適先生的評論：「六祖壇經不是慧能所說」，引起了學術界、佛教界的議論紛紛，莫衷一是，尤其是使禪宗的系統、信念，大大為之動搖！大家心地惶惶不安，幸得有印順導師，不

印順導師亦是我心目中最恭敬的一位，這位大師身體那麼虛弱，竟然的為教不惜身命，一生致力於寫作，主編太虛大師的全集、著作妙雲集等等，啟發了下一代佛弟子的新知，培養了他們

惜虛弱之軀命（據我所知那時候他的手指還不太靈活），竟能於很快的時間內著作了一本「中國佛教禪宗史」問世，使胡適的高論為之瓦解，使議論即時頓息，

使教界為之平靜，使佛弟子增強了信心，安心辦道。

這位大師為教、愛教的婆心，真是功德無量。可見高僧大德的住世，是何等切要，何等慶

幸，因此我們要恭敬善知識、親近善知識。

這位導師未曾開示過我什麼佛法，並不是對我個人有什麼大恩，但是他的奉獻對教團有恩，對大家有恩，因此我一向對這位導師存著無上的敬仰，他的道貌

莊嚴、脫俗也是我所歡喜恭敬的地方，所以我常鼓勵弟子多看太虛大師全集、妙雲集，以增智慧，建立學佛的正知、正見、正念。

廣欽老和尚更是我高興歡喜恭敬的一位大德，光復當初，老人家到高雄的時候，我就在元亨寺接待過他，所以特別有深緣，每次見面的時候，他總是望著我笑一笑，我也笑一笑。

這位長老具足高僧大德的風

範，是佛教徒的精神導師，因此人人歡喜朝禮、歡喜親近供養。

這並不是因為他有什麼神通，有什麼辯才無礙，不是的！也不是因為他的年齡大，事實是由於他平時的修福、修德、修慧所累積的德望，才有如此的感召力量，絕對不是偶然的。

只要老和尚在那裡，自然法緣殊勝，當然啦！亦有聞風隨浪，好奇而來的也不少，這也是福報啊！我常對出家弟子說：

「不要怕沒有信徒，只怕自己沒有福報、道德；像廣欽老和尚，人家會自動地去親近供養啊！」

我常去分析他老人家為什麼福報這麼大？其中我發覺有幾種原因，第一，因為這位大德不著名利相，同時也不染雜俗事，所以沒有「是非煩惱」，加上他一生不斷地持大悲咒、念佛，所以他的「身口意三業清淨」，既然無是非煩惱，而又三業清淨，自然身心莊嚴，心地光明，平時只

有一片出家人的慈悲心，難怪他講的話有時候很靈啊！

這位老和尚平時所說是真語、是實語，不假思維，沒有裝作，因此不管誰向他請法，他只說一句：「老實念佛」。

其實善知識以及長老們不一定要會講什麼經，常是一句、一偈、一喝就會使我們斷除煩惱，如飲甘露般地清涼自在、消除錯覺、頓開佛慧，一生受用無盡。

有時還用不到一句，只要見

其德相莊嚴，法相慈祥，自然會使我們生恭敬心、歡喜心，而發菩提心，就如我人見佛像之莊嚴，油然而升起歡喜心、恭敬心而頂禮膜拜，更不用言說。

廣老其人也，德被群眾，人人歡喜，不論高官顯貴、富貧下賤之人都嚮往親近，一齊受化，皆大歡喜。

一位善知識就能度化千千萬萬的眾生，可見長老大德的住世是眾生之福，教門之幸。善知識

是佛教的寶，而善知識之入滅，實是佛門的莫大損失。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妙通寺建在交通不甚方便——南橫公路的寶來附近，竟然在三年間度化了將近百位的智識青年出家於座下，這是一件讓人家想不到的不思議的事情。

這次在妙通寺傳授四眾大戒，有很多人傳說：老和尚說傳戒之後就要走了，要受老和尚戒的要趕快啊！不然結不到緣啊！

有人認為這是一件宣傳，結果老和尚真的在正月初五日下午二點圓寂了。誰會想到，那麼健康的身體，真的走得那麼快，這也是令人不可思議的啊！

這位老人家對衣食住本不注重，可是在晚年的時候，竟關心在南北兩地興建的兩座大道場，以安置男女徒弟的修持，使他們能安心辦道，這不能不說是老人家關懷弟子們的一片婆心。道場建好了，戒也傳了，老人家的

願告成了！所以他已經放下一切無所掛礙了。

老和尚自戒會圓滿時即閉關自修，不再接眾，暗示度眾緣盡，將入涅槃之境。老和尚在關房中囑咐弟子說，他要到台北土城承天寺去看看。

所以他於農曆過年前回土城承天寺，同時交待其弟子有關重要職事，及其本人的後事，在承天寺住幾天，然後回到南部的妙通寺過年。這不是「若臨命終

時，自知時至」嗎？你說他沒有神通嗎？

老和尚於臨命終前指示弟子們說：「無來也無去，沒有事。」可見老和尚對生死何等無掛礙，去來自如，放得下，提得起，解脫自在的功夫呢？

我曾看過有的人在臨命終時流淚、悲哀、叫苦、起無明，真是境界不同，聖凡有異。

老和尚已經走了！還有那一位高僧大德，能夠做一切佛弟子

的風範——精神導師呢？

一位高僧大德的住世是佛教之福，一位大德的涅槃也相當地可悲，是佛門的不幸，是眾生的不幸，廣欽老和尚已經走了，但願老和尚乘願再來，但願佛門中多出幾位高僧大德住世，令佛法興隆，祈求諸菩薩倒駕慈航濟度眾生，羅漢聖僧示現沙門住世，紹隆三寶，即我佛慈光永耀大地，正法甘露滋潤眾生，此佛教之幸甚也。75、2、24開證於慈恩寺

念南無阿彌陀佛， 就是「總誦」

郭惠珍

——摘自「傾聽恆河的歌唱」——

一代大德^上廣^下欽老和尚，大家讚譽他是佛教界的國寶，他老人家九十五歲往生前兩天所拍的照片，目光依然炯炯有神！

在老和尚九十二歲那年，末學曾經有機緣跟著他老人家爬山，老和尚走在前面，步履矯

捷，末學跟在後面相當吃力！

當時承天禪寺還在建築中，有一段路障礙物很多，末學走得差點絆倒，老和尚回過頭來說：

「要走好哦！」聲音雖沙啞卻懇切有力，眼神嚴肅而無限慈悲。

末學非常慚愧，至今人生道上屢經蹉跌，深覺「走好」之不易，頭破血流之際，回思此雙關之語，驀然淚下。

有人想像他是非常玄異的，就要去「探查探查」，在旁聽了

半天，怎的老是說：「念佛！不要吃肉！」就想：「這我也會說啊！何必來問老和尚。」

不錯，話人人會說，但問題是我們沒有像他老人家下過那樣的苦行真功夫，也沒有感人的德行，就是熱心去人家中苦勸，人家尚嫌囉嗦，而他老人家降伏了自己，在念佛用功上，下了非常深的功夫，自自然然感動千千萬萬的眾生。

他年輕時在深山洞中打坐修

行，帶去的食物吃完了，就只藉著樹子山薯維生，三件衣服補得只成一件，近六十年長坐不臥，對物質方面需求極低。

在大陸承天寺叢林中，他的師公^上轉^下塵老和尚教導他：「吃人家不要吃的，穿人家不要穿的，做人家不要做的，以後你就知道！」並只要他苦行念佛。

他老老實實地實踐了這些教訓，在心地上下功夫，終於他成為一位極不平凡的人，許多人一

見到他老人家便忍不住感極而泣。

他的開示經常只是一兩句最要緊的話，我們果真信得過，絕不虛度此生！就像前面說的：

「念佛！不要吃肉！」我們果真念念都在念佛，讓佛大覺悟的光明智慧慈悲隨時充滿心中，豈不是隨時吉祥？不再有人我是非的痛苦；不再受貪瞋癡的燒灼。

果真放淡口腹之欲，照老人家所教「不要吃肉」，慢慢會體

驗到「本是同根生」的滋味，會體驗到慈悲的喜悅，當生天天心
情坦蕩，再深信切願求生西方，
臨終必蒙佛接引，解決生生世世
的生死大痛！老和尚兩句話便明
白指示出一生成佛光明的大道。

老實的人信受奉行就得大利
益，不老實的人便喜歡談玄說
妙，弄些稀奇古怪，誇張一些神
通，而忽略了他度人了生脫死最
要緊的教導。

老和尚在世時，一天，有一

個人，提了一個「〇〇七」的手
提箱，非常神秘地上山，要求見
老和尚，而且非要單獨見老和尚
不可！因為過去曾經有人圖謀不
軌，所以弟子就不允許他單獨見
老和尚。

這人說有要事請問，後來他
就去附在老和尚耳邊，非常鄭重
地問說：「老和尚，人家都說您
有神通，您老實告訴我，您到底
有沒有神通？」

老和尚也很神秘鄭重地附在

他耳邊說：「我告訴您，我有吃就有通，沒吃就不通！（台語）」

尚說：「向人求，就會遺失釋迦佛。」

這是發人深省的，佛法的奧秘就是平淡，而不是令人好奇而趨之若鶩的神通或光怪陸離的異相，神通人人本都具有，只是被貪心、憤怒、愚癡、傲慢、疑惑等煩惱埋沒而不能顯現，有神通若不能解決生死的問題也是罔然。向外去尋求「所謂有神通的人」相助，更是捨本逐末，老和末學覺得老和尚最令人震撼，最偉大的「神通」是他的忍辱功夫，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

當年他由深山回到大陸承天禪寺，鬚髮皆長，宛如山人，無人認得他，經過表明才知究竟。

而過了一段時間，寺中當家師和殿主為了考驗他的功夫，故意把功德箱的錢財藏起來，然後

對他表疑，於是舉寺認他為賊，數日白眼惡言交加，而他如沐春風如飲甘露，安然自在。

這是何等磊落的胸懷，何等自由的逍遙人，這種忍辱神通比什麼「冒煙、放光」要神奇太多了，因為燒紙也能冒煙，點燈就可放光，但我們捫心自問，誰能被誣為賊，而仍安然如飲甘露不加辯白？誰有這般洞破世事如幻如化的功夫便是大智慧人，值得頂禮膜拜。

然而我們很不幸常常成為老和尚所形容的——「石頭狗」——「追逐石頭的狗」，人家要我們跑很簡單，只要隨便扔個石頭，我們就亂追一通，追得精疲力盡，竟只為了一塊不能吃的石頭，老和尚瞪大眼睛：「這樣沒主張，怎麼去西方?!」

他老人家是自己的主人，生死自在，難怪老少敬仰，他不求名聞利養，而因為是真操實踐，更令人心服。

有一次有位新聞記者上山勒索，人到無求品自高」。

索，向老和尚威脅說：

「我的筆是很厲害的，假如不給錢，就把你登一篇！」老和尚只安然道：

樂，人到無求品自高」。

還有一次，有些皈依弟子去聽演講，認為講演的法師有影射批評老和尚的意思，就打抱不平上山報告老和尚。

「儘管登上去，隨你怎麼寫，我不要人家恭敬，人家恭敬我，我要天天念大悲咒加持大悲水；人家不恭敬我，我正好靜靜念阿彌陀佛。」

不料老和尚當下非但毫無愠意，反而要上來報告的弟子去懺悔「誤會講演法師」的過失，並替那位法師解釋其言辭的佛法含意，告誡弟子假如今天人家指名道姓罵我們，尚要誠懇感謝，何況人家沒指名！

這位記者也只好感歎老和尚不同凡響，真是「事到無心皆可

老人家還嚴肅曉以「若要佛

棵樹筆直地長向清淨的西方。

法興，惟有僧讚僧」的大義，他讚那位法師「能在花花世界度眾生，實是菩薩」，並自謙說：「我還不敢去呢！」

老和尚的功夫非我們能測，

苦。

但一些日常突發的瑣事中所顯示的胸襟，每每令末學感動不已！他宛如陽光慈悲普照一草一木，然而有時也以智慧的利劍猛斬煩惱的枝芽，也大刀闊斧砍去名聞利養障道的葛藤，為的是幫助一

有時他的反面手法及嚴格的磨鍊，真可形容是「碾得脫殼，磨得碎白，揉得柔韌，烘得變色」，好讓一位真願修行的人成為「能供養一切眾生，能普供一切諸佛的聖餅」，這個過程常是

血淚交織的。

有時老和尚也慈悲地掉下眼淚，告訴逆境考驗中的弟子說：

「我教你的，你真的了解了

嗎？我怕跟你結怨仇，本來想要幫助你破掉這些執著，但要是你不能明白真正用意，就會變成跟你結怨仇。給你逆境，是給你磨鍊啊！」

祖師告訴我們往生西方三寶糧「信願行」，「願」就是厭離娑婆，欣求極樂，（娑婆是自心

穢惡所感得，極樂是自心清淨方顯現），雪公老恩師也強調「欣」「厭」之心是淨土總安心法門。

然而凡夫的我們是很難在順境中發起欣厭之心的，不得已，老和尚乃至佛菩薩，才要惠賜我們許多逆境，好讓我們「以苦為師」，猛提欣厭之心堅定念佛，了生脫死，以一世的精進勤苦，換永遠的自在幸福，其實這是再便宜也沒有的最佳珍賜。

只是人們常喜歡「包裝美麗的定時炸彈」——追求一時的快意與名利，而賠掉永久的安樂，這樣災情慘重的損失，常使得佛菩薩為我們流淚。

老和尚常嚴厲地說：「在娑婆世界，只要貪戀一花草，便要再來輪迴！」所以儘管娑婆世界的人們對他如此恭敬供養，他還是灑脫放下；坐落在山上的弘偉建築，對他而言只不過是「一時的小型教具」而已——藉著這些

因緣境界來了解和教導一切有緣親近他的眾生。而真正灑然放下，老實念佛往生的人，才是真正的弟子吧！

他在往生前不久，有數天一直對所有弟子反覆說：

「災難越來越多，趕快修，趕快修，修一分，一分的功德；修十分，十分的功德；修一百分，一百分的功德；修一千分，一千分的功德；修一萬分，一萬分的功德！」老人家很耐心一一

地說，這是最懇切的勉勵了，信得過老人家的話便老實念佛，一門深入不要再徘徊！

有位老師告訴末學：他去請問老和尚「要怎麼樣念佛？」

老和尚馬上反問他：「你怎麼樣念佛？」

他答：「我有空的時候就念佛。」

老和尚說：「你有空就念佛，沒空就不念，那你跟佛是點頭之交！你跟佛是點頭之交，怎

麼能期望他能在你生死關頭救你呢？來！來！伸出來！大家把腳伸出來！那一隻是佛腳？認不認得？啊！要抱佛腳，連佛腳是一隻都不認得？那要抱那一隻腳呢？你到底認不認識佛啊？」真是發人猛省！

這位老師描述老和尚喝了一口茶，抬起頭來問他：

「你看我有沒有嗆到？」

「沒有。」

「我剛念佛你知道嗎？」

教育活潑的老和尚顯示了喝茶吃飯行住坐臥都念佛的修持。

這位老師又給末學一番提示：即使半夜裡不開燈，當聽

到「嗯！嗯！」兩聲咳嗽，你就知道是爸爸回來了。好，現在半夜，阿彌陀佛來了——「嗯！

嗯！」你會知道是佛來了嗎？我們捫心自問我們念到認識佛，和佛熟稔了嗎？

而老和尚是早已熟稔了，也曾對一位由美國來拜訪的博士說

到「鳥鳴、車聲、雜音一切都是念佛聲」。拜訪者請問他這情形維持多久，老和尚答「晝夜六時」（即「時時如此」）。

他十年前就已告訴弟子們說：「將來我走的時候要現病相而走，而且你們三人都送我不」（台語）。

這三位大弟子都認為不可能，因為三人中總留一人在老和尚身邊，怎麼可能會發生「送不到」的情形呢？

而果然不錯，那一天因為特殊因緣，這二位大弟子湊巧同時離開一下，他就真的走了，走前一再勉勵大家：

「這個娑婆世界很苦啊！大家趕快念佛，到阿彌陀佛的極樂

世界！」然後大家眼睜睜看著他頸動脈的脈搏在念佛聲中慢慢停下來，最後講了一句：「無來無去，無事情！」多麼瀟灑！

相形之下，我們是「來來去去，全事情！」沒有一天沒有雜

事掛心頭，台語「事情」——「歹事」，含有不太吉祥的意味，真的「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我們心中真能沒有「歹事」，真的悠閒，還得有相當功夫呢！

老和尚在往生前約一星期開始，每天晝夜都自己猛力出聲地念佛，那種「使盡每一口氣懇切呼喚阿彌陀佛」的念法，非常人可及，大眾輪班跟他大聲念，尚且聲嘶胸痛氣力難支，何況他

九十五歲高齡！一般人臨終呼吸尚且無力，一切不能自主，他卻如健將突出五濁的重圍。

有弟子恐他以近月不食的體力難以支持，故建議老和尚說：

「師父，我們念，您聽就好！」

老和尚瞪大了眼，斬釘截鐵說：「各人念各人的！各人生死各人了！」說罷又大聲懇切地自己念佛。

然而在往生前第六天，他忽然演出了一幕，極其餘韻深遠的

戲，末學思之，深覺足以提供各宗各派的修學者作為警惕。

那天，老和尚忽然一反平常教人專念阿彌陀佛的作風，突然很緊急命大眾為他誦「大藏經」，大藏經浩如煙海，真不知從何誦起，於是請問老和尚要誦那一部？老和尚答：「總誦！」（台語）

大眾就趕緊請出一大部一大部分的藏經，搬得氣喘吁吁，看他老人家一副決定要往生的樣子，

心中又急又難過，更不知從何誦起，老和尚就說：「看你會什麼經，通通給我誦！」

於是大眾便一部部誦起來，心經、金剛經、藥師經、地藏經……。在這緊要生死關頭，才發現連僅二百多字的心經都幾乎要誦不來，可說是口誦心焦。

當這大眾搬大藏經一部部誦時，老和尚只幽默一笑，逕自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一點也沒

受周圍誦經聲的影響，末學感覺老和尚這一笑，真是當頭的一棒！

請問這幕突來的演出中，誰真把大藏經「總誦」了？惟老和尚他念念清楚分明，又念念懇切有力的「南無阿彌陀佛」，真正「總誦」了大藏經！

我們切莫疑惑老和尚怎麼臨時改變了題目？他老人家是非常擅長用反面手法發人深省，令人親自體驗個中滋味，而產生刻骨

銘心的效果，畢竟修行是「行」出來的，不是說聽了事；在醫院紙上談兵，跟看血淋淋的病人，顯然大不相同！

大家也許會發現老和尚這番

演出，和雪公老恩師的「萬法精華六字包」有異曲同工之妙，一般人臨終苦不堪言，只「阿彌陀佛」四字都念不出來，何況誦經，何況誦大藏經！

我們還是敬遵「老實念佛、莫換題目」的教導，免得好似練

了十八般的武藝，到苦時不知用那一招，天天又誦這部又誦那部，仿佛和很多佛菩薩都有交情，臨時卻心亂如麻，不知念那一尊好。

其實彌陀經中說六方佛都出廣長舌相，讚歎阿彌陀佛，勸眾生信受念佛求生西方，就顯示了我們念「阿彌陀佛」，所有的佛菩薩都歡喜，就是「總誦」！

老和尚往生前兩天親自打木魚教弟子念佛，這其中尚有很有

趣的意蘊，他老人家把許多佛菩薩名字前面都加了「南無西方極樂世界」的字眼，比如「南無西方極樂世界文殊師利菩薩，南無西方極樂世界普賢菩薩，南無西方極樂世界彌勒菩薩……」

末學體會——老和尚為我們點出：這些偉大的菩薩都在西方可以會見，只要像他專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便可與各位菩薩把臂而行！

末學曾和一位醫師上山請教

他老人家，這位醫師請問：「如何打坐才能打通氣脈？」

老和尚回答：「不必打氣脈，一心念佛證念佛三昧，所有氣脈自然全部打通！」

這是自在的過來人給我們的忠告，聰明的大家就不必再走冤枉路，免得臨終後悔莫及，及早準備資糧。

老和尚老早就說：「我已經買好車票，是對號的！」學長們的票是否已經買好了呢？是對號

的？還是自願無座？還是不想上車呢？

還是早些備好，以免像末學在他老人家往生之後，上山去念佛，念了幾小時，眼淚直流，念不出一句好佛來供養他老人家，頭低垂著不敢抬起，因為沒有做到老人家的教誨和咐囑，慚愧和懺悔都痛苦，但願學長們早日買到對號頭等車廂的票——上品上生的金台！

神異篇——

廣欽老和尚法身示現奇蹟

馮馮

——75年5月1日天華月刊——

一、現法身

一九八六年（丙寅年）二月十一日（正月初三）晚上，正當做晚課完畢，靜坐之際，我忽然看見金光繚繞，出現了一位菩薩，法相莊嚴，全身放射金光，頭上金光輪巨大，但他全身毫

無裝飾，十分樸素，胸前掛著菩提大念珠，他慈祥溫和地望著我微笑，我卻不認識他是誰。

我慌忙下拜，叩問：「請恕弟子眼拙愚昧，您是那位菩薩蒞臨？」

他微微笑，沒有立刻回答，我細看他的法相，我發現他是一位很瘦的老人，大約有九十多或一百歲，不過面貌不似那麼老，好像只有六七十歲，非常清秀，鼻子相當高而長，山根幾乎是完

全不下陷的，倒有些像是希臘人的鼻型，下巴是很長的，而且有些向外翹，兩眼炯炯有神，閃射著高度智慧光芒，耳朵很長很大，頭上是剃光的，眼肚下的泡泡很大而有些下垂，人中很深，眉毛很不少，有幾根特別長，白色的，他一身帶著水果的香氣，有些像是桔子花的香味。

這是誰呢？法相那麼莊嚴，那麼祥和，分明是一位菩薩，而又具有羅漢相。這是誰？令我一

見而心生恭敬而且喜悅不已。

我從來未見過這位菩薩，也猜不出他是誰？我知道他不是我的幻覺，他在我面前，十分真確。我知我不是做夢，因為外面的遠處火車和汽車奔馳之聲，我仍聽見，後園樹上的知更鳥陣陣夜啼，也歷歷可聞。

我大惑不解，再次叩問菩薩法號。

他微笑，嘴唇微動：「我是廣欽！」

他說的是台語，不是國語，

我是聽得懂閩南語的，也能講一點。去國廿餘載，少年時代在台灣會講流利的台語，早已忘了八九成，不過基本的台語還是懂的，可是要費力一點才可聽得明白人家說什麼。而這一次，這位老和尚一開口，我就聽懂了，雖然他的口音好像又跟台灣人有所不同。

「啊！您是廣欽老法師！」我失聲叫了起來，我又驚又喜，

我歡喜無限地下拜：「老法師您怎麼來的？」

「多謝老法師！」我感激得很，無以置詞。

「說來就來啦！」他微笑：「你不是希望有一天見到我嗎？我現在就來成就你的心願嘍！」

「你說無緣，那就是不對的。」他說：「有願則有緣，緣是從願生的。」

「啊！是的！是的！老法師！」我歡喜得無法形容！「傾仰已久，無緣識荊，今晚得見，太歡喜了，弟子太歡喜了！」

「老法師開示說得對。」我說：「我在台灣的時候，年紀小，頑心重，沒有立願去拜諸山長老德，如今後悔了，錯過了許多學法的好機會。」

「你要多多護法啊！你做得沒有錯，不要怕毀謗！」

「這不要緊，只要虔心信佛學佛修行，將來大家都還會見面

的。」他說：「人人都與佛有免有些不捨難過。

緣，都是龍華蓮池會上人！」
「去去又再來！」他說：

我忽然心中驚覺，我此時才
「去去就來！」

明白我見到的並不是廣欽老法師
「那麼，老法師有什麼法諭

的父母身，而是他的法身。
指示麼？」

「老法師！」我叫道：「你
「沒有！」他搖頭微笑：

成菩薩了！太好了！」
「沒有！」

「人人都可以成菩薩！」他
「請老法師多多開示吧！」

微笑：「這也沒有什麼，都不過
「沒有！」笑著，身體漸漸

是來來去去而已，就是一個願
溶化，金光漸漸散去：「本來就

字。」
是沒有！」

「那麼您現在去了？」我不
在他消失的最後一剎那，金

光陡然盡斂，陡現出數千粒的舍利子，七彩光芒照射，晶瑩莊嚴至極，旋即光華又都消失了。

我眼前仍是黑暗的靜室，窗外天空出現魚肚白，知更鳥啼聲已殘。

我知那不是夢境，絕對不是。

我提前起床做早課，母親在鄰室也起床了，我知道他在念經。

那天我告訴母親說：「台灣

的九十五歲老法師廣欽和尚來過了，似乎他已入滅或將入滅，他好像要我傳遞什麼，大概是叫我告訴世人那句話『本來就是沒有！』或者是叫我看見他身上有數千粒舍利子閃光！」

二、衆震驚

新年頭，很多佛教友人來舍下歡敘，每天絡繹不絕，我都把我定中所見告訴他們，大家都驚異，都說：「廣欽老和尚一定是

入滅了！」

賓客中有一位是虔誠的佛教徒太太，她是印尼華僑，曾經有幸皈依廣欽和尚。年前，她來舍下見我，說她回國參拜各處名山佛寺，她問我有什麼特別要她做的事。

「你是廣欽老和尚的弟子，」我當時說：「你就到台灣去，多多親近他老人家吧！他老人家就快入滅了，將來你再去台灣，可能見不到他了。」

在座眾人就都驚問：「培德居士，你預見廣老入滅？什麼時候？」

「廣老已經九十四歲了！」我說：「誰不能預料他隨時都會入滅呢？我也只是隨便推測而已，不敢自稱是預見。」

大家都同意我的觀點，不過，也有人說：「虛雲老和尚一百二十多歲才入滅，也許廣老也會到一百多歲吧！」

「但願如此吧！」我說：

「不過，我感覺到廣老好像世緣

你說錯了。」

將盡，我推測在一九八六年上半

「我也沒有把握說我看得準

年，或者是春天，就會發生。」

不準。」我說：「我但願我看得

大家都說：「希望你這一次

不準也罷！我但願廣老也像虛老

看不準確！」

那樣，活到一百多歲教導我們；

太太回國拜佛，果然依我言，去拜廣老。而且，她福緣殊勝，竟得與眾弟子隨侍廣老十天之久。她回加以後，就來見我，初四這天，她也在座。

不過，我昨夜所見，恐怕是不太吉祥之兆，也許這時候，廣老他老人家已經……哎呀……」我驚叫了起來：「他入滅了！他入滅了！」

她說：「師父精神很好，他非常慈悲，你說他會入滅，恐怕

「什麼？」大家都驚叫做一團！「什麼？」

「大概是三四小時之前，他入滅了！」我說：「你們大家記下這時間，現在是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二日，農曆是正月初四，上午十一時十五分，台灣現在應該是初五下午三點多、四點多鐘，我看見廣老入滅了，他的全身都是舍利子閃閃發光！」

三、入涅槃

在座的人都漸漸肅靜了下來，有三人低聲飲泣。

「你一定看錯了！」有人說：「培德，你一定看錯了！」
「但願我是看錯！」我心中難過。

「等一兩天看看吧！」有人說：「或者我們打長途電話到高雄去問。」

「那不太好！」有人說：「打電話去問老和尚是不是死了，這不好！」

「那麼就等幾天，看台灣有沒有消息來吧！」大家這樣決

定，我立刻打電話將奇象告訴羅午堂伯伯和馮公夏伯父，兩位伯伯也勸我等待消息。

初六晚上，下午七時，電話

鈴響了，台北的總機小姐聲音：

「找馮馮先生聽電話。」

「我是！」我緊張了起來：

「我知道，是天華公司李雲鵬先生打來的，請接通電話。」

我一開口就叫：「李先生！」

果不然是李雲鵬先生，他在

台北那邊說：「我是李雲鵬。」

「你知道廣欽老和尚……」李

先生提出了廣老，一句沒說完，我就知道是證實了。

「我已經知道了！」我搶著

說：「廣老已於昨天入滅了！他老人家入滅前，法身分出神力來過示現，全身金光，舍利放光……」

「廣老昨天初五下午兩點多鐘入滅了！」李先生說：「我現在要問你，他有沒有舍利子？」

「廣老有很多舍利子！好幾
李先生說。

千粒七彩的、放光的，」我回
我們都應該為他歡喜才對！

答：「好多好多！不過，要叫他
廣老已經成了佛菩薩！為什麼我
們小心處理——荼毘火化！」
們不歡喜，反而要悲悼流淚呢？

「那我就放下了！」李先
我們這個物質的身體，是終歸要
生說：「得你這幾句話，我就安
物化的；但是，像廣老這樣，超
心了，我會通知他們。」
凡入聖，已經進入了涅槃，得證

「李先生您別為廣老傷
真如，與宇宙中萬能諸佛並在永
心，」我說：「他已經進入永恒
存。而且，他還會乘願再來濟度
了，他在宇宙更高的境界中，他
世人，我們應該歡喜才是啊！
已經成佛了。」
我從未見過廣老，根本連照

「我應該為他歡喜才對！」
片也未見過。這一次在定中見到

他，是唯一的一次，我敘述他的形貌，在座的他的弟子們或再傳弟子都說我講的就是廣老，聽這麼一說，大家都化悲為喜，念佛沒停。

廣老既與我素昧平生，我又沒有福緣做他的弟子，他為什麼會向我示現呢？似乎是不很合理的事，或者，是因為他悲願宏深，普遍示現，亦不棄我這頑劣的小子吧？我相信，我斷不是唯一見到他法身示現的人，必定還

有不少人夢見他或在定中見到他的金光法身示現。我相信他老人家的法恩是會像雨露一般普及的。

有人說，我可能是因為常常聽人談及廣老，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加以我對廣老嚮慕，因此產生幻覺。

幻也罷，真也罷，幻也是真，真亦是幻，這是我的看法。精神心靈感應，不遠萬里，幽明無隔，這已經是現代科學所

證明了的事實，我認為這一次是廣老以幻示真。

聽最後消息說：廣老火化後，果然有數千粒七彩舍利子！

讓我們多修行吧！多念佛吧！

南無阿彌陀佛！

廣公老和尚·舍利

子靈異錄

大荒

——錄自「中國慈善之聲」試刊號

佛教精神導師廣公老和尚，苦行一生，也是傳奇一生，為苦修，作過十三年的「山頂洞人」，降伏猛虎、點化靈猿，入定四個月險遭焚身之禍，預知起颱風、避車禍，往生之前，更能

安排身後事，「無來也無去，沒
次又一次發現了舍利子。

有事」，拍拍肚皮，瀟灑而去，
——又有一夫婦徒眾，曾參

即連茶毘（火化）後所遺下的舍
加老師父的茶毘大典，當日北
利子，也透著幾分神奇與靈異。
返，次日（二月七日）聽說老師

據傳：當老和尚火化後，共
父留下不少舍利子，於是復於八

撿拾較大舍利子一百餘顆，所餘
日駕車南下，結果竟在火化爐頂
較小者，悉被在家弟子撿拾一
篷上，發現甚多舍利。

空，一位遲來的信徒，仍在火化
——一位小姐信徒，在舍利

爐前跪求一夜，天明時竟然在其
花中，尋得一花，其形酷似觀音
膝頭上找到一顆不小的舍利子。
菩薩的蓮花座。

——又有一位老太太，年老眼

奉了老和尚一撮骨灰，結果，一
花，無法尋覓微粒舍利子，立即

跪求老師父慈悲，結果叩了三次頭，就連得三顆，真是不可思議。

——又有一位家住台北汐止的張姓盲翁，年已七十，亦是廣老徒弟（去冬受戒），以其身患風濕，故其家人未將廣老圓寂及火化告知，待其獲悉師父往生後，乃於三月七日偕其孫女僱車南下，抵妙通寺火化場後，火化爐中舍利子，已被先來信徒撿拾一空，當即悲從中來，哭倒火化

爐前，兩手抓起爐灰兩把，以手帕包起，乘原車返家，一路上默念「阿彌陀佛」不止。抵家後，即將爐灰置於漆盤中，於是奇蹟出現，爐灰中竟發現大小舍利子三十餘顆，晶瑩剔透，觀者莫不稱奇！

上
廣下
欽老和尚在泉州清

源山住山年數考證

釋傳平

坊間所傳說，或是文章所引用的^上廣^下欽老和尚，中年時在泉州清源山，住山一十二年，所依據的資料，是老和尚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三日圓寂之後，由圓寂讚頌委員會於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所發佈的〈廣欽老和尚事略〉的內容。〈事略〉中述道：「凡茲歲月，已歷一十三

載，民國二十四年（乙酉）師下山返承天寺。」（註一）住山一十二年的推算，必定是認為師父受完戒回承天寺，不久即去住山，這最早也應該是一九三三年農曆四月中旬以後的事。因為老和尚的戒牒很清楚地記載著癸酉年（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受沙彌戒、四月六日受比丘戒、四月八日受菩薩戒。〈事略〉中又記載：師父是一九四五年下山返承天寺。如此推算，是因為林覺非

居士於一九四六年端午節過後，去承天寺的時候，就已經在大雄寶殿見到師父了。因此，認為師父是在一九四五年下山返回承天寺的。從一九三三年受完戒，到一九四五年下山返回承天寺，是時隔一十二年。因此，圓寂讚頌委員會的委員們，認為老和尚往昔住山的年數是一十二年，但這年數有待探討。

老和尚圓寂之後，由圓寂讚頌委員會所發表的〈廣欽老和尚

事略〉的內容是在一九八六年五月初版的《廣公上人事蹟初編》中就出現了。但是目前增訂本流通的《廣公上人事蹟初編》開頭首頁有編者（即是台北承天寺的第二代住持^上傳^下悔法師）在「編輯說明」中說：「民國八十六年，編者整理舊筆記時，找到一份廣公在六十三年七月法會開示的記錄。同時，廣公的一位弟子所保存的另一份資料，也適時出現。將兩份資料互相對

照，編輯而成〈廣公上人開示〉（註二）。在時間上來說，這份資料應該是最早的，只是當時因緣不具足，未能呈現在眾人眼前。……」（註三）其中所謂的「當時」是指一九九七年之前。可見圓寂讚頌委員會於一九八六年要發表〈廣欽老和尚事略〉所參考的種種訊息、資料當中，並沒有〈廣公上人開示〉的內容。而在〈廣公上人開示〉中載有民國六十三年七月八日師

父自述生平事蹟的開示，由^上傳^下悔法師記錄。其中記載：「受戒完後，回承天寺住三年，訓練功夫，準備到深山修行。」（註四）又記載：「我在山上時，柴夫們都叫我『伏虎師』。我回承天寺住五、六年，有一位林覺非居士，欲拜我為師。我說：『你去拜別人，我不識字。』但林覺非到處看後，仍然要拜我。他既要拜我，我就說：『好！』他要我保佑他一路平安，順利抵達台

灣。」（註五）以上是編者在
一九七四年七月法會，傍晚空暇
時，聆聽老和尚開示的記錄。編
者籍貫山東，曾任小學教師，隨
部隊到台灣。退役之後，終於在
上廣_下欽老和尚座下剃度，其待
人處事，忠厚老實，勤儉惜福，
盡心盡力，任勞任怨。個性木訥
寡言，一心向道。承接老和尚的
道風，守成承天寺，為第二代住
持。雖然〈廣欽老和尚事略〉中
說：師父住山一十三年。但編者

仍然將後來發現的，其實是最早
的資料，當時由編者自己所記錄
的，原原本本地、據實地公佈出
來。這是對老和尚所說的內容恭
敬尊重，也是編者忠厚老實個性
的體現。

一位開悟者，一定是如同世
尊的「真語者、實語者、如語
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我
們應該相信「師父自述生平」的
內容是真實的、可靠的。因此，
還給老和尚曾經到泉州清源山住

山，比較確實的年數應該是六年

山比較準確的年數。

或是七年。也就是「受戒完後，

對於不正確的說法，老和尚

回承天寺住三年，訓練功夫，準

一向都是立馬予以糾正的。譬

備到深山修行。」故入山大約是

如：「問：『聽說老法師是吃水

在一九三五年中。又說：「我回

果度日……』話未說完，法師就

承天寺住五、六年，有一位林覺

答說：『現在沒有吃水果，在民

非欲拜我為師。」林覺非居士到

國三十六年我從大陸來到台灣，

承天寺見到師父是在一九四六年

在山中修行，就從五十五歲開

端午節過後，故推算師父下山大

始到八十四歲，這中間都是吃水

約是在一九四一年。一九三五年

果，現在是方便，吃素食。』

入山，一九四一年下山，其間大

（註六）這正是老和尚講求實

約是六或七年，這應該是師父住

際，淡泊名利的體現。

老和尚冥中加持，使令我們

本第8頁 承天禪寺編印

在學習、研討老和尚開示錄之

註一：《廣公上人事蹟初編》增訂

中，發現住山年數的問題。幾經

本第二頁 承天禪寺編印

思維、探討，依據比較合理的資

註三：《廣公上人事蹟初編》增訂

料來判斷，使令老和尚住泉州清

本第二頁 承天禪寺編印

源山正確的年數，開顯出來。探

註四：《廣公上人事蹟初編》增訂

討實際情形，講述真實內容，絕

本第二頁 承天禪寺編印

對是老和尚淡泊名利，講求「真

註五：《廣公上人事蹟初編》增訂

語、實語、如語、不誑語、不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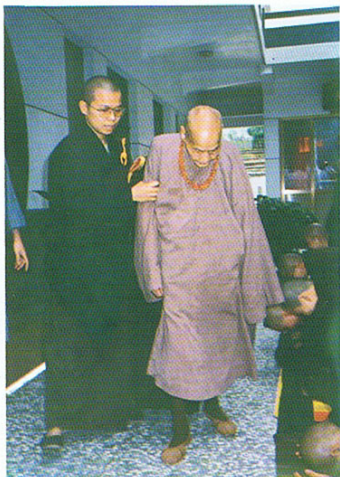
本第23頁 承天禪寺編印

語。」的精神與心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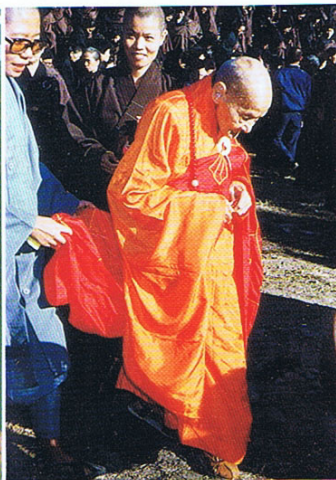
註六：《廣公上人事蹟初編》增訂

本第89頁 承天禪寺編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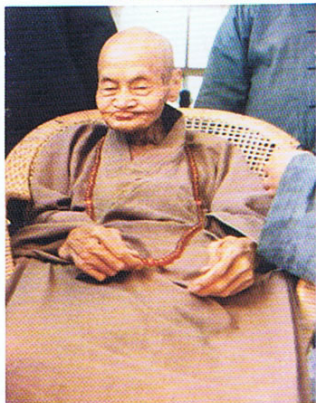
註一：《廣公上人事蹟初編》增訂



日六十二月二十農年四十七民
承返要人上公廣，許時七午上
通妙，時察尚和出走，寺禪天
。駕送禮頂旁在眾住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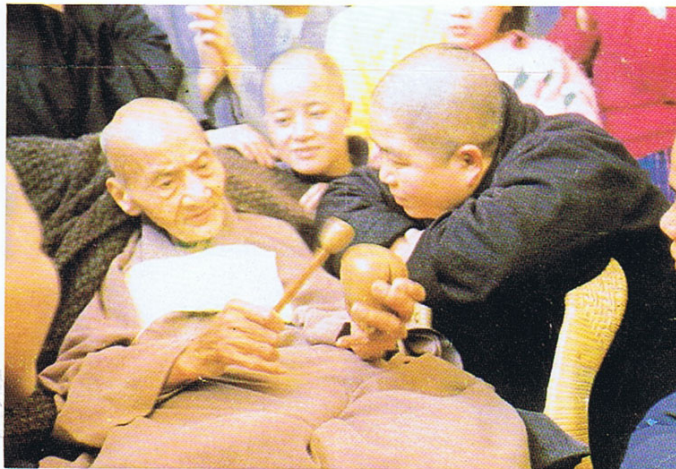
三傳月十農年四十七民 ▲
人上公廣的時戒大壇



，日三初月正年五十七民
。後西東了吃人上公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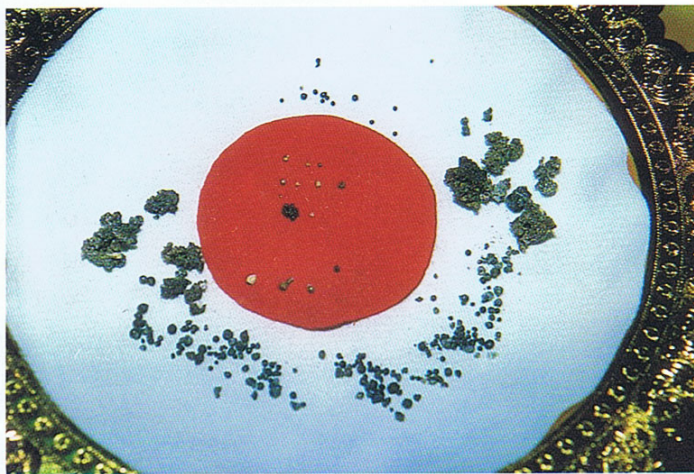
日三初月正年五十七民
時西東吃正人上公廣，



小打並佛念眾住寺通妙教人上公廣，日三初月正年五十七民▲
。魚

。榮涅入竟，人上公廣的日五初月正，天兩隔時▼





子利舎▲

花利舎▼



